

庫 文 作 創 代 現

集 選 作 佳 心 冰

編 三 第 集 全 心 冰

士 著 瑩 女 謝 婉 閔 侯

社 版 出 方 北

(做石谷鷄鳴風雨圖)

冰心略傳

現代中國女作家中最先進的開拓者，生於一九〇三年福建閩侯地。兒時隨着家庭尊長時住在山東芝罘的海港邊。

她的原名是謝婉瑩，「冰心」是她由最初到現在發表作品的筆名；據本人的自白，當時是取有「瑩」字的意思。初期的文學研究會，她是一個健將。

一九一七年畢業於北京教會創設的貝滿女子中學校，昇入協和女子大學，後來併入燕京大學內（燕大女校）。一九二三年她留學到美國三年榮得衛斯萊大學碩士學位。歸國後與留美哲學博士吳文藻由戀愛而結婚。夫婦同任北京燕大教授。

她的童年是個孤寂的孩子，被父母當作兒子愛護者，在那青山碧海水兵軍艦的遼闊生活中（因她父親是海軍軍官）養成她對自然，海，童年，母親深摯的愛，灌注在她的作品中。其最初的處女作是在一九一九年十六歲時，寫成的短篇小說兩個家庭發表在北京晨報副刊上，那時正是「五四」文運之後。她的短篇小說先後收集在超人（一九二三）往事（一九三〇）冰心小說全集（一九三二）中。她的小詩集有春水（一九二三）和繁星（一九二三）問世，成爲當時新詩運動有力的開拓者，其作風受印度太戈爾飛鳥集的影響很深，收集了她的零碎思想在內。

寄小讀者（一九二六）是她海外寫給故鄉小朋友的信，也是以歌謳母愛與海美的書信作品，爲一般兒童所愛讀。

自從她發表記敘母喪的南歸小說後，直到現在，退隱無聞了，大概是表現她創作的愛源無存了？果真這樣，殊爲可惜！

現代創作文庫之五

介紹

新書

出版

現代創作文庫之四

老舍短篇小說集

△名著小說之大集成：

滑稽幽默之妙文章：

本書一大厚冊 實價十二元

本書搜集老舍傑作最著名的小說二十種：如《陽光》、《同盟》、《病室》、《理想家庭》、《有小孩以後》、《抱孫》、《微神》、《善人》、《婆話》、《故鄉》、《幽默》、《每篇富有寓意而皆社會改良風俗之作品》、《文藝讀物》、《優良獨一》。

巴金短篇小說集

本書全一厚冊

△文藝小說之總會萃：

優秀佳作之結晶品：

實價十四元

本篇選集巴金新創作，最精彩的短篇小說十餘則，人，楊嫂，第二的母親，幽靈，在門檻上，短刀，一個女人，玫瑰的花香等，巴金；為近代文藝作家最負盛名之一位，其作品甚博社會各界之傳頌，其最佳之作品，激流三部曲之，家，春，秋，已搬上銀幕獲得萬千觀眾之讚賞，實屬有益世道人羣之良書也。

冰心佳作選集

(冰心全集第三編)

目次

冰心路傳	一
遙寄印度哲人太戈爾	一
問答詞	二
往事(其二)(二十則)	四
好夢	二一
山中雜記	二二
(一)我怯弱的心靈	二二
(二)埋存與發掘	二三
(三)古國的音樂	二三
(四)雨雪時候的星辰	二三
(五)她得了刑罰了	二三
(六)USHINO	二三
(七)說幾句愛海的孩氣的話	二三
(八)他們說我幸運	二三
(九)機器與人類幸福	二三
(十)鳥獸不可與同羣	二三
南歸	三五
最後的安息	五八
一個兵丁	六六

是誰斷送了你	六八
三兒	七一
魚兒	七三
最後的使者	七六
瘋人筆記	八〇
遺書	八七
寂寞	一〇四
六一姊	一一四
三年	一二〇
莊鴻的姊姊	一二四
劇後	一二九
悟	一三二
詩集(七首)	一四八

遙寄印度哲人太戈爾

太戈爾！美麗莊嚴的太戈爾！當我越過「無限之生」的一條界線——生——的時候
這條界線，爲人類放了無限的光明了。

只是我竟不知道世界上有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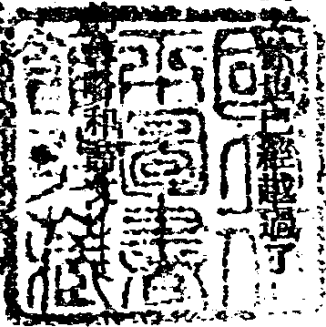
在去年秋風蕭瑟，月明星稀的一個晚上；一本書無意中將你介紹給我，我讀完了你
心中不作別想，只深深的覺得澄澈……凄美。

你的極端信仰——你的「宇宙和個人的靈中間有一人調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發揮一
天然的美感」的詩詞：都滲入我的腦海中，和我原來的「不能言說」的思想，一縷縷的合成琴絃，奏出鏗
泠神奇無調無聲的音樂。

太戈爾！謝謝你以快美的詩情，救治我天賦的悲感；謝謝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靈的寂寞。

這時我把筆深宵，追寫了這篇讚歎感謝的文字，只不過傾吐我的心思，何嘗求你知道！
然而我們既在「梵」中合一了，我也寫了，你也看見了。

八，三〇夜，一九二〇。



問答詞

樹影兒覆在牆兒上，又是風涼如洗，月明如水。

她看着我，「爲何望天無語？莫非是起了煩悶，生了感憤？」

我說：「我想什麼是生命！人生一世，只是生老病死，便不生老病死，又怎樣？渾渾噩噩，是無味的了，便流芳百世又怎樣？百年之後，誰知道你？千年之後，又誰知道你？人類滅絕了，又誰知道你？便如你我月下共語，也只是電光般，瞥過無限的太空，這一會兒，已成了過去渺茫的事跡。」

她說：「這不對呵，你只管讚美『自然』，謳歌着孩子，鼓吹着宇宙的愛，稱世界是綿綿無盡。你自己豈不會說過『世界上有的是快樂光明？』」

我說：「這只是閉着眼兒想着，低着頭兒寫着，自己證實，自己懷疑，開了眼兒，抬起頭兒，幻象便走了！樂園在那裏？天國在那裏？依舊是社會污濁，人生煩悶！『自然』只永遠是無意識的，不必說了。小孩子似乎很完滿，只爲無知無識。然而難道他便永久是無知無識？便永久是無知無識，人生又豈能滿足？世俗無可說，因此我便逞玄想，撇下人生，來頌美自然，謳歌孩子。一般是自欺，自慰，世界上那裏是快樂光明？」

她說：「希望便是快樂，創造便是快樂。逞玄想，撇下人生，難道便可使社會不污濁，人生不煩悶？」

我說：「希望做不到，又該怎樣？創造失敗了，又該怎樣？古往今來，創造的人又有多少？到如今他們又怎樣？你只是恒河沙數中的一粒，要做也何從做起，要比也如何比得起？卽或能登峯造極，也不過和他們一樣，不希望還好，不想創造還好，到不如愚夫庸婦，一生一世，永遠是無煩惱！」

她微笑說：「你的感情起落無恒，你的思想沒有系統，你沒有你的人生哲學，沒有你的世界觀，只是任着思潮奔放，隨着思潮說話，創造只是煩惱，不創造只煩悶又如何？希望是煩惱，不希望只煩悶，又如何？」

我說：「是呵，我已經入世了，不希望也須希望，不前進也須前進，車兒已上了軌道了，走是走，但不時的瞻望前途，只一片的無聊乏味！這軌道通到虛無縹緲裡，走是走，俊彩星馳的走，但不時的覺着，走了一場，在這廣漠的宇宙裏，也只是無謂！」

她只微笑着，月光射着她清揚的眉宇，她從此便不言語。

「世界上的力量，永遠沒有枉廢：你的一舉手，這熱力便催開了一朵花；你的一轉身，也使萬物顫動：你是大調和的生命裏的一部份，你帶着你獨有的使命：你是站在智慧的門檻上，請更進一步！看呵，生命只在社會污濁，人生煩悶裏，宇宙又何曾無情？人類是幾時滅絕？不要看低了愚夫庸婦，他們是了解生命的真意義，知道人生的真價值，他們不會感慨，不會煩悶，只勤勤懇懇的為人生造福。回來罷，腳踏實地着想！」

這話不是她說的，她只微笑着。

「宛因呵，感謝你清揚的眉宇！從明月的光輝中，清清楚楚的告訴我。」

往 事（上篇）

往

——生命歷史中的幾頁圖畫——

在別人只是模糊記着的事情，

然而在心靈脆弱者，

已經反覆而深深地

縷刻在迴憶的心版上了！

(一) 事

索性憑着深刻的印象，

將這些往事

移在白紙上罷——

再回憶時

不向心版上搜索了！

一

將我短小的生命的樹，一節一節的斬斷了，圓片般堆在童年的草地上。我要一片一片的拾起來看：含淚的看，微笑的看，口裏吹着短歌的看。

難爲他裝點得一節一節，這般豐滿而清麗！

我有一個朋友，常常說，『來生，來生，』——但我却如此說：『假如生命有乏味的，我怕有來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滿足的了，』

第一個厚的圓片是大海，海的西邊，山的東邊，我的生命樹在那裏萌芽生長，吸收着山風海濤，每一

根小草，每一粒沙礫，都是我最初的戀慕，最初擁護我的安琪兒。

這圓片裏重疊着無數快樂的圖畫，愁嬉的圖畫，寂寞的圖畫，愚拙的圖畫，和泛泛無着的圖畫。放下罷，不堪迴憶！

第二個厚的圓片是綠陰；這一片裏許多生命表現的幽花，都是這綠陰烘托出來的。有濃紅的，有淡白的，有不可名色的……

晚晴的綠陰，朝霧的綠陰，繁星下指點着的綠陰，月夜花棚秋千架下的綠陰！感謝這曲曲屏山！他圍住了我許多思想。

第三個厚的圓片，不是大海，不是綠陰，是什麼？我不知道！

假如生命是無味的，我不要來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滿足的了。

二

黑暗不是陰霾，我恨陰霾，我却愛黑暗。

在光明中，一切都顯着了。黑是黑白是白的，也有了樹，也有了花，也有了紅牆，也有了藍瓦；便一切嶄然，便有人，有我，有世界。

頌美黑暗！謳歌黑暗！只有黑暗能將這一切都消滅調和於虛空混沌之中；沒有了人，沒有了我，更沒有了世界！

黑暗的園裏，和華同坐。看不見她，也更看不見我，我們只深深的談着。說到同心處，竟不知是我說的，還是她說的，入耳都是天樂一般——只在一陣風過，槐花墜落如雨的時候，我因着衣上的感覺，和感覺的界限，纔覺得「我」不是「她」，纔覺得黑暗中仍有「我的存在。」

華在黑暗中遞過一朵茉莉，說：「你戴上罷，隨着花香，你縱然起立徘徊，我也知道你在何處。」

——我無言的接了過來。

華妹呵，你終竟是個小孩子。槐花，茉莉，都是黑暗中最着迹的東西，在無人我的世界裏，要拒絕這

三

『只是等着，等着，母親還不回來呵！』

乳母在燈下睜着疲倦下垂的眼睛，說：『瑩哥兒！不要儘着問我，你自己上樓去，在欄邊望一望，山門內露出兩盞紅燈時，母親便快來了。』

我無疑地開了門出去，黑暗中上了樓——望着，望着，無有消息

繞過那邊欄旁，正對着深黑的大海，和閃爍的燈塔。

幼稚的心，也和成人一般，一時的光明朗澈——我深思，我數着燈光明滅的數兒，數到第十八次。我對着未曾想見的命運，自己假定的起了懷疑。

『人生！燈一般的明滅，飄浮在大海之中。』——我起了無知的長太息。
生命之燈燃着了，愛的光從山門邊兩盞紅燈中燃着了！

四

在堂裏忘了有雪，並不知有月。

匆匆的走出來，捻滅了燈，原來日光如水！

只深深的雪，微微的月呵！地下很清楚的現出掃除了的小徑。我一步一步的走，走到牆邊，還覺得脚下踏着雪中沙沙的枯葉。牆的黑影罩住我，我在影中抬頭望月。

雪中的故宮，雲中的月，瓦上的獸頭——我回家去，在車上，我覺得這些熟見的東西是第一次這樣

明澈生動的入到我的眼中，心中。

五

場廳裏四隅都黑暗了，只整齊的椅子，一行行的在陰沉沉的影兒裏平行着。

我坐在盡頭上近門的那一邊，撫着錦衣，撫着繡帶和纓冠凝想——心情複雜得很。

晚霞在窗外的天邊，一剎濃紅，一剎深紫，迴光到屋頂上——

台上琴聲作了。一圈的燈影裏，從台側的小門，走出十幾個白衣綵飾，散着頭髮的安琪兒，慢慢的相隨進來，無聲地在台上練習着第一場裏的跳舞。

我凝然的看着，瀟灑極了！溫柔極了，上下的輕紗的衣袖，和着鏗鏘的琴聲，合拍的和着我心絃跳動，怎樣的感人呵！

燈滅了，她們又都下去了，台上台下只我一人了。

原是叫我出來疎散休息着的，我却那里能休息？我想……一會兒這場裏便充滿了燈彩，充滿了人聲和笑話，怎知道劇前只爲我一人的思考室呢？

在宇宙之始，也只有一个造物者，萬有都整齊平行着。他凭在高欄，看那些光明使者，歌頌——跳舞

到了宇宙之中，人類都來了，悲劇也好，喜劇也好，伴悲詭笑的演了幾場。劇完了，人散了，燈滅了，……一時沉黑，只有無盡無窮的寂寞！

一會兒要到台上，要說許多的話：愁釋的話，激昂的話，戀別的話……何嘗是我要說的？但我既這樣的上了台，就必須這樣的說。我千辛萬苦，冒進了陰慘的夜宮，經過光明的天國，結果在劇中還是做了一場大夢。

印證到真的——比較的真的——生命道上，或者只是時間上久暫的分別罷了；但在無限之生裏，真的生命的幾十年，又何異於台上之一瞬？

我思路沉沉，我覺悟而又惆悵，場裏更黑了。

台側的門開了，射出一道燈光來——我也須下去了，上帝！這也是「爲一大事出世！」我走着台上幾小時的生命的道路……

又乏倦的倚着台後的琴站着——幕外的人聲，漸漸的遠了，人們都來過了，悲劇也罷，喜劇也罷，我的事完了；從宇宙之始，到宇宙之終，也是如此，生命的道路走盡了！

看她們洗去鉛華，卸去妝飾，無聲的忙亂着。

滿地的衣裳狼藉，金戈和珠冠雜置着。台上的仇敵，現在也拉着手說話；台上的親愛的人，却東一個西一個的各忙自己的事。

我只看着——終竟是弱者呵！我愛這幾小時如夢的生命！我撫着頭髮，撫着錦衣，……「生命只這般的虛幻麼？」

六

涵在廊上吹簫，我也走了出去。

天上只微微的月光，我撩起垂拂的白紗帳子來，坐在廊上的牀邊。

我的手觸了一件蠕動的東西，細看時是一條很長的蜈蚣。我連忙用手絹拂到地上去，又喚涵踐死他。涵放了簫，只默然的看着。

我又說：「你還不踐死他！」

他抬起頭來，嚴重而溫和的目光，使我退縮。他慢慢的說：「姊姊，這也是一個生命呵！」

雲時間，使我有無窮的慚愧和悲感。

七

父親的朋友送給我們兩缸蓮花，一缸是紅的，一缸是白的，都擺在院子裏。

八年之久，我沒有在院子裏看蓮花了——但故鄉的園院裏，却有許多，不但有並蒂的，還有三蒂的，四蒂的，都是紅蓮。

九年前的一個月夜，祖父和我在園裏乘涼。祖父笑着和我說，『我們園裏最初開三蒂蓮的時候，正好我們大家庭中添了你們三個姊妹。大家都歡喜，說是應了花瑞。』

半夜裏聽見繁雜的雨聲，早起是濃陰的天，我覺得有些煩悶。從窗內往外看時，那一朵白蓮已經謝了，白瓣兒小船般散飄在水面。梗上只留個小小的蓮蓬，和幾根淡黃色的花鬚。那一朵紅蓮，昨夜還是苞苞的今晨却開滿了，亭亭地在綠葉中間立着。

仍是不適意！——徘徊了一會子，窗外雷聲作了，大雨接着就來，愈下愈大。那朵紅蓮被那繁密的雨點，打得左右欹斜。在無遮蔽的天空之下，我不敢下階去，也無法可想。

對屋裏母親喚着，我連忙走過去，坐在母親旁邊——一回頭忽然看見紅蓮旁邊的一個大荷葉，慢慢的傾側了來，正覆蓋在紅蓮上面……我不寧的心緒散盡了！

雨勢并不減退，紅蓮却不搖動了。雨點不住的打着，只能在那勇敢慈憐的荷花上面，聚了些流轉無力的水珠。

我心中深深的受了感動——

母親呵！你是荷葉，我是紅蓮。心中的雨點來了，除了你，誰是我在無遮攔天空下的蔭蔽？

八

原是兒時的海，但再來時却又不同。

傾斜的土道，緩緩的走了下去——下了幾天的大雨，溪水已漲抵橋板下了。再下去，沙上軟得很，揀塊石頭坐下。伸手輕輕的拍着海水……兒時的朋友呵，又和你相見了！

一切都無改：燈塔還是遠立着，海波還是黏天的進退着，坡上的花生園子，還是有人在耕種着。——只是我改了，膝上放着書，手裏拿着筆，對着從前絕不起問題的四圍的環境思索了。

居然低頭寫了幾個字，又停止了，看了看海，坐的太近了，凝神的時候，似乎海波要將我飄起來。年光真是一件奇怪的東西！一次來心境已變了，再往後時如何？也許是海藉此要拒絕我這失了童心的人，不讓我再來了。

天色不早了。採了些野花，也有黃的，也有紫的，夾在書裏。無聊的走上坡去——華和杰他們却從遠的沙灘上，拾了許多美麗的貝殼和卵石，都收在籃裏，我只站在橋邊等着……

他們原和我當日一般，再來時，他們也有像我今日感想麼？

九

只在夜半忽然醒了的時候，半意識的狀態之中，那種心情，我相信是和初生的嬰兒一樣的。——每一種東西，每一件事情，都漸漸的，清澈的，侵入光明的意識界裏。

一個冬夜，只覺得心靈從渺冥黑暗中漸漸的清醒了來。

雪白的牆上，那來些粉霞的顏色？那光輝還不住的跳動——是夜月麼？比他清明。是朝陽麼？比他穩定。欠身看時，却是薄簾外熊熊的爐火。是誰臨睡時將他添得這樣旺！

這時忽然了解是一夜的正中，我另到一個世界裏去了，澄澈清明，不可描畫；白日的事一些兒也不想不

起來了，我只靜々の……

回過頭來，牀邊小几上的那盆牡丹，在微光中暈紅着臉，好像淺笑着對我說，「睡人呵！我守着你多時了。」——水仙却在光影外，自領略她凌波微步的仙趣，又好像和倚在她旁邊的梅花對語。

看守我的安琪兒呵！在我無知的濃睡之中，都將你們辜負了！

火光仍是漾着，我仍是靜着——我意識的界限，却不只牡丹，不止梅花，漸漸的擴大起來了。但那時神清若水，一切的事，都像剔透玲瓏的石子般，侵在水裏，歷歷可數。

一會兒漸漸的又沉到無意識界中去了——我感謝睡神，她用夢的簾兒，將光霧般的一夜和塵囂的白日分開了，使我能完全的留一個清絕的記憶！

一〇

晚餐的時候。燈光之下，母親看着我半天，忽然想起笑着說，「從前在海邊住的時候，我悶極了，午後睡了一覺，醒來遍處找不見你。」

我知道母親要說什麼——我只不言語，我憶起我五歲時的事情了，

弟弟們都問，「往後呢？」

母親笑着看着我說：「找到大門前，她正呆呆的自己坐在石階上，對着大海呢！我睡了三點鐘，她也坐了三點鐘了。可憐的寂寞的小人兒呵！你們看她小時已經是這樣的沉默了——我連忙上前去，珍重地將她攬在懷裏……」

母親眼裏滿了歡喜慈憐的珠淚。

父親也微笑了。弟弟們更是笑着看我。

母親的愛，和寂寞的悲哀，以及海的深遠；都在我的心中，又起了一回不可言說的惆悵！

一一

忘記了是那一個春天的早晨——

手裏拿着幾朵玫瑰，站在廊上——馬蓮遍地的開着，玫瑰更是繁星般在綠叢中顫動。她們兩個在院子裏緩步，微笑的互視的談着。

這一切都與我無關涉——朝陽照着她們，和風吹着她們，她們的友情在朝陽下蘊釀，她們的衣裙在和風中整齊地飄揚。

春浸透了這一切——浸透了花兒和青草……

上帝呵！獨立的人不知道自己也浸在春光中。

一一

悶極，是出遊都可散懷。——便和她們出遊了半日。

回來了——一路只泛泛的。

震盪的車裏，我只向後攀着小圓窗看着。彎曲的道兒，跟着車走來，愈引愈長。樹木，村舍，和田園，都向後退曳了去，只有西山峰上的晚霞不動。

車裏，她們捉對兒談話，我和晚霞談話。——『晚霞！我不配和你談心，但你總可容我瞻仰。』

車進到城門裏，我偶然想起那園來，她們都說去走一走，我本無聊，只微笑隨着她們，車又退出去了。』

悄悄地進入園裏，天色漸暗了——憶起去年此時，正是出園的時候那時心緒又如何？

幽涼裏，走過小橋，走過層階，她們又四散了。我一路低首行來，猛抬頭見了烈塚。碑下獨坐，四望青青，晚霞更紅了！

正在神思飛越，忽從後面來了。我們上了台去，在仄徑中走着。我說，「我願意在此過這悠長的夏日，避避塵囂。」她說，「佳時難再，此遊也是紀念。」我無言點首。

鳥兒都休息了，不住的啁啾着——暮色裏，匆匆的又走了出來。車進了城了，我仍是向後望着。涼風吹着衣袖和頭髮——莊嚴蒼古的城樓，浮在晚霞上，竟留了個最濃郁的回憶！

一三

小別之後，星來訪我——坐在窗下寫些字，看些畫，晚涼時纔出去。

只談着談着，籬外的夕陽漸漸的淡了，牆影漸小的長了，晚霞退了，繁星生了，我們便漸漸的浸到黑暗裏，只能看見近旁花台裏的小白花，在蒼茫中閃爍——搖動。

她談到沿途的經歷和感想，便說：「月下宜有清話。羣居雜談，實在無味。」

我說，「夜坐談話，到底比白日有趣，但各種的夜又不同了。月夜宜清談，星夜宜深談，雨夜宜絮談，風夜宜壯談……固然也須人地兩宜，但似乎都有自然的趨勢……」

那夜樹影深深，四顧悄然，却是個星夜！

我們的談話，並不深到許多，但已覺得和往日的微有不同。

一四

每次拿起筆來，頭一件事要談的就是海。我嫌太單調了，常常因此擱筆。

每次和朋友談話。談到風景，海波又侵進談話的岸線裏，我嫌太單調了，常常因此默然終於無語。

一夜和弟弟們在院子裏乘涼，仰望天河，又談到海。我想索性今夜徹底的談一談海，看詞鋒到何時為止，聯想至何處為極。

我們說着海潮，海風，海舟……最後便談到海的女神。

涵說，『假如有位海的女神，她一定是「艷如桃李，冷若冰霜」的。』我不覺笑問，這話怎講。

涵也笑道，『你看雲霞的海上，何等明媚；風雨的海上，又是何等的陰沉！』

杰兩手抱膝凝聽着，這時便運用他最豐富的想像力，指點着說：『她……她住在燈塔的島上，海霞是她的扇旗，海鳥是她的侍從；夜裏她曳着白衣藍裳，頭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胸前掛着明星的瓔珞；翩翩地飛行於海波之上……』

楫忙問，『大風的時候呢？』杰道：『他駕着風車，狂飈疾轉的在怒濤上驅走；她的長袖拂沒了許多帆船。下雨的時候，便是她憂愁了，落淚了，大海上一切都低頭靜默着。黃昏的時候，霞光燦然，便是她迴波電笑，雲髮飄揚，丰神輕柔而瀟灑……』

這一番話，帶着畫意，又是詩情，使我神往，使我微笑。

楫只在小椅子上，挨着我坐着，我撫着他，問『你的話必是更好了，說出來讓我們聽聽！』他本靜靜的聽着，至此便抱着我的臂兒，笑道，『海太大了，我太小了，我不會說。』

我肅然——涵用摺扇輕輕的擊他的手，笑說，『好一個小哲學家！』

涵道：『姊姊，該你說一說了。』我道，『好的都讓你們說盡了——我只希望我們都像海！』

杰笑道，『我們不做女神，也不要「艷如桃李，冷若冰霜」的。』

他們都笑了——我也笑說，『不是說做女神，我希望我們都做個「海化」的青年。像涵說的，海是溫柔而沉靜。杰說的，海是超絕而威嚴。楫說的更好了，海是神秘而有容，也是虛懷，也是廣博……』

我的話太乏味了，楫的頭漸漸的從我臂上垂下去，我扶住了，回身輕輕地將他放在竹榻上。

涵忽然說：『也許是我看的書太少了，中國的詩裏，詠海的真是不多；可惜這麼一個古國，上下數千年，竟沒有一個「海化」的詩人！』

從詩人上、他們的談鋒便轉移到別處去了——我只默默的守着棋坐着，剛纔的那些話，只在我心中，反覆的尋味——思想。

一五

黃昏時下雨，睡得極早，破曉聽見鐘聲續續的敲着。

這鐘聲不知是那個寺裏的，起的稍早，便能聽見——尤其是冬日——但我從來未曾數過到底敲了多少下。

徐徐的披衣整髮，還是四無人聲，只聞啼鳥。開門出去，立在欄外，潤溼的曉風吹來，覺得春寒還重。

地下都潮潤了，花草更是清新，在濛濛的曉煙裏籠蓋着，秋千的索子，也被朝露壓得沉沉下垂。

忽然理會得枝頭漸綠，牆內外的桃花，一番雨過，都零落了——憶起斷句「落盡桃花澹天地，」臨風獨立，不覺悠然！

一六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許多可紀的事；一年三百六十五夜，更有許多可紀的夢。

在夢中常常神志湛然，飛行絕跡，可以解卻許多白日的塵機煩慮。更有許多不可能的意外的遨遊，可以突兀實現。

一個春夜：夢見忽然在一個長廊上徐步，一帶的花竹欄杆，欄外是水。廊上近水的那一邊，不到五步，便放着一張小桌子，用花邊的白布罩着，中間一瓶白丁香花，雜着玫瑰，旁邊還錯落的擺着杯盤。望到廊的盡處，幾百張小桌子，都一樣的。好像是有什麼大集會，候客未來的光景。

我不敢久駐，輕輕的走過去。廊邊一扇綠門，徐徐推開，又換了一番景緻，長廊上的事一概忘了。

門內是一間書室，盡是籐榻竹椅，地上鋪着花蓆。一個女子，近窗寫着字，我彷彿認得是在夏令會裏相遇的誰家姊妹中之一。

我們都沒有說什麼，我也未曾向她謝擅入的罪，似乎我們又是約下的。這時門外走進她的妹妹來，笑着便帶我出去。

走過很長的甬道，兩旁往上掛着許多風景片，也都用竹框嵌着，道旁遮滿了馬纓花。

出了一個圓門——便是夢中意識的焦點，使我醒後能帶挈着以上的景緻，都深憶不忘的——到了門外，只見一望無邊蔚藍欲化的水！

這一片水：不是湖也不是海，比湖蔚藍，比海平靜，光釐得不可描畫。……不可描畫！生平醒時和夢中所見的水，要以此為第一了！

一道柳隄將這水界開了，綠意直伸到水中去。隄上緩步行來，夢中只覺飄然，悠然，而又撫然！

走盡了長隄，到了青翠的小山邊，一處層階之下，聽得堂上有人講書。她家的姊姊忽然又在旁邊，問我，「你上去不？」我謝她說，「不去罷，還是到水邊好。」

一轉身又只剩我自己了，這回却沿着水岸走。風吹着柳葉。附滿了綠苔的石頭，錯雜的在細流裏立着。水光浸透了我沉醉的靈魂……

簾子一聲響，夢驚碎了！水光在我眼前漾了幾漾，便一時散開了，蕩化了！

張媽遞過一封信，匆匆的便又出去。

我要留夢，夢已去無痕跡……

籐籠裏拿起信來一看，却是琳在西湖寄我的一張明信片。

晚上我便寄她幾行字：

姊姊！

清福便獨享了罷，

何須寄我些春泛的新詩？

心靈裡已是煩忙，

又添了未曾相識的湖山，

頻來入夢！

——春水一五七——

一七

我坐在院裏，儀從門外進來，悄悄地和我說，「你睡了以後，叔叔騎馬去了，是那匹好的白馬……」我連忙問，「在那里？」他說，「在山下呢，你去了，可不許說是我告訴的。」我站起來便走。儀自己笑着，走到書室裏去了。

出門便聽見濤聲，新雨初過，天上還是輕陰。曲折平坦的大道，直斜到山下，既跑了就不能停足，只身不由己的往下走。轉過高岡，已望見父親在平野上往來馳騁。這時聽得乳娘在後面追着，喚「慢慢的走！看道滑掉在谷裏！」我不能回頭，索性不理她。我只不住的喚着父親，乳娘又不住的喚着我。

父親已聽見了，回身立馬不動。到了平地上，看見董自己遠遠的立在樹下。我笑着走到父親馬前，父親凝視着我，用鞭子微微的擊我的頭，說，「睡好好的，又出來作什麼！」我不答，只舉着兩手笑說，「我也上去！」

父親只得下來，馬不住的在場上打轉，父親用力牽住了，扶我騎上。董便過來挽着轡頭緩緩的走了。抬頭一看，乳娘本站在崗上望着我，這時纔轉身下去。

我和董說，「你放了手，讓我自己跑幾週！」董笑說，「這馬野得很，姑娘管不住，我決些走就得了。」

漸漸的走快了，只聽得耳旁海風，只覺得心中虛涼，只不住的笑，笑裏帶着歡喜與恐怖。

父親在旁邊說，『好了，再走要頭暈了！』說着便走過來。我撩開臉上的短髮，雙手扶着鞍子，笑對父親說，『我再學騎十年的馬，就可以從軍去了，像父親一般，做勇敢的軍人！』父親微笑不答。

馬上看了海面的黃昏——

董在前牽着，父親在旁扶着。晚風裹上了山，直到門前。母親，和儀，還有許多人，都到馬前來接我。

一八

我最怕夏天白日睡眠，醒時使人惆悵而煩悶。

無聊的洗了手臉，天色已黃昏了，到門外園院小立，抬頭望見了一天金黃色的雲彩，——世間只有雲霞最難用文字描寫，心裏融會得到，筆下却寫不出。因為文字原是最着迹的，雲霞却是最靈幻的，最不着迹的，徒喚奈何！

回身進到院裏，隔窗喚函遞出一本書來，又到門外去讀。雲彩又變了，半圓的月，漸漸的沒入雲裏去了。低頭看了一會子的書。聽得笑聲，從圓形的絲滿豆葉的棚下望過去，杰和文正並坐在秋千上；往返的蕩搖着，好像一幅活動的影片，——光也從圓片上出現了，在後面替他們推送着。光夏天瘦了許多，但短髮拂額，仍掩不了她的愁態。

我想隨處可寫，隨時可寫，時間和空間裏，開滿了空靈清豔的花，以供慧心人的采擷。可惜慧心人寫不出！

天色更暗了，書上的字已經看不見。雲色又變了，從金黃色到了暗灰色。輕風吹着紗衫已是太涼了，

月兒又不知那里去了。

七，五，一九二二，

一九

後樓上伴芳彈琴。忽然大雷雨——

那些日子正是初離母親過宿舍生活的時期。一連幾天，都是好天氣，同學們一起讀書說笑，不覺把家淡忘了。——但這時我心裏突然的鬱悶焦燥。

我站在琴旁，低頭撫着琴上的花紋說，『我們到前樓去罷！』芳住了琴勸我說：『等停了雨再走，你看這麼大的雨，如何走得下去；你先在一旁坐着，聽我彈琴，好不好？』我無聊只得坐下。

雷聲只管隆隆，雨聲只管澎湃。天容如墨，窗內黑暗極了。我替芳開了琴旁的電燈，她依舊彈着琴，只抬頭向我微微的笑了一笑。

她不注意我，我也不注意她——我想這時母親在家裏，也不知道做些什麼？也許叫人捲起簾簾，擱開花盆，小弟弟們都在廊上拍手看雨……

想着，目注着芳的琴譜，忽然覺得紙上漸漸的亮起來。回頭一看，雨已止了，夕陽又出來了，浮雲都散了，奔走得很快。樹上更綠了，蟬兒又帶着溼聲亂叫着，

我十分歡喜，過去喚芳說，『雨住了，我們下去罷！』芳看一看壁上的鐘，說，『只剩一刻鐘了，再容我彈兩遍，』我不依，說，『你不去，我自己去，』說着回頭便走，她只得關上琴蓋，將琴譜收在小櫃子裏，一面笑道，『你這孩子真磨人！』

球場邊雨水成湖，我們挨着牆邊，走來走去，藤蘿上的殘滴，還不時的落下來，我們并肩站在水邊，照見我們在天上雲中的影子。

只走來走去的談着，鬱悶已沒有了。那晚我竟沒有上夜堂去，只坐在秋千板上，芳纏着秋千索子，站

在我旁邊，兩人直談到夜深。

二〇

精神上的朋友宛因，和我通訊裏，曾一度提到死後，她說：「我只要一個白石的墳墓四面矮矮的石欄，墓上一個十字架，再有一個仰天沉思的石像……這墓要在山間幽靜處，叢樹陰中，有溪水徐流，你一日在世，有什麼新開的花朵，替我放上一兩束，其餘的人，就不必到那裏去。」

我看完這一段，立時覺得眼前湧現了一幅清幽的圖畫。但是我想來想去……宛因呵，你還未免太「人間化」了！

何如腳兒赤着。髮兒鬆鬆的挽着，軀殼用縞白的輕綃裹着，放在一個空明瑩徹的水晶棺裏，用紗燈和細樂，一葉扁舟，月白風清之夜，將這棺兒送到海上，在一片挽歌聲中，輕輕的繫下，葬在海波深處。

想像弔者白衣如雪，幾隻大舟，首尾相接，綴以紅燈，繞以清樂，一簇的停在波心。何等淒清，何等蒼涼，又是何等的豪邁！

以萬頃滄波作墓田，又豈是人跡可到？即使專誠要來瞻禮，也只能下俯清波，遙遙憑弔。

更何必以人間暫時的花朵，來娛悅海中永久的靈魂！看天上的亂星孤月，水面的晚烟朝霞，聽海風夜奔，海沙夜嘯。比新開的花，徐流的水，其壯美的程度相去又如何？

從此穆然，超然，在神靈上下，魚龍競逐，珊瑚玉樹交枝迴繞的淵底，垂目長眠；那真是數千萬年來人種所未享過的奇福！

至此擱筆神志灑然，忽然憶起少作走韻的「集韻」中有：「少年哀樂過於人，消息都妨父老驚，一事避君君匿笑，欲求縹渺反幽深。」——不覺一笑！

好夢

——爲晨報週年紀念作——

自從太平洋舟中，銀花世界之夜以後，再不會見有團圓的月。

中秋之夕，停舟在慰冰湖上，自黃昏直至夜深，只見黑雲屯積了來，湖面壓得黯沈沈的。——

又是三十天了，秋雨連綿，十四十五兩夜，都從雨聲中度過，我已拚將明月忘了！

今夜晚餐後，她竟來看我，竟然談到慰冰風景，竟然推窗——窗外樹林和草地，如同罩上一層嚴霜一般。「月兒出來了！」我們喜出意外的，匆匆披上外衣，到湖旁去。

曲曲折折的離開了徑道，從露濕的秋草上踏過，輕軟無聲。斜坡上再下去。湖水已近接足下。她的外衣鋪着，我的外衣蓋着，我們無言的坐了下去，微微的覺得秋涼。

好
月兒並不十分清明。四圍朦朧之中，山更青了，水更白了。湖波淡淡的如同疊錦。對岸遠處一兩星燈火閃爍着。湖心隱隱的聽見笑語。一隻小舟，載着兩個人兒，自淡霧中，徐徐泛入林影深處。

回頭看她，她也正看着我。月光之下，點漆的雙睛，烏雲般的頭髮，臉上堆着東方人柔靜的笑。如何的可憐呵！我們只能用着西方人的言語，彼此談着。

夢
她說着十年前，怎樣的每天在朝露還零的時候，抱着一大堆花兒從野地上回家裏去——又怎樣的赤着腳兒，一大羣孩子拉着，在草地上，和着最柔媚的琴聲跳舞。到了酣暢處，自己覺得是個羽衣仙子。——又怎樣的喜歡作活計。夏日晚風之中，在廊下拈着針兒，心裏想着剛看過的書中的言語……這些滿含着詩意的話，沁入心脾，只有微笑。

21
漸漸的深談了，談到西方女孩子的活潑，和東方女孩子的溫柔。談到哲學。談到朋友，引起了很長的

討論，「淡交如水，」是我們不約而同的收束。結果圓滿，興味愈深，更爽暢的談到將來的世界，漸漸侵入現在的國際問題。我看着她，忽然沒有了勇氣。她也不住的弄着衣緣，言語很吞吐。——然而我們竟將許多傷心舊事，半明半晦的說過。「最缺憾的是一時的國際間的私意！理想的和愛的天國，雖我們竟還遙遠，然而建立這天國的責任，正在我們……」她低頭說着，我輕輕的接了下去，「正在我們最能相互了解的女孩兒身上。」

自此便無聲響。剛纔的思想太沉重了，這雲淡風輕的景物，似乎不能負載。我們都想掙脫出來，却一時再不知說什麼好。數十年相關的歷史，幾萬萬人相對的感情，今夜竟都推在我們兩個身上——惆悵到不可言說！

百步外一片燈光裏，歡樂的歌聲悠然而起，穿林渡水而來——我們都如夢醒，「是西方人歡愉活潑的精神呵！」她含笑的說着，我長吁了一口氣！

思想又擴大了，經過了第二度的沉默——只聽得湖水微微激蕩，風過處橡葉墜地的聲音我不能再說什麼話，也不肯再說什麼話——她忽然溫柔的撫着我的臂說：「最樂的時間，就是和最知心的朋友，同在最美的環境之中，却是彼此靜默着沒有一句話說！」

月兒愈高，風兒愈涼。衣裳已受了露濕，我們都覺得支持不住。——很疲緩的站起，轉過湖岸，上了層階，迎面燦然的立着一座燈火樓台，她邀我到她樓上屋裏去，捧過記念本子來，要我留字。題過姓名，在「快樂思想」的標目之下，我略一沉吟，便提起筆寫下去，是「月光的底下，湖的旁邊，和你一同坐着！」

獨自歸來的路上，瘦影在地。——過去的一百二十分鐘，憧憬在我的心中，如同做了一場好夢。

十·二十五夜·一九二三。閉壁樓，威爾斯利。

山中雜記

——遙寄小朋友——

大夫說是養病，我自己說是休息。只覺得在拘管而又浪漫的禁令下，過了半年多。這半年中有許多在童心中可驚可笑的事，不足為大人道。只盼他們看到這幾篇的時候，唇角下垂，鄙夷的一笑，隨手的扔下。而有兩三個孩子，拾起這一張紙，漸漸的感起興味；看完又彼此嘻笑。講說，傳遞；我就已經有說不出的喜歡！本來我這兩天有無限的無聊。天下許多事都沒有道理。比如今天早起那樣的烈日，我出去散步時候，熱得頭昏。此時近午，却陰雲密布，大風狂起。廊下獨座，除了胡寫，還有什麼事可作呢？

六、二十三、一九二四、沙穰。

(一) 我怯弱的心靈

我小的時候，也和別的孩子一樣，非常的小膽。大人們又愛逗我，我的小小身說什麼聊齋，什麼夜談隨錄，都是些僵屍，白面的女鬼等等。在他還說着的時候，我就不自然的惴惴的四顧，塞坐在大人中間，故意的咳嗽。睡覺的時候，看着帳門外，似乎出其不意的也許伸進一隻鬼手來。我只這樣想着，便用被將自己的頭蒙得嚴嚴地，結果是睡得週身是汗！

十三四歲以後，什麼都不怕了。在山上獨自中夜走過叢塚。風吹草動，我只回頭凝視。滿立着猙獰的神像的大殿，也敢在陰暗中小立。母親屢屢說我胆大，因為她像我這般年紀的時候，還是怯弱的很。

我白日裏的心，總是很寧靜，很堅強，不怕那些看不見的鬼怪。只是近來常常在夢中，或是在將醒未醒之頃，一陣悚然，從前所怕的牛頭馬面，都聚積壓了來，都圍了來。我呼喚不出，只覺得怕得很，手足都麻木，靈魂似乎蜷曲着。掙扎到醒來，只見滿山的青松，一天的明月。灑然自笑，——這樣怯弱的夢，

十年來已絕不做了。做這夢時，又有些悲哀！童年的事都是有趣的，怯弱的心情，有時也極其可愛。

(二) 埋存與發掘

山中的生活，是沒有人理的。只要不誤上三餐和試驗體溫的時間，你愛做什麼就做什麼，醫生和看護都不來拘管你。正是童心乘時再現時，從前的愛好，都拿來重溫一遍。

美國不是我的國，沙讓不是我的家。偶以病因緣，在這裏遊戲半年，雖此後也許此生不再來。不留些紀念，覺得有點過意不去。於是我幾乎每日做埋存與發掘的事。

我小的時候，最後做這些事：墨魚脊骨雕成的小船，五色紙結成的小人等等，無論什麼東西，玩壞了就埋起來。樹葉上寫上字，掩在土裏。石頭上刻上字，投在水裏。想起來時就去發掘看看。想不起來，也就讓他悄悄的永久埋存在那裏。

病中不必裝大人，自然不妨重做小孩子！遊山多半是獨行，於是隨時隨地留下許多紀念。名片，西湖風景畫，用過的紗巾等等，幾乎滿山中星羅棋布，經過芍藥花下，流泉邊，山亭裏。都使我微笑，這其中都有我的手澤！興之所至，又往往去掘開看看。

有時也遇見人，我便扎煞着泥污的手，不好意思的站了起來。本來這些事很難解說。人家問時，說又不好，不說又不好，迫不得已只有一笑。因此女伴們更喜歡追問，我只有躲着她們。

那一次一位舊朋友來。她笑說我近來更孩子氣，更愛臉紅了，童心的再現，有時使我不好意思是真的。半年的休養，自然血氣旺盛，臉紅那有什麼愛不愛的可言呢？

(三) 古國的音樂

去冬多有風雪。風雪的時候，便都坐在廣廳裏。大家隨便談笑，開話匣子，彈琴，編絨織物等等，只是消磨時間。

榮是希臘的女孩子，年紀比我小一點。我們常在一處玩。她以古國國民自居，拉我作伴常常和美國的女孩子戲笑口角。

我不會彈琴，她不會唱，但悶來無事，也就走到琴邊胡鬧。翻來覆去的只是那幾個簡單的熟調子。於是大家都笑道，「趁早停了罷，這是什麼音樂？」她傲然的叉手站在琴旁說，「你們懂得什麼，這是東西兩古國，合奏的古樂，你們那裏配領略！」琴聲仍舊不斷，歌聲愈高，別人的對話，都不相聞。於是大家急了，將她的口掩住，推到屋角去。從後面連椅子連我，一齊拉開。屋裏已笑成一團！

最妙的是連「印第阿那的月」等等的美國調子，一經我們用過，以後無論何時，一聽得琴歌聲起，大家都互相點頭笑說，「聽古國的樂呵！」

(四) 雨雪時候的星辰

寒暑表降到冰點下十度的時候，我們也是在廊下睡覺。每夜最熟識的就是天上的星辰了。也不過只是點點閃爍的光明，而相看慣了，偶然不見，也有些想望與無聊。

連夜雨雪，一點星光都看不見。荷和我擁衾對坐，在廊子的兩角，遙遙談話。

荷指着說，「你看維納司 (Venus) 升起了一！」我抬頭望時，却是山路轉折處的路燈。我怡然一笑，也指着對山的一星燈火說，「那邊是周彼得 (Jupiter) 呢！」

愈指愈多。松林中射來零亂的風燈，都成了滿天星宿。真的，雪花隙裏，看不出天空和山林的界限，將繁燈當作繁星，簡直是抵得過。

一念至誠的將假作真，燈光似乎都從地上飄起。這幻成的星光，都不移動。不必半夜夢醒時，再去追尋他們的位置。

於是雨雪寂寞之夜，也有了慰安了！

(五) 他得了刑罰了

休息的時間，是萬事不許作的。每天午後的這兩點鐘，乏倦時覺得需要，睡不着的時候，覺得白天強臥在床上，真是無聊。

我常常偷着帶書在床上看。等到看護婦來巡視的時候，就趕緊將書壓在枕頭底下，閉目裝睡。——我無論如何淘氣，也不敢大犯規矩，只到看書為止。而璧這個女孩子，却往往悄悄的起來，抱膝坐在床上，逗引着別人談笑。

這一天她又坐起來。看看無人，便指手畫腳的學起醫生來。大家正臥着看着她笑，看護婦已遠遠的來了。她的床正對着甬道，臥下已來不及，只得仍舊皺眉的坐着。

看護婦走到廊上。我們都默然，不敢言語，她問璧說，「你怎麼不躺下？」璧笑說，「我胃不好，不住的打呃，躺下就難受。」看護婦道，「你今天飯吃得怎樣？」璧暗暗的忍笑的說，「還好！」看護婦沉吟了一會便走出去。璧回首看着我們，抱頭笑說，「你們等着，這一下子我完了！」

果然看見看護婦端着一杯藥進來，杯中泡泡作聲。璧只得接過，皺眉四顧。我們都用氈子蒙着臉，暗暗的笑得喘不過氣來。

看護婦看着她一口氣喝完了，才又慢慢的出去。璧頹然的兩手捧着胸口臥了下去，似哭似笑的說：「呵！好酸！」

她以後不再胡說了，無病吃藥是怎樣難堪的事。大家談起，都快意，拍手笑說，「她得了刑罰了！」

(六) Eskimo

沙漠的小朋友替我上的Eskimo的徽號。是我所喜愛的，覺得比以前的別的稱呼都有趣。Eskimo是北美森林中的蠻族。黑髮披裘，以雪為屋。過的是冰天雪地的漁獵生涯。我那能像他們那樣的勇敢？

只因去冬風雪無阻的在林中遊戲行走。林下冰湖，正是沙穉村中小朋友的溜冰處。我經過，雖然我們屢次相逢，却没有說話。我只覺得他們往々的停了遊走，注視着我，互相耳語

以後醫生的甥女告訴我，沙穉的孩子傳說林中來了一個 Eskimo。問他們是怎樣說法，他們以黑髮披裘爲證。醫生告訴他們說不是 Eskimo，是院中一個養病的人，他們才不再傳說了。

假如我是真的 Eskimo 呢，我的思想至少要簡單了好些，這是第一件可羨的事。曾看過一本書上說，『近代人五分鐘的思想，較原始人或野蠻人想一年的。』人類在生理上，五十萬年來沒有進步。而勞心勞力的事一年一年的增加。這是疾病的源泉，人生的不幸！

我願終身在森林之中，我是踏枯枝，我靜聽樹葉微語。清風從林外吹來，帶着松枝的香氣。白茫茫的雪，除我外沒有行人。我所見所聞，不出青松白雪之外，我就似可滿意了！

出院之期不遠，女伴戲對我說，『出去到了車水馬龍的波司頓街上，千萬不要驚倒。這半年的閉居，足可使你成個瘋子！』

不必說，我自己驚悚。一回到健康道上，世事已接踵而來……我倒願做 Eskimo 呢。黑髮披裘，只是外面的事！

七 說幾句愛海的孩氣的話

白髮的老醫生對我說，『可喜你已大好了。城市與你不宜，今夏海濱之行，也是取銷了爲妙。』這句話如同平地起了一個焦雷！

學問未必都在書本上。紐約康橋芝加哥這些人煙稠密的地方，終身不去也沒有什麼。只是說不許找到海邊去，這却太使我傷心了。

我抬頭張目的說，『不，你沒有阻止我到海邊去的意思！』

他笑道，『是的，我不願意你到海邊去。太潮濕了，於你新愈的身體沒有好處。』我們爭執了半點鐘，至終他說，『那麼你去一個禮拜罷！』他又笑說，『其實秋後的湖上，也發你玩的了！』

我愛慰冰，無非也是海的關係。若完全的叫湖光代替了海色，我似乎不大甘心。

可憐，沙穰的六個多月，除了小小的流泉外，連慰冰都看不見！山也是可愛的，但和海比，的確比不起，我有我的理由！

人常常說『海闊天空。』只有在海上的時候，才覺得天空闊遠到了盡量。處在山上的時候，走到巖壁中間，有時只見一線天光。卽或是到了山頂，而因着天末是山，天與地的界線便起伏不平，不如水平線的齊整。

海是藍色灰色的。山是黃色綠色的。拿顏色來比，山也比海不過。藍色灰色含着莊嚴淡遠的意味，黃色綠色却未免淺顯小氣一些。固然我們常以爲黃色至尊，皇帝的龍袍是黃色的，但皇帝稱爲『天子』，天比皇帝還尊貴。而天却是藍色的。

海是動的。山是靜的。海是活潑的，山是呆板的。晝長人靜的時候，天氣又熱，凝神望着青山，一片黑鬱鬱的連綿不動，如同病牛一般。而海呢，你看她沒有一刻靜止！從天邊微波粼粼的直捲到岸邊，觸着崖石，更欣然的濺躍了起來，開了燦然萬朵的銀花！

四圍是大海，與四圍是亂山，兩者相較，是如何滋味，看古詩便可知道。比如說海上山上看月出，古詩說，『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細細咀嚼，這兩句形容亂山，形容得極好，而光景何等臃腫，崎嶇，僵冷？讀了不使人生快感。而『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也是月出，光景却何等嫵媚，遙遠，璀璨！

原也是的，海上沒有紅，白，紫，黃的野花，沒有藍雀，紅襟，等等美麗的小鳥。然而野花到秋冬之間，便都萎謝，反予人以凋落的淒涼。海上的朝霞晚霞，天上水裏反映到不止紅白紫黃這幾個顏色。這一片花，却是四時不斷的。說到飛鳥，藍雀，紅襟，自然也可愛。而海上的沙鷗，白胸翠羽，輕盈的飄浮在浪花之上。『凌波微步，羅襪生塵。』看見藍雀，紅襟，只使我聯憶到『山禽自喚名。』而見海鷗，却使我聯憶到千古頌讚美人，頌讚到絕頂的句子，是『婉若游龍，翩若驚鴻！』

在海上又使人有透視的能力，這句話天然是真的！你倚欄俯視，你不由自主的要想起這萬頃碧琉璃之下，有什麼明珠，什麼珊瑚，什麼龍女，什麼蛟紗。在山上呢，很少使人想到山石黃泉以下，有什麼金銀銅鐵。因為海水透明，天然的有引人們思想往深裏去的趨向。

簡直越說越沒有完了，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我以為海比山強得多，說句極端的話，假如我犯了天條，賜我自殺，我也願投海，不願墜崖！

爭論真有意思！我對於山和海的品評，小朋友們愈和我辯駁愈好。『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這樣世界上才有個不同和變換。假如世界上的人都是一樣的臉，我必不願見人。假如天下人都是一樣的嗜好，穿衣服的顏色式樣都是一般的，則世界成了一個大學校，男女老幼都穿一樣的制服。想至此不但好笑，而且無味！再一說，如大家都愛海呢，大家都搬到海上去，我又不得清靜了！

（八）他們說我幸運

山做了圍牆，草場成了庭院，這一帶山林是我遊戲的地方。早晨朝露還顆顆閃爍的時候我就出去奔走，鞋襪往往都被露水淋濕了。黃昏睡起，短裾捲袖，微風吹衣，晚霞中我又遊雲似的在山路上徘徊。

固然的，如詞中所說，『落日解鞍芳草岸，花無人戴，酒無人勸，醉也無人管！』不是什麼好滋味。而『無人管』的情景，有時却真難得你要以山中躑躅的態度，移在別處，可就不行。在學校中，在城市裏

，是不容你有行雲流水的神意的。只因管你的人太多了！

我們樓後的兒童院，那天早晨我去參觀了。正值院裏的小朋友們在上課，有的在寫生字有的在做算學。大家都有點事牽住精神，而忙中偷閒，還暗地傳遞小紙條，偷說偷玩。小手小腳，沒有安靜的時候。這些孩子我都認得，只因他們在上課，我只在後面悄悄的坐着，不敢和他們談話。

不見黑板六個月了，這倒不覺得怎樣。只是看見教員桌上那個又大又圓的地球儀，滿屋裏矮小的桌子椅子，字跡很大的捲角的書：倏時將我喚回到十五年前去。而黑板上寫着的

$$\begin{array}{r} 3 \quad 5 \\ -1 \quad 5 \\ \hline 2 \quad 1 \\ +1 \quad 0 \\ \hline 1 \quad 8 \\ \times 6 \quad 9 \\ \hline \end{array}$$

方程式。以及站在黑板前扶頭思索，將粉筆在手掌上亂畫的小朋友，我看着我更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悵惘。窗外日影徐移，雖不是我在上課，而我呆呆的看着壁上的大鐘，竟有急盼放學的意思。

放學了，我正和教員談話，小朋友們圍攏來將我拉開了。保羅笑問我說，「你們那樓裏也有功課麼？」

我說：「沒有，我們天天只是玩！」彼得笑歎道：「你真是幸運！」

他們也是休養着，却每天仍有四點鐘的功課。我出遊的工夫，只在一定的時間裏，才能見着他們。

喚起我十五年前的事；慚愧！「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的背乘數表等等，我已算熬過去，打過這一關來了！而回想半年前，厚而大的筆記本，滿屋滿架的參考書，教授們流水般的口講，……如今病好了，這生活還必須去過，又是懺然。

這生活還必須去過。不但人管，我也自管。「哀莫大於心死，」被人管的時候，傳遞小紙條偷說偷玩等事，還有工夫做。而自管的時候，這種動機竟絕然沒有。十幾年的訓練，使人絕對的被書本征服了！

小朋友，「幸運？」這兩字又豈易言？

(九) 機器與人類幸福

小朋友一定知道機器的用處和好處，就是省人力，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很重大的工作。

在山中閑居，沒有看見別的機器的機會。而山右附近的農園中的機器，已足使我讚歎。

他們用機器耕地，用機器撒種。以至於刈割等等，都是機器一手經理。那天我特地走到山前去，望見農人坐在汽機上，開足機力，在田地上突突爬走。很堅實的地土，汽機過處，都水浪似的，分開兩邊。不到半點鐘工夫，很寬闊的一片地，都已耕鬆了。

農人從衣袋裏掏出錶來看，便緩緩的撥轉汽機，回到園裏去。我也自轉身。不知為何竟然微笑。農人運用大機器，而小機器的錶，又指揮了農人。我覺得很滑稽！

我小的時候，家園牆外，一望都是麥地。耕種收割的事，是最熟見不過的了。農夫農婦汗流浹背的蹲在田裏，一鋤一鋤的掘，一鐮刀一鐮刀的割。我在旁邊看着，往往替他們吃力，又覺得遲緩的可憐！

兩下裏比起來，我確信機器是增進人類幸福工具。但昨天我對於此事又有點懷疑。

昨天一下午，樓上樓下幾十個病人都沒有睡好！休息的時間內，山前耕地汽機，軋軋的聲滿天地。酷暑的燄下，蒸爐一般熱的床上，聽着單調而枯燥，振耳欲聾的鐵器聲，連續不斷，腦筋完全跟着他顛簸了。焦燥加上震動，真使人有瘋狂的傾向！

樓上下一片喃喃怨聲，却無法使這機器止住。結果我自己頭痛欲裂。樓下那幾個日夜發燒到一百零三，一百零四度的女孩子，我真替她們可憐。更不知她們煩惱到什麼地步！農人所節省的一天半天的工夫，和這幾十個病人，這半日精神上所受的痛苦和損失，比較起來相差遠了！機器又似乎未能增益人類的幸福。

想起幼年，我的書齋，只和麥地隔一道牆。假如那時的農人也用機器，簡直我的書不用念了！

這聲音直到黃昏才止息。我因頭痛，要出去走走，順便也去看看那害我半日不得休息的汽機。——走到田邊，看見三四個農人正站着躊躇，手臂都又在腰上，搖頭歎息。原來機器壞了！這座東西笨重的很，十個人也休想搬得動。只得明天再開一座汽機來拉他。

我一笑就回來了——

(十) 鳥獸不可與同羣

女伴都笑菲玲是個傻子。而她並沒有傻子的頭腦，她的話有的我很喜歡。她說，『和人談話真拘束，不如同小鳥小貓去談。他們不擾亂你，而且溫柔的靜默的聽你說。』

我常常看見她坐在櫻花下，對着小鳥，自說自笑。有時坐在廊上，撫着小貓，半天不動這種行徑，我並不覺得討厭。也許就是因此，女伴才贈她以傻子的徽號，也未可知。

和人談話未必真拘束，但如同生人，大人先生等等，正襟危坐的談起來，却真不能說是樂事。十年來正襟危坐談話的時候，一天比一天的多。我雖也做慣了，但偶有機會，我仍想釋放我自己，這半年我就也常常做傻子了！

第一樂事，就是拔草喂馬。看着這龐然大物，溫馴的磨動他的鬆軟的大口，和齊整的大牙，在你手中喫嚼青草的時候，你覺得他說不盡的嫵媚。

每日山後牛棚，拉着滿車的牛乳罐的那匹四斑白大馬，我每日喂他。乳車停住了，駕車人往廚房裏搬運牛乳。我便慢慢的過去。在我跪伏在櫻花底下，拔那十樣錦的槩子時候，他便側轉那狹長而良善的臉來看我，表示他的歡迎與等待。我們漸漸熟識了。遠遠的看見我，他便抬起頭來。我相信我離開之後，他雖不會說話，他必每日的懷念我。

還有就是小狗了。那隻櫻色的，在和我生分的時候，曾經嚇過我。那一天雪中遊山，出其不意在山頂

遇見他。他追着我狂吠不止，我嚇得走不動。他看我嚇住了，才住了吠，得了勝利似的，垂尾下山而去。我看他走了，一口氣跑了回來。三夜沒有睡好，心脈每分鐘跳到一百十五下。

女伴告訴我，他是最可愛的狗，從來不咬人的。以後再遇見他，我先呼喚他的名字，他竟搖尾走了過來。自後每次我遊山，他總是前前後後的跟着走。山林中雪深的時候，光景很冷靜。他總算助了我不少的膽子。

此外還有一隻小黑狗。尤其跳盪可愛。一隻小白狗，也很馴良。

我從來不十分愛貓。因為小貓很帶狡獪的樣子，又喜歡抓人。醫院中有一隻小黑貓；在我進院的第二天早起剛開了門。她已從門隙塞進來，一躍到我床上，悄悄的便伏在我的懷前。眼睛慢慢的閉上，很安穩的便要睡着。我最怕小貓睡時呼吸的聲音！我想推她，又怕她抓我。那幾天我心裏又難過，因此愈加焦燥。幸而看護婦不久便進來！我皺眉叫她抱出這小貓去。

以後我漸漸的也愛她了。她並不抓人？當她仰臥在草地上，用前面兩隻小爪，撥弄着玫瑰花葉自驚自跳的時候，我覺得她充滿了活潑和歡悅。

小鳥是怎樣的玲瓏嬌小呵！在北京城裏，我只看見老鴉和麻雀。有時也看見啄木鳥。在此卻是雪未化盡，鳥兒已成羣的來了。最先的便是青鳥。西方人以青鳥為快樂的象徵，我看最恰當不過。因為青鳥鳴聲中，婉轉的報着春的消息。

知更雀的紅胸，在雪地上，草地上站着，都極其鮮明。小蜂雀更小到無可苗條。從花梢飛過的時候，竟要比花還小。我在山亭中有時抬頭瞥見，只屏息靜立，連眼珠都不敢動。我似乎恐怕將這弱不禁風的小仙子驚走了。

此外還有許多毛羽鮮麗的小鳥，我因找不出他們的中國名字，只得闕疑。早起朝日未出已滿山滿谷的

起了輕美的歌聲。在朦朧的曉風之中，欹枕傾聽，使人心魂俱靜。春是鳥的世界「以鳥鳴春，」和，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這兩句話，我如今澈底的領略過了！

我們幕天席地的生涯之中，和小鳥最相親愛。玫瑰和丁香叢中更有青鳥和知更雀的巢。那巢都是築得極低，一伸手便可觸到。我常常去探望小鳥的家庭，而我却從不做偷卵捉雛等等，破壞他們家庭幸福的事。我想到我自己不過是暫的離家，我的母親和父親已這樣的牽掛。假如我被人捉去，關在籠裏，永遠不得回來呢，我的父親母親豈不心碎？我愛自己，也愛雛鳥，我愛我的雙親，我也愛雛鳥的雙親！

而且是怎樣有趣的事，你看小鳥破殼出來，很黃的小口，毛羽也很稀疏，覺得很醜。他們又極其貪吃，終日張口在巢裏啾啾的叫，累得他母親飛去飛回的忙碌。漸漸的長大了，他母親領他們飛到地上。他們的毛羽很蓬鬆，兩隻小腿蹣跚的走，看去比他們的母親還肥大。他們很傻的樣子，茫然的只跟着母親亂跳。母親偶然啄得了一條小蟲，他們便紛然的過去，啾啾的爭着吃。早起母教給他們歌唱，母親的聲音極婉轉，他們的聲音，却很憨澀。這幾天來，他們已完全的會飛了，會唱了，也知道自己覓食，不再累他的母親了。前天我去探望他們時，這些雛鳥已不在巢裏，他們已築起新的巢了，在離他們的父母的巢不遠的枝上。她們常常來看他們的父母的。

還有蟲兒也是可愛的。藕合色的小蝴蝶；背着圓殼的蝸牛；嗡嗡的蜜蜂；甚至於水裏每夜亂唱的青蛙；在花叢中閃爍的螢蟲；都是極溫柔，極其孩氣的。你若愛他，他也愛你們。因為他們喜愛小孩子。大人們太忙，沒有工夫和他們玩。

南 歸

——貢獻給母親在天之靈

去年秋天，相自海外歸來，住了一個多月又走了。他從上海十月三十日來信說：『……今天下午到母親墓上去了，下着大雨。可是一到墓上。陽光立刻出來。母親有靈！我照了六張相片。照完相，雨又下起來了。姊姊！上次離國時，母親在床上送我，囑咐我，不想現在是這樣的了！……』

我的最小個憐的海上飄泊的弟弟！我這篇南歸，早就在我心頭，在我筆尖上。只因爲要囑咐你，怕你在海外孤身獨自，無人勸解時，得到這震驚的消息，讀到這一切刺心刺骨的經過。我挽住了如瀾的狂淚，直待到你歸來，又從我懷中走去。在你重過飄泊的生涯之先，第一次參拜了慈親的墳墓之後，我才來動筆！你心下一切都已雪亮了。大家顛慄相顧，都已做了無母之兒，海枯石爛，世界上慈憐溫柔的恩福，是沒有我們的份了！我縱然盡寫出這深悲極慟的往事，我還能在你們心中，加上多少痛楚？我還能在你們心中，加上多少痛楚？

現在我不妨解開血肉模糊的結束，重理我心上的創痕。把心血嘔盡，眼淚傾盡，和你們恣情開懷的一慟，然後大家飲泣收淚，奔向母親要我們奔向的艱苦的前途！

我依據着回憶所及，并參閱藻的日記，和我們的通信，將最鮮明，最靈活，最酸楚的幾頁，一直寫記了下來。我的握筆的手，我的筆兒，怎想到有這樣運用的一天！怎想到有這樣運用的一天！

前冬十二月十四日午，藻和我從城中歸來。客廳桌上放着一封從上海來的電報，我的心立刻震顫了。急忙的將封套折開，上面是『……母親云，如決回，提前更好，』我念完了，抬起頭來，知道眼前一片是沉黑的了！

藻安慰我說：『這無非是母親想你，要你早些回去，決不會怎樣的。』我點點頭。上樓來脫去大衣，只覺得全身戰慄，如冒嚴寒。下樓用飯之先，我打電話到中國旅行社買船票。據說這幾天船隻非常擁擠，須等到十九日順天船上，才有餘位，而且還不好。我說無論如何我是走了的了。即使是豬圈，是狗窩，只要能把我渡過海去，——我也要跪伏幾宵——就這樣去定下了船票。

夕裏如同睡在冰穴中，我時時驚躍。我知道假如不是母親病的危險，父親決不會在火車斷絕，年假未到的時候，催我南歸。他擬這電稿的時候，雖然有萬千的斟酌使詞氣緩和，而背後隱隱的着急與悲哀是掩不住的——藻用了無盡的言語來溫慰我；說身體要緊，無論怎樣在路上，在家裏，過度的悲哀與着急，都與自己母親是無益有害的。這一切我也知道，便飲淚收心的睡了一夜。

以後的幾天，便消磨在收拾行裝，清理剩餘手續之中。那幾天又特別的冷。朔風怒號，樓中沒有一絲暖氣。晚上藻和我總是強笑相對，而心中的怔忡，孤懸，恐怖，依戀，在不語無言之中，只有鐘和燈知道了！

杰還在學校裏，正預備大考。南歸的消息，縱不能瞞他，而提到母親病的推測，我們在他面前，總是很樂觀的。因此他還坦然。天曉得，弟弟們都是出乎常情的信賴我。他以為姊姊一去，母親的病是不會成問題的。可憐的孩子，可祝福的無知的信賴！

十八日的下午四時二十五分的快車，藻送我到天津。這是我們蜜月後的第一次同車，雖然仍是默默的相挨坐着，而心中的甜酸苦辣，不大相同了！窗外是凝結的薄雪，窗隙吹進砭骨的冷風，斜日黯然。我已經覺得腹痛。怕藻着急，不肯說出，又知道說了也沒用，只不住的啣熱茶。七點多鐘到天津，下了月臺，我已痛得走不動了。好容易揮出站來，坐上汽車，遲到國民飯店，開了房間，我一直便躺在床上，藻站在床前眼光中露出無限的驚惶，『你又病了？』我呻吟着點一點頭。——我以後才發現這病是慢性的盲腸炎。

。這病根有十年了，一年要發作一兩次。每次都是痛澈心髓，痛得有時延長至十二小時。行前爲預防途中復發起見，曾在協和醫院仔細驗過，還看不出來。直到以後從上海歸來，又患了一次，醫生才絕對的肯定，在協和開了刀，這已是第二年三月份的事了。——

這夜的痛苦，是逐秒逐分的加緊，直到夜中三點。我神志模糊之中，只覺得自己在床上起伏坐臥，嘔吐，呻吟，連蒸的存在都不知道了。中夜以後，才漸漸的暖和。轉過身來對坐在床邊拍撫着我的藻，作頹乏的慘笑。他也強笑着對我搖頭不叫我言語。慢慢的替我卸下大衣，嚴嚴的蓋上被。我覺得剛一閉上眼，精魂便飛走了！

醒來眼裏便滿了淚；病後的疲乏，臨別的依戀，眼前旅行的辛苦，到家後可能的恐怖的事實，都到心上來了。對床的藻，正做着可憐的倦夢。一夜的勞瘁。我不忍喚醒他，望着窗外天津的黎明，依舊是冷酷的陰天！我思前想後，除了將一切交給上天之外，沒有別的方法了！

這一早晨，我們又相倚的坐着。船是夜裏十時開，藻不能也不敢說出不讓我走的話，流着淚告訴我：『你病得這樣！我是個窮孩子，忍心的丈夫。我不能陪你去；又不能替你預備下好艙位，我讓你自己在這時單身走！……』他說着哽咽了。我心中更是甜酸苦辣，不知怎麼好，又沒有安慰他的精神與力量，只有無言的對泣。

還是藻先振起精神來，提議到梁任公家裏去訪他的女兒周夫人。我無力的贊成了。到那裏蒙他們夫婦邀去午飯。席上我喝了一杯白蘭地酒，覺得精神較好。周夫人對我提到她去年的回國，任公先生的病以及他的死。悲痛沉摯之言，句句使我聞之心驚膽跳，最後實在坐不住，掙扎着起來謝了主人。發了一封報告動身的電報到上海，兩點半鐘便同藻上了順天船。

房間是特別官艙，出乎意外的小！又有大煙窗從屋角穿過。上舖已有一位廣東太太佔住箱兒簍子，堆

滿了一屋。幸而我行李簡單，只一付臥具，一個手提箱。藻替我鋪好了床，我便蹣跚着坐下。他也蹣跚着坐在床邊。門外是笑罵聲，叫賣聲，喧嘩聲，爭競聲；雜着油味垢膩味，煙味，鹹味，陰天味；一片的擁擠，壅塞，紛擾，叫囂！我忍住呼吸，閉着眼睛。藻的眼淚落在我的臉上：「愛！我恨不能跟了你去！這種地方豈是你受得了的！」我睜開眼，握住他的手，「不妨事，我原也是人類中之一！」

直挨到夜中九時，煙囪旁邊的橫床上，又來了一位女客，還帶着一個小女兒。屋裏更加緊張擁擠了，我坐了起來，擺一擺頭髮，告訴藻，「你走罷，我也要睡一歇，這屋裏實在沒有轉身之地了！」因着早晨他說要坐三等車回北平去，又再三的囑咐他，「天氣冷，三等車上沒有汽爐，還是不坐好。和我同甘苦，并不在於這情感用事上面！」他答應了我，便從萬聲雜沓之中擠出去了。

——利滬後他的來信說：「對不起你，我畢竟是坐了三等車。試想我看着你那樣走的，我還有什麼心腸求舒適？即此，我還覺得未曾分你的辛苦於萬一！更有一件可喜的事，我將剩下的車費在市場的舊書攤上，買了幾本書了……」——

這幾天的海行，窗外只看見塘沽的碎裂的冰塊，和大海的洪濤。人氣蒸得模糊的窗眼之內，只聽得人們的嘔吐。飯廳上，柔房連疊聲叫「吃飯咧！」以及海客的談時事聲，涕唾聲，這一百多鐘頭之中，我已置心身於境外，不飲不食，只求能睡。并不敢想到母親的病狀。睡不着的時候，只瞑目遐思夏日蜜月旅行中之西湖莫干山的微藍的水，深翠的竹，以求超脫眼前地獄景況於萬一！

廿二日下午，船緩緩的開進吳淞口，我趕忙起來梳頭著衣，早早的把行裝收拾好。上海仍是陰天！我推測着數小時到家後可能的景況，心靈上只有戰慄，只有祈禱！江上的風吹得蕭蕭地。寒星般的萬船樓頭的燈火，照映在黃昏的深黑的水上，畫出彎顛的長紋。晚六時船才緩緩的停在浦東。我又失望，又害怕，孤身旅行，這還是第一次。這些海盜似的脚夫和接水，我連和他們說話的胆量都沒有，只把門緊緊的關住

，等候家裏的人來接。直等到七時半，客人們都已散盡，連茶房都要下船去了。無可奈何，才開門叫住了一個中國旅行社的接客，請他照應我過江。

我坐在顛簸的擺渡上，在水影燈光中，只覺得不時搖過了黑而高大的船舷下，又越過了幾隻橫渡的白篷帶號碼的小船。在料峭的寒風之中，淋漓精溼的石階上，踏上了外灘。大街樓頂廣告上的電燈聯成的字仍舊追逐閃爍着。電車仍舊是隆隆不絕的往來的走着。我又已到了上海！萬分昏亂的登上旅行社運箱子的汽車，連人帶箱子從幾個又似迅速又似疲緩的轉彎中，便到了家門口。

按了鈴，元來開門。我頭一句話，是「太太好了麼？」他說，「好一點了，」我顧不得說別的，便一直往樓上走。父親站在樓梯的旁邊接我。走進母親屋裏，華坐在母親床邊，看見我站了起來。小菊倚在華的膝旁，含羞的水汪汪的眼睛直望着我。我也顧不得抱她，我俯下身去，叫了一聲「媽！」看母親時，真病得不成樣子了！所謂「骨瘦如柴」者，我今天才理會得！比較兩月之前，她彷彿又老了二十歲。額上似乎也黑了。氣息微弱到連話也不能說一句，只用悲喜的無主的眼光看着我……

父親告訴我電報早接到了。涵帶着苑從下午五時便到碼頭去了，不知爲何沒有接着。這時小菊在華的推挽裏，撲到我懷中來，叫了一聲姑姑。小臉比從前豐滿多了，我抱起她來，一同伏到母親的被上。這時我的眼淚再也止不住了，趕緊回頭走到飯廳去。

涵不久也回來了，臉凍得通紅——我這時方覺得自己的腿腳，也是冰塊一般的僵冷。——據說是在外灘等到七時。急得不耐煩，進到船公司去問，公司中人待答不理的說：「不知船停在那裏，也許是沒有到罷！」他只得轉了回來。

飯桌上大家都默然。我略述這次旅行的經過，父親凝神看着我，似乎有無限的過意不去，華對我說發電叫我以後，才告訴母親的。只說是我自己要來。母親不言語，過一會子說：「可憐的，她在船上也許時

刻提心吊膽的想到自己已是沒娘的孩子！」

飯後滿華夫婦回到自己的屋裏去。我同父親坐在母親的床前。母親半閉着眼，我輕輕的替她拍撫着。

父親悄聲的問：「你看母親怎樣？」我不言語，父親也默然，片晌，歎口氣說「我也看着不好，所以打電報叫你，我真覺得四無依傍——我的心都碎了！……」

此後的半個月，都是侍疾的光陰了。不但日子不記得，連晝夜都分不清楚了！一片相連的是母親仰臥的瘦極的懸容；清醒時低弱的語聲和憔悴的微笑；窗外的陰鬱的天；壁爐中發爆的煤火；淒絕靜絕的半夜爐台上滴答的鐘聲；黎明時四壁蕭然的灰色；早晨開窗小立時溼濛的朝霧！在這些和淚的事實之中，我如同一個無告的孤兒，獨自赤足拖踏過這萬重火燄！

在這一片昏亂迷糊之中，我只記得侍疾的頭幾天。我是每天晚上八點就睡，十二點起來直至天明。起來的時候，總是很冷。滿和垂摩牽着憂愁的倦眼，和我交替。我站在壁爐邊穿衣裳，母親慢慢的側過頭來說，「你的衣服太單薄了，不如穿上我的黑綢駝絨袍子，省得凍着，我答應了，她又說，「我去年頭一次見藻，還是穿那件袍子呢。」

她每夜四時左右，總要出一次冷汗，出了汗就額上冰冷。在那時候，總要喝兩盞北麥湯據說是止汗滋補的。我恐她受涼，又替她縫了一塊長方的白絨布，輕輕的圍在額上。母親閉着眼微微的笑說，「我像觀世音了。」我也笑說，「也像聖母呢！」

因着骨痛的關係，她躺在床上，總是不能轉側。她瘦得只剩一把骨了，褥子嫌太薄，被又嫌太重。所以褥子底下，墊着許多棉花枕頭，鴨絨被等，上面只蓋着一層薄薄的絲棉被頭，她只仰着臉在半靠半臥的姿勢之下，過了我和她相親的半個月，可憐的病弱的母親！

夜深人靜，我假臥在她的枕旁。若是她精神較好，就和我款款的談話。語音輕得似天半響來，在半朦

離半追憶的神態之中，我看她的石像似的臉，我的心緒和眼淚都如潮湧上。她談着她婚後的睽離和甜蜜的生活。談到幼年失母的苦況，最後便提到她的病，她說，「我自小千災百病的，你父親常說，「你自幼至今吃的藥，總集起來，發開一間藥房的了。」真是我萬想不到，我會活到六十歲！男婚女嫁，大事都完了。人家說，「久病床前無孝子，」我這次病了五個月，你們真是心力交瘁！我對於我的女兒，兒子，媳婦，沒有一毫的不滿意。我只求我快快的好了，再享兩年你們的福……」我們心力交瘁，能報母親的恩慈於萬一麼？母親這種過分愛憐的話語，使聽者傷心得骨髓都碎了！

如天之福，母親臨終的病，並不是兩月前的骨瘋。可是她的老病「胃痛」和「咳嗽」又回來了。在每半小時一吃東西之外，還不住的要服藥，如「胃活」「止咳丸」之類。而且服量要每次加多。我們知道這些藥品都含有多量的麻醉性的，起先總是竭力阻止她多用。幾天以後，爲着她的不能支柱的痛苦，又漸漸的知道她的病是沒有痊愈的希望。只得咬着牙，忍着心腸，順着她的意思，狂下這種猛劑，節節的暫時解除她突然襲擊的苦惱。

此後她的精神愈加昏弱了，日夜在半醒不醒之間。却因着咳嗽和胃痛，不能睡得沉穩。總得由滿用手用力的替她揉着，並且用半催眠的方法，使她入睡。十二月二十四夜，是基督降生之夜。我伏在母親的床前，終夜在所禱的狀態之中！在人力窮盡的時候，宗教的倚天祈命的高潮，淹沒了我的全意識。覺得我的心骨一縷勃勃上騰，似乎是哀求聖母，體卹到嬰兒愛母的深情，而賜予我以相當的安慰。那夜街上的歡呼聲，爆竹聲，隔窗看見我們外國鄰人的燈彩輝煌的聖誕樹，孩子們快樂的歌唱跳躍，在我淚眼模糊之中，都是針針的痛刺！

半夜裏父親低聲和我說，「我看你母親的身後一切該預備了。舊式的種種規矩，我都不懂。而且我看也沒有盲從的必要。關於安葬呢——你想還回到故鄉去麼？山遙水隔的，你們輕易回不去，年深日久，倒

荒涼了，是不是？不過這須探問你母親的意思。」我說，「父親說出這話來，是最好不過的了。本來這些迷信禁忌的辦法，我們所以有時曲從，都是不忍過拂老人家的意思。如今父親既不在乎這些，母親又是個最新不過的人。縱使一切犯忌都有後驗，只要母親身後的事能舒舒服服的辦過去，千災五毒，都臨到我們四個姊弟身上，我們也是甘心情願的！」

——第二天我們便託了一符親戚到萬國殯儀館接洽一切。銅棺也是父親和我親自選定的這些以後在我寄藻和杰的信中，都說得很詳細。——

這樣又過了幾天。母親有時稍好，微笑的躺着。小菊爬到枕邊，捧着母親的臉叫「奶奶」華和我坐在床前。談到秋天母親骨痛的時候，有時在在床上休息，有時坐在廊前大椅上曬太陽，旁邊几上總是供着一大瓶菊花。母親說，「是的，花朵兒是越看越鮮。永遠不使人厭倦的，病中陽光從窗外進來，照在花朵上，我心裏便非常的歡暢！」母親這種愛好天然的性情，在最深的病苦中，仍是不改。她的骨痛，是由指而臂，而肩背，而膝骨，漸漸下降，全身僵痛，日夜如在桎梏之中，偶一轉側，都痛徹心腑。假如我是她，我要痛哭，我要狂呼，我要咒詛一切，棄擲一切。而我的最可敬愛的母親，對於病中的種種，仍是一樣的接受，一樣的溫存，對於兒女，沒有一句性急的話語；對於奴僕，却更加一倍的體卹慈憐。對於這些無情的自然如陽光，如花卉，在她的病的靜息中，也加倍的溫煦馨香。這是上天賜予，惟有她配接受享用的一段恩福！

我們知道母親決不能過舊歷的新年了，便想把陽歷的新年，大大的點綴一下，一清早起來，先把小菊打扮了，穿上大紅緞子棉袍，抱到床前，說給奶奶拜年。桌上擺上兩盞大福橋，爐台窗台上的水仙花管，都用紅紙條束起。又買了十幾盞小紅紗燈，掛在床角上，爐台邊電燈下。我們自己也略略的粧扮了，——我那時已經有十天沒有對鏡梳掠了！我覺得平常過年，我們還沒有這樣的起勁！到了黃昏我將十幾盞紗燈

點起掛好之後，我的眼淚，便不知是從那裏來的，一直流個不斷了！

有誰經過這種的痛苦？你的最愛的人，抱着最苦惱的病，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從你的腕上消逝；同時你要伴歡詭笑的在旁邊伴着，守着，聽着，看着，一分一秒的愛惜恐懼着這同在的光陰！這樣的生活，能使青年人老，老年人死，在天堂上的人，下了地獄！世間有這樣痛苦的人呵，你們都有了我的最深極厚的同情！

裁縫來了，要裁做母親裝束的衣裳。我悄悄的把他帶到三層樓上。母親平時對於穿著，是一點不肯含糊的。好的時候遇有出門，總是要穿的衣服，比了又比，看了又看，廢了又廢。所以這次我對於母親的壽衣的材料，顏色，式樣，尺寸，都不厭其詳的叮嚀囑咐了。告訴他都要和好人的衣裳一樣的做法。若含糊了要重做的。至於外面的袍料，帽子，襪子，手套等，都是我偷出睡覺的時間來，自己去買的，那天上海冷極，全市如冰，而我的心靈。更有萬倍的僵凍！

回來脫了外衣。走到母親跟前。她今天又略好了些，問我，「睡足了麼？」我笑說，「睡足了。」因又談起父親的生日快到了。——陽歷一月三日，陰歷十二月四日——父親是在自己生日那天結婚的，因着母親病了，父親會說過不做生日，而父母親結婚四十年的紀念，我們却不能不慶祝。這時父親涵華等都在床前大家湊趣談笑。我們便故作嬌癡的伴問母親做新娘時的光景。母親也笑着，眼裏似乎閃爍着青春的光輝。她告訴我們結婚的儀式，贈嫁的妝奩，以及佳禮那天怎樣的被花冠壓得頭痛。我們都笑了。爬在枕邊的小菊看見大家笑，也莫名其妙的大聲嬌笑。這時，眼前一天的悲懷。似乎都忘却了。

第二天晚上為父親祝壽。這天母親又不好，她自己對我說：「我這病恐怕不能好了，我從前看彈詞，每到人臨危的時候總是說『一日輕來一日重，一日添症八九分。』便是我此時的景象了。」我們都忙笑着解釋，說是天氣的關係，今天又冷了些。母親不言語。但她的咳嗽，愈見艱難了，吐一口痰，都得有人使

勁的替她按住胸口，胃痛也更劇烈了，每次痛起，面色慘變。——晚上，給父親拜壽的子侄輩都來了。滿和華忙着在樓下張羅。我仍舊守在母親旁邊。母親不住的催我，快擻擻頭，換換衣服，下樓去給父親拜壽。我含着淚答應了。草草的收拾畢，下得樓來，只見見壽堂上紅燭輝煌，父親坐在上面，右邊並排放着一張空椅子我一跪下，眼淚突然的止不住了，一翻身趕緊就上樓去。大家都默然相視無語。

夜裏母親忽然對我提起她自己兒時侍病的事了：『你比我有福多了，我十四歲便沒有母親！你外祖母是癆病，那年從九月九臥床，就沒有起來。到了臘八就去世了，病中都是你舅舅和我輪流伺候着。我那時還小，只記得你外祖母半夜噁了氣，你外祖父便叫老媽子把我背到前院你叔祖母那邊去了。從那時起，我便沒娘的孩子了。』她歎了一口氣，『臘八又快到了。我那時真不知說什麼好。母親又說：『杰還不回來——算命的說我只有兩孩子送終，有你和涵在這裏，我也滿意了。』

父親也坐在一邊，慢慢的引她談到生死，談到故鄉的塋地。父親說：『平常我們所說的「狐死首邱，其實也不是……』母親便接着說，『其實人死了，只剩一個軀殼，丟在那裏都是一樣。何必一定要千山萬水的運回去，將來糊口四方的子孫們也照應不着。』

現在回想，那時母親對於自己的病勢，似乎還模糊。而我們則已經默曉了。在輪替休息時間內，背着母親，總是以眼淚洗面。我知道我的枕頭永遠是溼的。到了時候，走到母親面前，却又強笑着，談些不要緊的寬慰的話。涵從小是個渾化的人。往常母親病着，他並不會怎樣的小心伏侍。這次他却使我有無限的驚奇！他靜默得像醫生，體貼得像保姆。我在旁靜守着，看他喂橘汁，按摩，那樣子不像兒子伏侍母親，竟像父親調護女兒！他常對我說，『病人最可憐，像小孩子，有話說不出來。』他說着眼眶便紅了。

這使我如何想到其餘的兩個弟弟！杰是夏天便到塘沽工廠實習去了。母親的病態，他算是一點沒有看見。楫是十一月中旬走的。海上漂流，明年此日，也不見得會回來。母親對於楫，似乎知道是見不着了，

並沒有怎樣的念道他。却常常的問起杰，「年假快到了，他該回來了罷？」一天總問起三四次，到了末幾天，他說，「他知道我病，不該不早回！做母親的一生一世的事……」我默然，母親那裏知道可憐的杰，對於母親的病還一切蒙在鼓裡呢！

十二月三十一夜，除夕。母親自己知道不好，心裏似乎很着急，一天對我說了好幾次，「到底請個大醫生來看一看，是好在壞，也叫大家定定心。」其實那時隔一兩天，總有醫生來診。照樣的打補針，開止咳的藥，母親似乎厭煩了。我們立刻商量去請V大夫，是上海最有名的德國醫生，秋天也替她看過的。到了黃昏，大夫來了。我接了進來，他還認得我們，點首微笑。替母親聽聽肺部，又慢慢的扶她坐下，便走到桌前。我頭髮的問，「怎麼樣？」他回頭看了看母親，「病人懂得英文麼？」我搖一搖頭，那時心膽已裂！他低聲說，「沒有希望了，現時只圖她平等的度過最後的幾天罷了！」

本來是我們意識中極明瞭的事，却經大夫一說破，便似乎全幕揭開了。一場悲慘的現象都跳躍了出來！送出大夫，在甬道上，華和我都哭了，却又趕緊的彼此勸說，「別把眼睛哭紅了，回頭母親看出，又惹她害怕傷心。」我們拭了眼淚，整頓起笑容，走進屋裏，到母親床前說，「醫生說不妨事的，只要能安心靜息，多吃東西，精神健朗起來，就慢慢的會好了。」母親點一點頭。我們又說，「今夜是除夕，明天過新歷年了，大家守幾罷。」

領略人生，可是一件容易事？我曾說過種種無知，癡愚，狂妄的話語，我說，「我願遍管人生中的各趣，人生中的各趣，我都願遍管。」又說，「領略人生，要如滾針氈，用血肉之軀，去遍挨遍管，要他針針見血。」又說，「哀樂悲歡，不盡其致時，看不出生命之神秘與偉大。」其實所謂之「神秘」「偉大」都是未經理想企望的言詞；過來人自欺解嘲的話語！我寧可做一個麻木，白癡，渾噩的人，一生存安樂，卑怯，依賴的環境中過活。我不願知神秘，也不必求偉大！

話雖如此，而人生之逼臨，如狂風驟雨。除了低頭閉目戰慄承受之外，沒沒半分方法。待到雨過天晴，已另是一個世界。地上只有衰草，只有落葉，只有曾經風雨的凋零的軀殼與心髓。霎時前的濃郁的春光，已成隔世！那時你反要自喜！你會有何福德，能享受了從前種種怡然暢然，無識無憂的生活！

我再不要領略人生，也更不要領略如十九年一月一日之後的人生！那種心靈上慘痛，臉上含笑的生活，會碾我成微塵，絞我為液汁。假如我能為力，當自此斬情絕愛，以求免重過這神的生活，重受這種的苦惱！但這又有誰知道！

一月三日，是父親的正壽日，早上便由我自到市上，買了些零吃的東西，如果品，點心，薰魚，燒鴨之類。因為我們知道今晚的筵席，只為的是母親一人，吃起整桌的菜來，是要使她勞乏的。到了晚上。我們將紅燈一齊點起；在她床前，擺下一個小圓桌，桌上滿滿的分佈着小碟小盤；一家子團團的坐下。把父親推坐在母親的旁邊，笑說，「新郎來了。」父親笑着，母親也笑了！她只管了一點菜，便搖頭叫「撤去罷，你們到前屋去痛快的吃，讓我歇一歇。」我們便把父親留下，自己到前頭匆匆的胡亂的用了飯。到我回來，看見父親倚在枕邊母親朦朦朧朧的似乎睡着了，父親眼裏滿了淚！我知道他覺得四十年的春光，不堪回首了！

如此過了兩夜。母親的痛苦，又無限量的加增了。肺部狂熱，無論多冷，被褥是裊在胸下，爐火的火焰。也隔絕不使照在臉上（這總使我想到了小青傳中之「痰灼肺然，見粒而嘔」兩語）每一轉動，都喘息得接不過氣來。大家的恐怖心理，也無限量的緊張了。我只記得我日夜口裏只誦祝着一句祈禱的話，是：「上帝接引這純潔的靈魂！」這時我反不願看母親多延日月了，只求她能恬靜平安的解脫了去！到了夜半，我仍半跪半坐的伏在她床前，她看着我喘息着說：「辛苦你了……等我的事情過去了，你好好的睡幾夜，便回到北京去，那時什麼事都完了。」母親把這件大事說得如此平凡，如此穩靜！我每次回想，只有這幾

句話最動我心！那時候我也不敢答應，喉頭已被哽咽塞住了！

張媽在旁邊，撫慰着我。母親似乎又入睡了。張媽坐在小凳上，悄聲的和我談話，她說：『太太永遠是這樣疼人的！秋天養病的時候，夜裏總是看通宵的書，叫我只管睡去。半夜起來，也不肯叫我。我說，『您可別這樣自己掙扎，回頭揮着不是玩的，』她也不聽。她到天亮才能睡着。到了少奶奶抱着菊姑娘過來，才又醒起。』

談到母親看的書，真是比我們家裏什樣人的都多。從小說，彈詞，到雜誌，報紙，新的舊的，創作的，譯述的，她都愛看，平常好的時候，天天夜裏，不是做活計，就是看書。總到十一二點才睡。晨興絕早，梳洗完畢，刀尺和書，又上手了，她的針線匣裏，總是有書的。她看完了又喜歡和我們談論，新穎的見解，總使我們驚奇。有許多新名詞，我們還是先從她口中聽到的，如『普羅文學』之類。我常默然自慚，覺得我們在新思想上反像個遺少，做了落伍者！

一月五夜，父親在母親床前。我困倦已極，側臥在父親床上打盹，被母親呻吟驚醒。似乎母親和父親大聲爭執，我趕緊起來，只聽見母親，『你行行好罷，把安眠藥遞給我，我實在不願意再俄延了！』那時母親戰戰呻吟着，面紅氣喘。我知道她的痛苦，已達極點！他早就告訴過我，當她骨痛的時候，會私自寫下安眠藥名，藏在袋裏，想到了痛苦至極的時候悄悄的叫人買了，全行服下，以求解脫——這時我急忙走到她面前，萬般的勸說哀求。她搖頭不理我，只看着父親。父親呆站了一會，回身取了藥瓶來，倒了兩丸，放在她嘴裏，她連連使勁搖頭，喘息着說，『你也真是……又不是今後就見不着了！』這句話如同與斧削似的父親眉頭一皺，那慘肅的神宇，使我起慄。他猛然轉身，又放了幾粒藥丸在她嘴裏。我神魂俱失，飛也似的過去攀住父親的臂兒，已來不及了！母親已經吞下藥，閉上口，垂目低頭，彷彿要睡。父親頹然坐下，頭枕在她肩旁，淚下如雨。我跪在床邊，欲呼無聲，只緊緊的牽着父親的手，凝望着母親的睡臉。

。四周慘默，只有時鐘滴滴的聲音。那時是夜中三點，我和父親戰慄着相倚至晨四時。母親睡容慘淡，呼吸漸漸急促，不時的乾咳，仍似日間那種咳不出來的光景，兩臂向空抱捉。我急忙悄悄的去喚醒華和涵，他們一齊驚起，睡眼朦朧的走到床前，看見這景象，都急得哭了。華便立刻要去請大夫，要解藥，父親含淚搖頭。涵過去抱着母親，替她撫着胸口，我和華各抱着她一隻手，不住的在她耳邊輕輕的喚着。母親如同失了知覺似的，垂頭不答。在這種狀態之下，延至早晨九時，直到小菊醒了，我們抱她過來爬到母親床上，教她抱着母親的頭，搖撼着頻頻的喚着『奶奶。』她喚了有幾十聲，在她將要急哭了的時候。母親的眼皮，微微一動。我們都躍然驚喜，圍攏了來，將母親輕輕的扶起。母親仍是朦朧朧朧的，只眼皮不時的動着。在這種狀態之下，又延至下午四時。這一天的功夫，我們也沒有梳洗，也不飲食，只圍在床前，懸空掛着恐怖希望的心！這一天比十年還要長，一家裏連雀鳥都住了聲息！

四時以後母親才半睜開眼，長呻了一聲，說『我要死了！』她如同從濃睡中醒來一般，抬眼四下裏望着。對於她服安眠藥一事，似乎全不知道。我上前抱着母親，說『母親睡得好罷？』母親點點頭，說『餓了！』大家趕緊將久炖在爐上的雞露端來，匙一匙的送在她嘴裏。她喝完了又閉上眼休息着。我們才歡喜的放下心來，那時才覺得飢餓，便輪流去吃飯。

那夜我倚在母親枕邊，同母親談了一夜的話。這便是三十年來末一次的談話了！我說的話多，母親大半是聽着。那時母親已經記起了服藥的事，我款款的說，『以後無論怎樣，不能再起這個服藥的念頭了！母親那種咳不出來，兩手抓空的光景，別人看着，難過不忍得肝腸都斷了。涵弟直哭着說『可憐母親不知是要誰？有多少話說不出來！』連小菊也都急哭了母親看……』母親聽着，半晌說『我自己一點不覺得痛苦，只如同睡了一場大覺。』

那夜，輕柔得像湖水，縹緲得像煙霧。紅燈放着溫暖的光。父親倦乏之餘，睡得十分甜美。母親精神

似乎又好，又是微笑的聖母般的瘦白的臉。如同母親死去復生一般，喜樂充滿了我的四肢，我說了無數的憨癡的話；我說着我們歡樂的過去，完全的現在，繁衍的將來，在母親迷糊的想像之中，我建起了七寶莊嚴之樓閣。母親喜悅的聽着，不時的參加兩句。……到此我愛時光倒流，我要詛咒一切，一逝不返的天色已漸漸的大明了！

一月七晨，母親的痛苦已到了終極了！她厲聲的拒絕一切飲食。我們從來不曾看見過母親這樣的變色，覺得又害怕，又胆怯，只好慢慢輕輕的勸說，她總是閉目搖頭不理，只說，『放我去罷，叫我多捱這幾天痛苦做什麼！』父親驚醒了，起來勸說也無效。大家只能圍站在床前，看着她苦痛的顏色，聽着她悲慘的呻吟！到了下午，她神志漸漸昏迷，呻吟的聲音也漸漸微弱。醫生來看過，打了一個安眠止痛的針。又撥開她的眼臉，用手電燈照了照，她的眼光已似乎散了！

這時我如同癡了似的。一下午只兩手抱頭，坐在爐前，不言不動，也不到母親跟前。只涵和華兩個互相依傍的，戰慄的，在床邊坐着。涵不住的剝着橘子，放在母親嘴裏，母親閉着眼都吸嚥了下去。到了夜九時，母親臉色更慘白了。頭搖了幾搖，呼吸漸漸急促。涵連忙喚着父親。父親伏在床前，抱着母親在腕上。這時我才從爐旁慢慢的回過頭來，淚眼模糊裏，看見母親鼻子兩邊的肌肉，重重的抽縮了幾下，便不動了。我突然站起過去，抱住母親的臉，覺得她鼻尖已經冰涼。涵俯身將他的銀錶，輕輕的放在母親鼻上，戰兢的拿起一看，錶亮上已沒有了水氣。母親呼吸已經停止了。他突然回身，兩臂抱着頭大哭起來。那時正是一月七夜九時四十五分。我們從此是無母之人了，嗚呼痛哉！

關於這以後的事，我在一月十一晨寄給藻和杰的信中，說的很詳細，照錄如下：

『親愛的杰和藻：

我在再四思維之後，才來和你們報告這極不幸極悲痛的消息。就是我們親愛的母親，已於正月七夜與

這苦惱的世界長辭了！她並沒有多大的痛苦，只如同一架極玲瓏的機器，走的日子多了，漸漸停止。她死去時是那樣的柔和，那樣的安靜。那快樂的笑着，使我們竟不敢大聲的哭泣，彷彿恐怕驚醒她一會。那時候是夜中九時四十五分。那日是陰歷臘八。也正是我們的外祖母，她自己親愛的母親，四十六年前離世之日！

至於身後的事呢，是你們所想不到那樣莊嚴。清貴，簡單。當母親病重的時候，我們已和上海萬國殯儀館接洽清楚，在那裏預備了一具美國的鋼棺。外面是銀色凸花的，內層有整塊的玻璃蓋子，白綾捏花的裹子。至於衣食鞋帽一切，都是我去備辦的，件數不多，却和生人一般的齊整講究。……

經過是這樣；在母親辭世的第二天早晨，萬國殯儀館便來一輛汽車，如同接送病人的臥車一般，將遺體運到館中。我們一家子也跟了去。當我們在休息室等候的時候，他們在樓下用藥水灌洗母親的身體。下午二時已收拾清楚，安放在一間紫色的屋子裏，用花圈繞上，旁邊點上一對白燭。我們進去時，肅然的連眼淚都沒有了！堂中莊嚴，如入寺殿。母親安穩的仰臥在矮長榻之上，深棧色的錦被之下，臉上似乎由他們略用些美容術，覺得比尋常還好看，我們俯下去俄着母親的臉。只覺冷徹心腑，如同石膏製成的慈像一般！我們開了門，親友們上前行禮之後，便輕輕將母親舉起，又安穩的裝入棺內，放在白綾簇花的枕頭上，齊肩置上一床紅緞繡花的被，蓋上玻璃蓋子。棺前仍舊點着一對高高的白蠟。紫絨的桌罩下立着一個銀十字架。母親慈愛純潔的靈魂。長久依傍在上帝的旁邊了！

五點多鐘諸事已畢。計自逝世至入殮，才用十七點鐘。一切都靜默，都莊嚴，正合母親的身分。客人散盡，我們回家來，家裏已灑掃清楚。我們穿上灰衫，繫上白帶，爲母親守孝家裏也沒有靈位。只等母親放大的相片送來後，便供上鮮花和母親愛吃的果子，有時也焚上香。此外每天早晨合家都到殯儀館，圍立在棺外，隔着玻璃蓋子，瞻仰母親如睡的慈顏！

這次辦的事，大家親友都贊成，都體諒，以爲是沒有半分糜費。我們想母親在天之靈一定會喜歡的。異地各戚友處都已用電報通知。捐弟那裏；因爲他遠在海外，環境不知怎樣，萬一他若悲傷過度，無人勸解，可以暫緩告訴。至於杰弟，因爲你病，大考又在即。我們想來想去，終以爲恐怕這消息是終久瞞不住的，倘然等你回家以後，再突然告訴，恐怕那時突然的悲痛和失望，更是難堪。杰弟又是極懂事極明白的人。你是母親一塊肉，愛惜自己，就是愛母親。在考試的時候，要鎮定，就凡事就序，把書考完再回來，你別忘了你仍舊是能看見母親的！

我們因爲等你，定二月二日開弔，三日出殯。那萬國公墓是在虹橋路。草樹葱籠，地方清曠，同公園一般。上海又是中途，無論我們下南上北，或是到國外去，都是必經之路，可以隨時參拜，比回老家去好多了。

藻呢，父親和我都十二分希望他還能來。母親病時會說，『我的女婿，不知我還能見着他否？』你如能來，還可以見一見母親。父親又愛你，在悲痛中有你在，是個慰安。不過我顧念到你的經濟問題，一切由你自己斟酌。

這事的始末是如此了。涵仍在家裏，等出殯後再上南京。我們大概是都上北京去。爲的是父親雖我們近些，可以照應，杰弟要辦的事很多，千萬要愛惜精神，遏抑感情，儲蓄力量這方是孝。你看我寫這信時何等安靜，穩定？杰弟是極有主見的人，也當如此，是不是？

此信請留下，將來寄楫！

永 愛你們的冰 正月十一晨

我這封信雖然寫的很鎮定而實際上感情的激動，並不是如此！一月七夜，九時四十五分以後，在茫然昏然之中，涵，華和我都很早就寢。似乎積勞成倦，睡得都很熟。只有父親和幾個表兄弟在守着母親的

遺體。第二天早起，大家亂烘烘的從三層樓上，取下預備好的白布衫，穿罷相顧，不禁失聲！下得樓來，又看見飯廳桌上，擺着廚司務從早市帶來的一筐蜜橘是我們昨天黃昏，在廚司務回家時，吩咐他買回給母親吃的。才有多少時候？蜜橘買來，母親已經去了！

小菊穿着白衣，繫着白帶，白鞋白襪，帶着小藍呢白邊帽子，有說不出的飄逸和可愛。在殯儀館大家沒有工夫顧到她。她自在母親榻旁，摘下花圈上的花朵玩耍，等到黃昏事畢回來，上了樓，盡了梯級。正在大家徬徨無主，不知往那裏走，不知說什麼好的時候，她忽然大哭說，「找奶奶，找奶奶。奶奶那裏去了！怎麼不回來了！」抱着她的張媽，忍不住先哭了，我們不由自主的號啕大哭起來。

吃過晚飯，父親很早就睡下了。涵華和我在父親床前爐邊，默然的對坐。只見爐台上時鐘的長針，在淒清的滴答聲中，徐徐移動。在這針徐徐的將指到九點四十分的時候，涵突然站起，將鐘擺停了，說「姊姊，我們睡罷！」他頭也不回，便走了出去。華和我望着他的背影，又不禁滾下淚來。九時四十五分！又豈只是他一個人，不忍再看見這爐台上的鐘，再走到九時四十五分！

天未明我就忽然醒了。聽見父親在牀上轉側。從前窗下母親的床位，今天從那裏透進微明來。那個床沒有了，這屋裏是無邊空虛，空虛，千愁萬緒，都從曉枕上提起。思前想後似乎世界上一切都臨到盡頭了！

在那幾天內，除了幾封報喪的信之外，關於母親，我並沒有寫下半個字。雖然有人勸我寫哀啓，我以為不但是「語無倫次」之中，不能寫出什麼來，而且「先慈體素弱」一類的文字，又豈能表現母親的人格於萬一？母親的聰明正直，慈愛溫柔，從她做孫女兒起，至做祖母止，在她四圍的人對她的疼憐，眷戀，愛戴，這些情感，在我知識內外的，在人人心中都是篇篇不同的文字了，受過母親調理，栽培的兄弟姊妹，個個都能寫出一篇最真摯最沉痛的哀啓。我又何必來敷衍一段，使他們看了覺得不完全不滿意的東西？

雖然沒有寫哀啓，我却在我父親下淚擱筆之後，替他湊成一副輓聯。我覺得那却是字字真誠，能表現那時一家的情感！聯語是：『多養全賴卿賢，五個月病榻呻吟，最可憐嬌兒愛婿死別生離，幾輩傷心失慈母。』

晚近方知我老，四十載春光頓歇，那忍看釋孫弱媳，承歡強笑，舉家和淚過新年。』

在那幾天內。除了每天清晨，一家子從寓所走到殯儀館參謁母親的遺容之外，我們都不出門，從殯儀館歸來，照例是陰天。進了屋子，剛擦過的地板，剛旺上來的爐火——脫了外面的衣服，在爐邊一坐，大家都覺得此心茫茫無處安放！我那幾天的日課，是早晨看書，做活計。下午多有戚友來看，談些時事，一天也就過去。到了夜裏，不是呆坐，就是寫信，夜中的心情，現在追憶已模糊了，爲寫這篇文章，檢出舊信，覺得還可以尋迹。

『藻：

真想不到現在才能給你寫這封長信。藻，我從此是沒有娘的孩子了！這十幾天的辛苦，失眠，落到這麼一個結果。我的悲痛，我的傷心，豈是千言萬語所說得盡？前日打起精神，給你和杰弟寫那一封慰函，也算是肝腸寸斷。……這兩天家中到是很安靜，可是更顯出無邊的空虛，孤寂。我在父親屋中，和他作伴。白天也不敢睡，怕他因寂寞而傷心，其實我躺下也睡不着。中夜驚醒，尤爲難過……』

摘錄一月十三信

『母親死後的光陰真非人過的，就拿今晚來說，父親出門訪友去了；滿和華在他們屋裏我自己孤零零的坐在母親屋內。四圍只有悲哀，只有寂寞，只有悽涼。連爐炭爆發的聲音，都與我以辛酸的聯憶。這種一人獨在的時光，我已過了好幾次了，我真怕，澈骨的怕，怎麼好。』

『因着母親之死，我始驚覺於人生之極短。生前如不把溫柔管盡，死後就無從追討了。我對於生命的前途，並沒有一點別的願望，只願我能在一切的愛中陶醉，沈沒。這情愛之杯，我要滿滿的斟，滿滿的飲。』

人生何等的短促，何等的無定，何等的空虛呵！

千言萬語仍回到一句話來，人生本質是痛苦，痛苦之源，乃是愛情過重。但是我們仍不能不飲鴆止渴，仍從生痛苦之愛情中求慰安。何等的癡愚呵，何等的矛盾呵！

寫信的地方，正是母親生前安床之處。我愈寫愈難過了，愈寫愈糊塗了。若再寫下去我連氣息也要窒住了！

摘錄一月十八夜信

一月二十六夜，因為杰弟明天到家，我時時驚躍，終夜不寐，想到可憐的孩子，在風雪中歸來，這一路哀思痛哭的光景，使我在想像中，心膽俱碎！二十七日下午，報告船到。涵驅車往接，我們提心吊膽的坐候着，將近黃昏，聽得門外車響，大家都突然失色。華一轉身便走回她屋裏。接着樓梯響着。涵先上來，一低頭連忙走入他屋裏去了。後面是杰，笑容滿面，脫下帽子在手裏，奔了進來。一聲叫『媽，』我迎着他，忍不住哭了起來。他突然站住呆住了！那時驚痛駭疾的慘狀，我這時追思，一支禿筆，真不能描寫於萬一！雷掣電擊一般，他垂下頭便倒在地上，雙手抱住父親的腿，猛咽得閉過氣去，緩了一緩，他才哭喊了出來。說『你們爲什麼不早告訴我！你們爲什麼不早告訴我！』這時一片哭聲之中涵和華也從他們屋裏哭着過來。父親拉着杰，淚流滿面。婢僕們漸々進來，慢慢的勸住。大家停了淚。杰立刻便要到殯儀館，去看看母親的遺容。父親和涵便帶了他去。回來問起母親病中情狀，又重新哭泣。在這幾天內，杰從滿懷的希望與快樂中，驟然下墮。他失魂落魄似的，一天哭好幾次。我們只有勉強勸慰。幸而他有主見，在昏迷之中，還能支柱，我才放下了心。

二月二日開弔。禮畢。涵因有緊急的公事，當晚就回到南京去了。母親會說命裏只有兩個孩子送她，如今送葬又只剩我和杰了。在涵未走之前，我們大家聚議，說下葬之後，我們再看不見母親了，應該有些

東西殉葬，只當是我們自己永遠隨侍一般。我們隨各剪下一縷頭髮，連父親和小菊的，都裝在一個小白信封裏。此外我自己還放入我頭一次剃下來的胎髮（是母親珍重的用紅線束起存起來的）以及一把「裴託嬰」（Phil Tappin）名譽學會的金鑰匙。這鑰匙是我在大學畢業時得到的，上面刻有年月和姓名。我平時不大帶他，而在我得到之時，却曾與母親以很大的喜悅。這是我覺得我的一切珍飾，都是母親所賜與，只於這個，是我自己以母親栽培我的學力得來的。我願意以此寄託我的堅逾金石的愛感的心，在我未死之前，先隨侍母親於九泉之下！

二月三日，下午二時，我們一家收拾了都到殯儀館。送葬的親朋，也陸續的來了。我將昨夜封好了的白信封兒，用別針別在棺蓋裏子的白綾花上。父親俯在玻璃蓋上，又痛痛的哭了一場。我們扶起父親，拭去了蓋上的眼淚，珍重的將棺蓋上。自此我們再無從瞻仰母親的柔靜慈愛的睡容了！

父親和杰及幾個伯叔弟兄，輕輕的將鋼棺抬起，出到門外，輕輕的推進一輛堆滿花圈的汽車裏。我們自己以及諸親友，隨後也都上了汽車，從殯儀館徐徐開行。路上天陰欲雨，我緊握着父親的手，心頭一痛，吐出一口血來。父親慘然的望着我。

二時半到了虹橋萬國公墓，我們又都跟着下車。仍由父親和杰等抬着鋼棺。執事的人，穿着黑色大禮服，靜默前導。到了墳地上，遠遠已望見地面鋪着青草似的綠氈。中央墳穴裏嵌放着大水門泥框子。穴上地面放着一個光耀射目的銀框架。架的左右兩端，橫牽着兩條白帶，鋼棺便輕輕的安穩的放在白帶之上。父親低下頭去，左右的看周正了。執事的人，便肅然的問我說，『可以了罷？』我默然點首。他便俯下去，撥開銀框上白帶機括。白帶慢慢的鬆了，盛着母親遺體的鋼棺，便平穩的無聲的徐徐下降。這時大家慘獸的凝望着，似乎都住了呼吸。在鋼棺降下地面時萬千靜默之中，小菊忽然大哭起來，掙出張媽的懷抱，向前走着說：『奶奶掉下去了！我要下去看看，我要下去看看！』華一手拉住小菊，一手用手絹掩上臉。

這時大家又都支持不住，忽然都背過臉去，起了無聲的幽咽！

鋼棺安穩平正的落在水門泥框裏，又慢慢的抽出白帶來。幾個人夫，抬過水門泥窰子來平正的蓋上。在四周合縫裏和蓋上鐵環的凹處，都抹上灰泥。水門泥框從此封鎖。從此我們連盛着母親遺體的鋼棺也不見了！

堆掩上黃土，又密密的繞覆上花圈。大家向着這一堆香雲似的土邱行過禮。這簡單嚴靜的葬禮，便算完畢了。我們謝過親朋，陸續的向着園門走。這時林青天黑，松梢上已灑上絲絲的春雨。走近園門，我回頭一望。蜿蜒的灰色道上，陰沈的天氣之中，松陰蒼蒼，杰獨自落後，低頭一步一跛的拖着自已似的慢慢的走。身上是灰色的孝服，眉宇間充滿了絕望，無告與迷茫！我心頭刺了一刀似的！我止了步，站着等着他。可憐的孩子呵！我們竟到了今日之一日！

回家以後，呵，回家以後！家裏到處都是黑暗，都是空虛了。我在一月五夜寄給藻的信上說：

「我從前有一個心，是個充滿幸福的心。現在此心是跟着我最寶愛的母親葬在九泉之下了。前天兩點半鐘的時候，母親的銀棺，在光彩四射的銀架間，由白帶上徐徐降下的時光，我的心，完全黑暗了。這心永遠無處捉摸了，永遠不能復活了！……」

不說了，愛，請你預備着迎接我：溫慰我。我要飛回你那邊來。只有你，現在還是我的幻夢！」

以後的幾個月中，漸調到廣州去。杰和我回校。父親也搬到北平來。只有海外的楫，在歸舟上，還做着優倚慈懷的溫甜的夢。」

九月七日晨，陰。我正發着寒熱，楫歸來了。輕輕推開屋門，站在我的床前。我們握着手含淚的勉強的哭着。他身材也高了，手臂也粗了胸脯也挺起了，面目也黧黑了。海上的辛苦與風波，將我的嬌生慣養的小弟弟，磨煉成一個忍辱耐勞的青年水手了！我是又歡喜，又傷心。他只四面的看着，說了幾句不相干

的話，才款款的坐在我床沿，說：『大哥並沒有告訴我。船過香港，大哥上來看我，又帶我上岸去吃飯，萬分懇摯愛憐的慰勉我幾句話。送我走時，他交給我一封信，叫我給二哥。我珍重的收起。船過上海，親友來接，也沒有人告訴我。船過芝罘，停了幾個鐘頭，我倚欄遠眺。那是母親生我之地！我忽然覺得悲哀迷惘，萬不自支，我心血狂湧，顛顛的走下艙去。我素來不拆閱弟兄們的信，那時如有所使，我打開箱子，開視了大哥的信函。裏面赫然的是一條繫臂的黑紗，此外是空無所有！……』他哽咽了，俯下來，埋頭在我的衾上，『我明白了！』他哭了，『你為什麼不早告訴我！』我一道上做着萬里來歸，偎倚慈懷的溫甜的夢，到相抱的哭了一夜！』他哭了，『你們為什麼不早告訴我！』我一道上做着萬里來歸，偎倚慈懷的溫甜的夢，到得家來，一切都空了！忍心呵，你們！』我那時也只有哭的分兒。是呵，我們都是最弱者，父親不敢告訴我；藻不敢告訴杰；涵不敢告訴楫；我們只能戰慄着等待這最後的一天！忍心的天，你為什麼不早告訴我們，生生的突然的將我們慈愛的母親奪去了！

完了，過去生中這一段慈愛，一段恩情，從此告了結束。從此宇宙中有填不盡的缺憾，心靈上有填不滿的空虛。只有自家料理着回腸，思想又思想，解慰又解慰。我受盡了愛憐，如今正是自己愛憐他人的時候。我當永遠勉勵着以母親之心爲心。我有父親和三個弟弟，以及許多的親眷。我將永遠擁抱愛護着他們。我將永遠記着楫二次去國給杰的幾句話，『母親是死去了，幸而還有愛我們的姊妹，緊緊的將我們攬在一起。』

窗外是苦雨，窗內是孤燈。寫至此覺得四顧徬徨，一片無告的心，沒處安放！藻迎面坐着，也在寫他的文字。溫靜沉着者，求你在我們悠悠的生命道上，扶助我，提醒我，使我能成爲一個像母親那樣的人！

最後的安息

最後的安息

惠姑在城裏整整住了十二年，便是自從她有生以來，沒有領略過野外的景色，這一年夏天，她父親的別墅剛剛蓋好，他們便搬到城外來消夏，惠姑歡喜得什麼似的，有時她獨自一人坐在門口的大樹底下，靜靜的聽着農夫唱着秧歌，野花上的蝴蝶，翩翩的飛過她的頭上，萬綠叢中的土屋，櫛比鱗次的排列着。遠遠地又看見驢背上坐着綠衣紅裳的婦女，在小路上慢慢的走，她覺得這些光景，十分的新鮮有趣，好像是另換了一個世界。

這一天的下午，她午夢初回，自己走下樓來，院子裏靜悄悄的，沒有一點的聲音。在廊子上徘徊了片刻，忽然想起她的自行車來，好些日子沒有騎坐了，今天閒着沒事，她想拿出來玩一玩，便進去將自行車扶到門外，騎了上去，順着那條小路慢慢的走着，轉過了坡，只見有一道小溪，夾岸都是桃柳樹，風景極其幽雅，一面賞玩，不知不覺的走了好遠。不想溪水盡處，地勢欹斜了許多，她的車便滑了下去，不住的飛走。惠姑害了怕，急忙想挽轉回來，已來不及了，只覺得兩旁樹木，飛也似的往兩邊退去，眼看着便要落在水裏，嚇得惠姑只管喊叫。忽然覺得好像有人在後面拉着，那車便望旁倒了，惠姑也跌在地下，起來看時，却是一個鄉下女子，在後面攀着輪子。惠姑定了神，拂去身上的塵土，回頭向她道謝，只見她也只有十三四歲光景，臉色很黑，衣服也極其醜陋，但是另有一種樸厚可愛的態度。她笑嘻嘻的說，「姑娘！剛纔差一點沒有滑下去，掉在水裡，可不是玩的！」惠姑也笑說，「可不是麼，只爲我路徑不熟，幸虧你在後面拉着，要不然，就滾下去了。」她看了惠姑一會兒說，「姑娘想是在山後那座洋樓上住着罷？」惠姑笑說「你怎麼知道？」她道：「前些日子聽見人說山後洋樓的主人搬來了。我看姑娘不是我們鄉下的打扮所以我想……」惠姑點頭笑道：「是了，你叫什麼名字？家裏還有誰？」她說：「我名叫翠兒，家裏有

我媽，還有兩個弟弟三個妹妹。我自從四歲我的爹媽死去以後，就上這邊來的。」惠姑說，「你這個媽，是你的大媽還是孀娘？」翠兒搖着頭道：「都不是。」惠姑遲疑了一會忽然想她一定是一個童養媳了。便道：「你媽待你不好？」翠兒不言語，眼圈紅了。抬頭看了一看日影說，「天不早了，我要走了，要是回去的晚。我媽又要……」說着便用力提着水桶要走，惠姑看那水桶很高，內裏盛着滿滿的水，便說「你一個人那裏搬得動，等我來幫助對抬對抬罷。」翠兒說，「不用了，姑娘更搬不動回頭把衣服弄濕了，等我自己來罷。」一面又掙扎着提起水桶，一步一步的挪着，逕回去了。

惠姑癡立在溪岸上，看着她的背影心想，「看她那極委屈的樣子，不定她媽是怎樣的苦待她呢，可憐她也只比我略大兩歲，難爲她成天裡作這些苦工。上天生人也有輕重厚薄啊！」這時只聽得何媽在後面叫道，「姑娘原來在這裡叫我好找！」惠姑回頭笑了，便扶着自行車，慢慢的轉回去。何媽接過自行車，便說「姑娘幾時出來的，也不叫我跟着，剛纔太太下樓，找不見姑娘，急得什麼似的，以後千萬不要獨自出來，要是……」惠姑笑着說，「得了，我偶然出來一次，就招出你兩車的話來。」何媽也笑了，一邊拉着惠姑的手，一同走回家去。道上惠姑就告訴何媽說他自己遇見翠兒的事情，只把自行車幾乎失險的事瞞過了。何媽嘆口氣說，「我也聽見那村裏山大嫂們說了，她婆婆真是厲害，待她極其不好，因爲她過來不到兩個月，公公就病死了，她婆婆白天裏咒罵他，說她命硬，把公公尅死了，就百般凌虐她，挨凍挨餓，是免不了的事情，聽說那孩子到是溫柔和氣，很得人心的。」這時已經到家。他父親母親都倚在樓頭欄杆上，看見惠姑回來了，雖是喜歡，也不免說了幾句，惠姑只笑笑答應着，心裏却不住的想到翠兒所處的情況，替她可憐。

第二天早晨，惠姑又到溪邊去找翠兒，却沒有遇見，自己站了一會兒。又想這個時候或者翠兒不得出來，要多等一等，又恐怕母親詰着，只得悶悶的回來。

下午的時候，惠姑就下樓告訴何媽說，『我出去一會兒，太太要找我的話，你說我在山前玩耍就是了。』何媽答應了，她便慢慢的走到山前，遠遠的就看見翠兒低着頭在溪邊洗衣服，惠姑過去喚聲，『翠兒！』她抬起頭來，惠姑看見她眼睛紅腫，臉上也有一縷一縷的小痕，不禁吃了一驚，走近前來問道，『翠兒！你怎麼了？』翠兒勉強說，『沒有什麼！』說話却帶着哽咽的聲音，一面仍用力洗他的衣服。惠姑也不便問，揀一塊乾淨的石頭坐下，凝神望着她，過了一會說，『翠兒！還有那些衣服，等我替你洗了罷，你歇一歇好不好？』這滿含着慈憐溫諷的言語，忽然使翠兒心中受了大大的感動。

可憐翠兒生在世上十四年了，從來沒有人用着憐憫的心腸，溫柔的言語，來對待她，她腦中所充滿的只有悲苦恐怖，軀殼上所感受的，也只有鞭笞凍餓，她也不明白世界上還有什麼叫做愛，什麼叫做快樂，只昏昏沉沉的度那淒苦黑暗的日子，要是偶然有人同她說了一句稍為和善的話，她都覺得很特別，却也不覺得喜歡，似乎不信世界上真有這樣的好人。所以昨天惠姑雖然很懇摯的慰問她的疾苦，她也只拿這疑信參半的態度，自己走開了。

今天早晨，她一清早起來。忙着生火做飯，他的兩個弟弟也不知道為什麼拌起嘴來，在院子裏對吵，她恐將她媽鬧醒了，又是她的不是，連忙出來解勸。他們便都拿翠兒來出氣，抓了她一臉的血痕，一邊罵道，『你也配出來勸我們，趁早躲在廚房裏罷，仔細我媽起來了，又得挨一頓打！』翠兒看更不得開交，連忙又走進廚房去，她們還追了進來，翠兒一面躲，一面哭着說，『得了，你們不要鬧，鍋要乾了！』他們掀開鍋蓋一看，喊道，『媽媽！你看翠兒做飯，連鍋都熬乾了，她還躲在一邊哭呢！』她媽便從那邊屋裏出來，蓬着頭，掩着衣服，跑進廚房端起半鍋的開水，望翠兒的臉上潑去，又罵道『你整天裏哭什麼，多會兒把我也哭死了，你就趁願了！』這時翠兒臉上手上，都燙得起了大泡，剛哭着要說話，他弟弟們又用力推出她去。她媽氣忿忿的自己做了飯，同自己兒女們吃了。翠兒只躲在院子裡推磨，也不敢進去，午

後她媽睡了，她纔悄悄的把屋裏的污穢衣服，檢了出來，坐在溪邊去洗。手腕上的燙傷，一着了水，一陣一陣的麻木疼痛，她一面洗着衣服，只有哭泣。

惠姑來了，又叫了她一聲，那時她還以為惠姑不過是來閒玩，又恐怕惠姑要拿她取笑，只淡淡的應了一聲。不想惠姑却在一旁坐着不走，只拿着憐憫的目光看着她，又對她說要幫助她的話，她抬頭看片晌，忽然覺得如同有一線靈光，衝開了她心中的黑暗，這時她腦孔裏充滿了新意，只覺得感激和痛苦都怒潮似的，奔湧在一處，便哽咽着拿前襟掩着臉，漸漸的大哭起來，手裏的濕衣服，也落在水裏，惠姑走近她面前，拾起了濕衣，挨着她站着，一面將她焦黃蓬鬆的頭髮，向後掠一掠，輕輕的摩撫着她，這時惠姑眼裏，也滿了珠淚，只低頭看着翠兒。一片慈祥的光氣，籠蓋在翠兒身上。她們兩個人的影兒，倒映在溪水裏，雖然外面是貧，富，智，愚，差得天懸地隔，却從她們的天真裏發出來的同情，和感恩的心，將她們的精神，連合在一處，造成了一個和愛神妙的世界。

從此以後，惠姑的活潑憨嬉的腦子裏，却添了一種悲天憫人的思想。她覺得翠兒是一個最可愛最可憐的人。同時她又聯想到世界上無數的苦人，便拿翠兒當作苦人的代表，去撫卹，安慰。她常常和翠兒談到一切城裏的事情，每天出去的時候，必是帶些餅乾糖菓，或是自己玩過的東西，送給翠兒，但是翠兒總不敢帶回家去，恐怕弟妹們奪了去，也恐怕他媽知道惠姑這樣好待她，以後不許她出來，因此玩完了，便由惠姑收起，明天再帶出來，那糖餅當時也就吃了。她們每天有一點鐘的工夫，在一塊兒玩，現在翠兒也不關阻惠姑來幫助她，有時她們一同洗着衣服，汲着水，一面談話，惠姑覺得她在學堂裏，和同學遊玩的時候，也不能如此的親切有味。翠兒的心中更漸漸的從黑暗趨到光明，她覺得世上不是只有悲苦恐怖和鞭笞凍餓，雖然他媽依舊的打罵磨折她，她心中的苦樂，和從前却大不相同了。

快樂的夏天，將要過盡了，那天午後，惠姑站在樓窗前，看着窗外的大雨，對面山峯上，雲氣濛濛，

草色越發的青綠了，樓前樹葉，被雨點打得不住的顫動。她忽然想起暑假要滿了，學校又要開課了，又能會着先生和同學們了，心裏很覺得喜歡，正在凝神的時候，他母親從後面喚道，「惠姑！你今天覺得悶了，是不是？」惠姑笑着回頭走到他，親跟前坐下，將頭靠在母親的膝上，何媽在一旁笑道，「姑娘今天不能出去和翠兒玩，所以又悶悶的。」惠姑猛然想起來，如若回去，也須告訴翠兒一聲，這時母親笑道：「到底翠兒是一個甚麼可愛的孩子，你便和她這樣的好！我看你兩天以後，還肯不肯回去。」何媽說，太太不知道還有笑的事。那一天我給姑娘送糖餅去了。她們兩個都坐在溪邊，又洗衣服，又汲水，說說笑笑的，十分有趣。我想姑娘在家裏，那裏做過這樣的粗活，偏和翠兒在一處，就喜歡做。」母親道，「也好，倒學了幾樣能耐。以後……」他父親正坐在那邊窗上看報，聽到這裏，便放下報紙說，「惠姑這孩子是真有慈愛心腸，她會和我說過翠兒的苦況，她提到她要怎樣的設法救助。所以我任憑她每天出去。我想鄉下人沒有受過教育，自然就會生出像翠兒他婆婆那種頑固殘忍的婦人，也就有像翠兒那樣可憐無告的女子，我想惠姑知道了這些苦痛，將來一定能以想法救助的，惠姑！你心裏是這樣想麼？」這時惠姑一面聽着，眼裏却滿了晶瑩眼淚，便流了下來，走到父親面前，將膝上的報紙拿開了挨着椅旁站着，默默的想了一會，便說，「我回去了，不能常常出來的，翠兒豈不是更加苦，爹爹！我們將翠兒帶回去，好不好？」他父親笑了說，「傻孩子！你想家的，養媳，我可以隨隨便便帶着走麼？」惠姑說，「可否買了他來？」何媽搖頭說，「那有人將真媳賣出去的，他媽也一定不肯叫。」母親說，「橫豎我們過年還來的，又不是以後就見不着了，也許她往後的光景，會好一點，你放心罷！」惠姑也不說什麼，只靠在父親臂上，過了一會，便道，「媽媽！我們什麼時候回去？」他母親說，「等到晴了天。我們就該走了。」惠姑笑說，「我玩的日子多了，也想回去上學了。」何媽笑說，「不要忙，有姑娘賦頌念書的日子在後頭呢。」說得大家都笑了。

又過了兩天，這雨纔漸漸的小了，只有微塵似的雨點不住的飛灑。惠姑便急出去看看翠兒。走到院子裏，只覺得一陣一陣的輕寒，地上也滑得很，便又進去套上一件衣服換了鞋，帶上草帽，又慢慢的走到溪邊。溪水也漲了，不住的潺潺流着，往常她們坐的那幾塊石頭，也被水沒過去了，却不見翠兒！她站了一會，覺得太涼。剛要轉身回去，翠兒却從那邊提着水桶，走了過來，忽然看見惠姑，連忙放下水桶笑說，「姑娘好幾天沒有出來。惠姑道：『都是這兩天給關住了，你這兩天好麼？』翠兒搖頭道，『也只是如此。那裏就好了！』說着話的時候，惠姑看見她頭髮上，都是水珠，便道，『我們去樹下躲一躲罷，省得淋着。』說着便一齊走到樹底下。翠兒笑說，『前兩天姑娘教給我的那幾個字，我都用樹枝子輕輕的畫在牆上，念了幾天，都認得了，姑娘再教給我新的罷。』惠姑笑說，『好了，我再教給你罷。本來我自己認得的字，也不算多，你又學得快，恐怕過些日子，你便要赶上我了。』翠兒十分的喜歡說，『不知道到什麼時候，我纔能够赶上呢，姑娘每天多教給我幾個字，或者過一兩年就可以……』這時惠姑忽然皺眉說，『我忘了告訴你了，我們——我們這兩天要回到城裏去了，那裏能教天天教你字？』翠兒聽了不覺呆了，似乎她從來沒有想到這些，便連忙問道，『是真的麼？姑娘不要哄我玩！』惠姑道，『怎麼不真，我母親說了，晴了天我們就該走了。』翠兒說，『姑娘的家不是在這裏麼？』惠姑道，『我們在城裏還有房子呢，到這兒來不過是歇夏，那裏住得長久，而且也須我回去上學的。』翠兒說，『姑娘什麼時候再來呢？』惠姑說，『大概是等過年夏天再來，你好好在家裏等着，過年我們再一塊兒玩罷。』這時翠兒也顧不得汲水了，站在那裏呆了半天，惠姑也只靜靜的看着她。過了一會兒，她忽然說，『姑娘去了，我更苦了，姑娘能設法帶我走麼？』惠姑沒有想到她會說這話，一時回答不出，便勉強說，『你家裏還有人呢，我們怎能帶你走？』翠兒這時不禁哭了，嗚嗚咽咽的說，『我家裏的人，不拿我當人看待，姑娘也曉得的，我活着一天，是一天的事，那裏還能等到過年，姑娘總要救我纔好！』惠姑看她這樣，心中十分難過，便勸他說

，『你不要傷心，橫豎我還要來的，要說我帶你去，這事一定不成，你不如……』

翠兒的媽，看翠兒出去汲水，半天還不見回來，心想翠兒又是躲懶去了，就自己跑出來找。走到溪邊，看見翠兒背着臉，和一個白衣女郎一同站着。她輕輕的走過來，她們的談話，都聽得明白，登時大怒起來，就一直跑了過去。翠兒和惠姑都嚇了一跳，惠姑還不認得她是誰，一看翠兒面如白紙，不住的向後退縮。那婦人揪住翠兒的衣領，一面打一面罵道，『死了頭！你倒會背地裏褒貶人，還怪我不拿你當人看待！』翠兒痛的只管哭叫，惠姑不覺又怕又爭，便走過來說『你住了手罷，她也並沒有說……』婦人冷笑說，『我們婆婆教管媳婦，用不着姑娘可憐，姑娘要把她帶走，拐帶人口可有罪呵！』一面將翠兒拖了就走。可憐惠姑那裏受過這樣的話，不禁雙頰漲紅酸淚欲滴，兩手緊緊的握着，看着翠兒走了，自己跑了回來，又覺得委曲，又替翠兒可憐，自己哭了半天，也不敢叫她父親知道，恐怕要說她和村婦拌嘴，失了體統。

第二天雨便晴了，惠姑想起昨天的事，十分的替翠兒担心，也不敢去看。下午果然不見翠兒出來。自己只悶悶的在家裏，看着僕人們收拾物件。晚飯以後，坐了一會，便下樓去找何媽作伴睡覺，只見何媽和幾個莊農的婦女，坐在門口說着話兒，猛聽得有一個婦人說，『翠兒這一回真是要死了，也不知道她媽爲什麼說她要跑，打得不成樣子。昨夜我們還聽見她哭，今天却沒有聲息，許是……』惠姑吃了一驚，連忙上前要問時，何媽回頭看見惠姑來了，便對她們擺手，她們一時都不言語。這時惠姑的母親在樓上喚着，『何媽！姑娘的自行車呢？』何媽站了起來答應了，一面拉着惠姑說，『我們上去罷，天不早了。』惠姑說，你先走罷，太太叫你呢，我再等一回兒。』何媽只得自己去了。惠姑趕緊問道『你們剛纔說翠兒怎麼？』她們笑道，『沒有說翠兒怎麼，』惠姑着急說，『告訴我也不要緊的』她們說，『不過昨天他媽打了她幾下，也沒有什麼大事情。』惠姑道，『你們知道她的家在那裏？』她們說，『就在山前土地廟隔壁，』

朝南的門，門口有幾株大柳樹。」這時何媽又出來，和她們略談了幾句，便帶惠姑進去。

這一晚上，惠姑只覺得睡不穩，天色剛剛破曉，便悄悄的自己起來，輕輕走下樓來，開了院門，向著山前走去。草地上滿了露珠，涼風吹袂，地平線邊的朝霞，照耀得一片通紅，太陽還沒有上來，樹頭的雀鳥鳴個不住。走到土地旁邊，果然有一個朝南的門，往裏一看，有兩個女孩，在院子裏玩，忽然看見惠姑，站在門口，便笑嘻嘻的走出來。惠姑問道：「你們這裏有一個翠兒麼？」她們說：「有，姑娘有什麼事情。」惠姑道：「我想看一看她。」她們聽了便要叫媽，惠姑連忙擺手說：「不用了，你們帶我去看罷。一面掏出一把銅元給了她們，她們歡天喜地的接了，便帶惠姑進去。惠姑低聲問道：「你媽呢？」她們說：「我媽還睡覺呢。」惠姑說：「好了，你們不必叫醒她，我也一會就走的。」一面說着便到了一間極破壞污穢的小屋子，她們指着說：「翠兒在裏面呢。」惠姑說：「你們去罷，謝謝你。」自己便推門走了進去，只覺得裏面很黑暗，一陣一陣的臭味觸鼻，也看不見翠兒在什麼地方，便輕輕地喚了一聲，只聽見房角有微弱的聲音應着，惠姑走近前來，低下頭仔細一看，只見翠兒蜷曲着臥在一個小土炕上，臉上痕跡模糊，腳邊放着一堆爛棉花。惠姑心裏一酸，便坐在炕邊，輕輕的拍着她說：「翠兒！我來了！」翠兒的眼睛，慢慢的睜開了，猛然看見惠姑，眼眉動了幾動，只顯出欲言無聲欲哭無淚的樣子。惠姑不禁滴下淚來，便拉着她的手，忍着淚坐着，翠兒也不言語，氣息很微，似乎是睡着了。一會兒只聽得她微微的說：「姑娘……這些字我……我都認……」忽然又驚醒了說：「姑娘！你聽這溪水聲音……」惠姑只勉強微笑着點了點頭，她正笑着合上眼慢慢的將惠姑的手，拉到胸前。惠姑只覺得她的手愈握愈牢，似乎迸出冷汗。過了一會，她微微的轉側。口裏似乎唱着歌，却是聽不清楚，以後，便渺無聲息。惠姑坐了好久，想她是睡着了，輕輕的站了起來，向她臉上一看，她憔悴憐傷的面龐上，滿了微笑，燦爛的朝陽，穿進黑暗的窗棧，正照在她底臉上，好像接她到極樂世界，這便是可憐的翠兒，初次的安息，也就是她最後的安息！

一個兵丁

丁 兵 個 一

小玲天天上學，必要經過一個軍營，他挾着書包兒，連跑帶跳不住的走着，走過那營前廣場的時候，便把脚步放遲了，看那些兵丁們早操。他們一排兒站在朝陽之下，那雪亮的槍尖，深黃的軍服，映着陽光，十分的鮮明整齊。小玲在旁邊默默的看着，喜歡羨慕的不得了，心想：『以後我大了，一定去當兵，我也穿着軍服，還要揹着槍，那時我要細細的看槍裏的機關，究竟是什麼樣子。』這個思想，天天在他腦裏旋轉。

有一天他按着往常的規矩，正在場前凝望的時候，忽然覺得有人附着他的肩頭，回頭一看，只見是看門的那個兵丁，站在他背後，微笑着看着他。小玲有些瑟縮，又不敢走開，兵丁笑問，『小學生，你叫什麼？』小玲道，『我叫小玲。』兵丁又問道，『你幾歲了？』小玲說，『八歲了。』兵丁忽然呆呆的兩手拄着槍，口裏自己說道，『我離家的時候，我們的勝兒不也是八歲麼？』

小玲趁着他凝想的時候，慢慢的挪開，數步以外，便飛跑了。回頭看時，那兵丁依舊呆立着，如同石像一般。

晚上放學，又經過營前，那兵丁正在營前坐着，看見他來了，便笑着招手叫他。小玲只得過去了，兵丁叫小玲坐在他的旁邊。小玲看他那黧黑的面顏，深沉的目光，却現出極溫謫的樣子，漸漸的也不害怕了，便慢慢伸手去拿他的槍。兵丁笑着遞給他。小玲十分的喜歡，低着頭只顧玩弄，一會兒抬起頭來。那兵丁依舊凝想着，同早晨一樣。

以後他們便成了極好的朋友，兵丁又給小玲一個名字，叫做『勝兒』小玲也答應了。他早晚經過的時候必去玩槍，那兵丁也必是在營前等着。他們會見了却不多談話，小玲自己玩着槍，兵丁也只坐在一旁看

着他。

小玲終竟是個小孩子，過了些時，那笨重的槍也玩得膩了，經過營前的時候，也不去看望他的老朋友了。有時因爲那兵丁只管追着他，他覺得厭煩，連看操也不敢看了，遠望見那兵丁出來，便急忙走開。

可憐的兵丁！他從此不能有這個嬌憨可愛的孩子，和他作伴了。但他有什麼權力，叫他再來呢？因爲這個假定的勝兒，究竟不是他的兒子。

但是他每日早晚依舊在那裡等着，他藏在樹後，恐怕驚走了小玲。他遠遠地看着小玲連跑帶跳的來了，又嬉笑着走過了，方纔慢慢的轉出來，兩手拄着槍，望着他的背影，臨風灑了幾點酸淚——

他幾乎天天如此，不知不覺的有好幾個月了。

這一天早晨，小玲依舊上學，剛開了街門，忽然門外有一件東西，向着他倒來，定睛一看，原來是一杆小木槍，槍柄上油着紅漆，很是好看，上面貼着一條小白紙，寫着道，『勝兒收着玩罷，愛你的老朋友——』

小玲拿定槍柄，來回的念了幾遍，好容易明白了。忽然舉着槍，追風似的，向着廣場跑去。

這隊兵已經開拔了，軍營也空了。那時兩手拄着槍，站在營前，含淚凝望的，不是那黧黑慈藹的兵丁，却是嬌憨可愛的小玲了。

是誰斷送了妳

是誰斷送了妳

怡萱今天起的很早，天色剛剛發亮，她就不想睡了，悄悄的下來，梳好了頭，喜喜歡歡的又把書包打開，將昨天叔叔替她買的新書，一本一本的，從頭又看了一遍，又好好的包起來，這時燦爛的陽光，緩緩的升起，按着又聽見林媽在廚房裏，淘米的聲音。

你送了妳

她走到母親屋裡，母親正在窗前梳頭。父親却在一張椅子上寫心經，看見怡萱進來了便從氈氈邊的眼鏡裏，深深的看他一眼，一面問道，『你都預備好了麼？』怡萱連忙應道，『預備好了。』她父親慢慢的擱下筆，摘下眼鏡說，『萱兒你這次上學堂去，是你叔叔的意思。他說的一篇理由，我也不很明白，本來女孩兒家，那裡應當到外頭去念書？不過我們兩房裏，只有你這麼一個女兒，你叔叔素來又極喜歡你，我也不忍過拂他的意思。今天是你頭一天上學，從今天起，你總要好好的去做，學問到不算一件事，一個姑娘家只要會寫信，會算帳，就足用了。最要緊的千萬不要學那些浮囂的女學生們，高談『自由』『解放』，以致道德墜落，名譽掃地，我眼裏實在看不慣這種輕狂樣兒！若是我的女兒，她……』怡萱一邊聽着，答應了幾十聲『是。』這時她母親梳完了頭，看見林媽已經把早飯開好，恐怕怡萱頭一天上學，要誤了時刻，便陪笑說，『你這話已經說了好幾回了，她也已經明白了，現在時候也不早，讓他吃飯去吧。』她父親聽見了，抬頭看一看鐘，便點頭道，『去罷。』怡萱纔慢慢退出去。

出到外間，急急忙忙的吃了半碗飯：便回到自己屋裏，拿了書包，叫林媽跟着，又到母親屋裏，陪笑說，『爹爹，媽媽，我上學去了。』她父親點一點頭，等到怡萱走到院子裏，又叫住，說道，『下午若是放學放的早，也須在學校裏候一候，等林媽來接，你再和她一同回來。』怡萱站住答應了，便和林媽去了。

到了學校，林媽帶她進去，自己便回來，怡萱坐在自己的座上，寂寂寞寞的，也沒有人來騷擾她看同學們都三三兩兩的，在一塊兒談笑，她心裏覺得很慚惶，只自己打開書本看着。不一會兒，上堂鈴響了，先生進來，她們纔寂靜了下去。怡萱也便聚精凝神的去聽講。

過了一兩個月，同學們漸漸和她熟識了，又看她性情穩重，功課又好，都十分的敬愛她。她父親每次去學校裏，查問成績的時候，師長們都是十分誇獎，她父親很喜歡，不過沒有和怡萱說過，恐怕要長她的傲氣。

這天是星期，父親出門去了，怡萱自己在院子裏看書。林媽送進一封信來，接過一看，是一封英文信，上面寫着自己的名字，心想許是英文教習寫來的，不過字跡不像，便拆開了。原來是一個男學生寫的，大意說屢次在道上遇見她，又聽得她的學問很好，自己很欽慕，等等的話，底下還註着通信的住址。信裏的英文字，都拼錯了，文法也顛倒錯亂。怡萱的英文程度，本也很淺，看了幾遍，好容易明白了，登時氣得雙臉紫漲，指尖冰冷，書也落到地下。怔了半天，把信夾在書裏，進到屋子裏去，坐在椅上發獸。心想：『這封信倘若給父親接到，自己的前途難免就犧牲了，假如父親再疑到自己在外面，有什麼招搖，恐怕連命都難保！這一次是萬幸了，以後若再有信來，怎麼好！』他說是道上屢次遇見的，自己每天上學，却不理會有什麼形迹可疑的人，即或知道是誰寫的。也沒有法子去懲治，好容易叔叔千說萬說，纔開了求學之門，這一來恐怕要……越氣，越想越怕，自己哭了半天，等到父親回來了，才連忙洗了臉，出來講了兩篇古文，又勉強吃了午飯，晚上便覺得頭昏腦熱起來，第二天早晨，她却依舊掙扎着去上學。

從這時起，她覺得非常的不安，一聽見郵差叩門，她的心便跳個不住。成天裏寡言少笑，母親很愁慮說，『你不必太用功了，求學的日子長着呢，先歇些日子再說！』她一面陪笑安慰她母親，一面自己却忍不住落下淚來。

過了十幾天，沒有動靜，她纔漸漸的寬慰下去，仍舊專心去做她的功課。

這天放了學，林媽照例來接，道上看林媽面也還遲疑，似乎有話要告訴；過了一會，才悄悄的說，『老爺今天不知道爲什麼生了大氣，拿了一封信，同太太吵了半天……』怡萱聽見『一封信』三個字，已經嚇呆了，也顧不得往下再問，急忙忙的同林媽走回家去。

到了家，腿都軟了，幾乎走不上台階，進到母親屋裏，只見父親面色鐵青，坐在椅上，一語不發。母親泛着脸，也怔着坐在一邊，她戰兢兢着上前叫爹媽，父親不理她，只抬頭看着頂屋，母親說了句，『萱兒你……』眼淚便落了下來。怡萱喉頭哽塞，走到母親面前。父親兩手索索的抖，拿出一封信來，扔在棹上，自己走了出去。

這時怡萱不禁哭了。母親含着淚，看了她半天，說，『你素來這樣的聰明沉靜，爲何現在却糊塗起來？也不想……』怡萱哭着問道，『媽媽這話從何說起？』母親指着桌上，說『你看那封信！』怡萱忙拿過來一看，却是一封恭楷漢文信，上邊寫着：『蒙許締交，不勝感幸，星期日公園之遊，萬勿爽約。怡萱看完了，扶着棹子，站了一會，身子便往後仰了。』

一睜眼睛，却臥在自己牀上，母親坐在一邊，怡萱哭着坐起來說，『媽媽！我的心，只有媽媽知道了！』母親也哭了，說，『過去的事，不必說了，——都是你叔叔誤了你！』怡萱看她母親的臉色，又見父親不在屋裏，一時冤抑塞胸，忽然慘笑了幾聲，仍舊面壁臥下。

一個月以後，一個鬚髮半白的中年人，獨自站在一座新墳旁邊，徘徊憑弔，過了半天，只聽得他彈着淚說，『可憐的怡萱姪女啊，到底是誰斷送了你？』

三 兒

三兒背着一個大筐子，拿着一個帶鈎的樹枝兒，歪着身子，低着頭走着，眼睛却不住的東張西望。天色已經不早了；再拾些破紙爛布，把筐子裝滿了便好回家。

走着便經過一片廣場，一羣人都在場邊站着，看兵丁們打靶呢。三兒便也走上前去。只見兵丁們一排兒站着，兵官也在一邊；前面一個兵丁，單膝跪着，平舉着槍，瞄準了鐵牌，嘯的一聲，那彈子中在牌上，便跳到場邊來，三兒忽然想到這彈子拾了去，便可以賣幾個銅子比破紙爛布值錢多了。便探着身子，慢慢的用鈎子撥過彈子來，那兵丁看他一眼，也不言語。三兒就蹲下去拾了起來，揣在懷裏。

他一連的拾了七八個，別人也不理會，也沒有人禁止他，他心裏很喜歡。

一會兒，又有幾個孩子來了，看見三兒正拾着彈子，便也都走攆來。三兒回頭看見了，恐怕別人搶了他的，連忙跑到牌邊去。

三

忽然聽了一聲哀喚，三兒中了彈了，連人帶筐子，打了一個回旋，便倒在地上。

那兵官吃了一驚，却立刻正了色，很鎮定的走到他的身旁，衆人都圍上前來，有人便喊着說：『三兒不好了！快告訴他家裏去！』

不多時，他母親一面哭着，便飛跑來了，從地上抱起三兒來，那兵官一脚踢開筐子，也低下頭去。只見三兒面白如紙，從前襟的破孔裏，不住的往外冒血，他母親哭着說：『我們孩子不能活了，你們老爺們償他的命罷！』兵官冷笑着，用刺刀指着場邊立的一塊木板說，『這牌上不是明明寫着不讓閒人上前麼！你們孩子自己闖了禍，怎麼叫我們償命？誰叫他不認得字！』

正在不得開交，三兒忽然咬着牙，掙扎着站起來，將地上一堆的爛紙捧起，放在筐子裏；又掙扎背上

筐子，拉着他母親說，『媽媽我們家……家去！』他母親却依舊哭着鬧着，三兒便自己歪斜的走了，他母親纔連忙跟了來。

一進門，三兒放下筐子，身子也便坐在地下，眼睛閉着，兩手扶着肚子，已經是出氣多進氣少了，這時門口站滿了人，街坊們便都擠進來，有的說，『買塊膏藥貼上，也許就止了血。』也有的說，『不如抬到醫院裏去治，去年我們的叔叔……』

忽然衆人分開了，走進一個兵丁來，手裡拿着一小捲兒說，『這是二十塊錢，是我們連長給你們孩子的！』這時三兒睜開了眼，伸出一隻滿了血的手，接過票子來，遞給他母親，說，『媽媽給你錢……』他母親一面接了，不禁號啕痛哭起來。那兵丁連忙走出去，那時——三兒已經死了！

魚兒

十二年前一個黃昏，我坐在海邊一塊礁石上，手裏拿着一根竹竿兒，纏着絲兒，掛着餅兒，直垂到水裏去。微微的浪花，漾着鈎絲，好像有魚兒上鈎似的，我不時的舉起竿兒來看，幾次都是空的！

太陽雖然平西了，海風却仍是很熱的，誰願意出來蒸着呵！都是我的奶娘說，夏天太睡多了，要睡出病來的。她替我撿了一條竿兒，敲好了鈎子，便拉着我出來了。

礁石上倒也平穩，那邊砲台圍牆的影兒，正壓着我們。我靠在奶娘的胸前，舉着竿子。過了半天，只這絲兒是靜靜的垂着。我覺得有些不耐煩，便嘆道，「到底這魚兒要吃什麼？怎麼半天還不肯來！」奶娘笑道，「他在海裏，什麼都吃，等着罷，一會兒他就來了！」

魚

我實在有些倦了，便將竿子遞給奶娘，兩手叉着，抱着膝。一層一層的浪兒，慢慢的捲了來，好像要沒過這礁石；退去的時候，又好像要連這礁石也帶了去。我一聲兒不響，我想着——我想我要是能隨着這浪兒，直到了水的盡頭，掀起天的邊角來看一看，那多麼好啊！那裏一定是亮透了，月亮的家，不也在那裏麼？不過掀起天來的時候，要把海水漏了過去！把月亮灌濕了。不要緊的！天下有比海水還潔淨的麼？他是澈底清明的……

兒

「是的，這會兒涼快的多了，我是陪着姑娘出來玩來了。」奶娘這句話，將我從幻想中喚醒了來；抬頭看時，一個很長的兵丁，站在礁石的旁邊，正和奶娘談着話兒呢。他有邊的袖子，似乎是空的，從肩上海直垂了下來。

他又走近了些，微笑着看着我說，「姑娘釣了幾條魚了！」我仔細看時，他面臉面很黑，頭髮斑白着，右臂已經空了，那袖子真是空的。我覺得有點害怕，勉強笑着和他點一點頭，便回過身去，靠在奶娘

肩，輕輕的問道，『他是誰？他的手臂怎……？』奶娘笑着拍我說，『不要緊的，他是我的鄉親他。』也笑着說，『怎麼了，姑娘怕我癡？』奶娘說，『不是，姑娘問你的手怎麼了！』他低頭看了一眼袖子，說，『我的手麼？我的手讓大炮給轟去了！』我這時不禁抬頭看看那炮台上，隱隱約約露出的炮口。

我望着他說，『你的手是讓這炮台上的大炮給轟去的麼？』他說，『不是，是那一年打仗的時候，受了傷的。我想了會兒，便說，『你們多會兒打來着了怎麼我沒有聽見炮聲。』他不覺笑了，指着海上，——就是我圍繞所想的清潔光明的海上——說，『姑娘，那還沒有你呢！我們就在那邊，一個月亮的晚上，打仗來着。』我說，『他們必是開炮打你們了。』他說，『是的，在開炮連天的時候，我的手就沒有，掉在海裏了。』這時他的面色，漸漸泛白起來。

我呆呆的望着蔚藍的海，——望了半天。

奶娘說，『那一次你們似乎死了不少的人，我記得，……』他說，『可不是麼，我還是逃出來的，我們同隊幾百人，船破了以後，都沉在海裏了。只有我，和我的兩個同伴，上了這炮台了。現在因着這一點勞苦，餉銀比他們多些，也沒有什麼吃力的事情做。』

我撫着自己的右臂說，『你那時覺得痛麼？』他微笑說，『爲什麼不痛！』我說，『他們那邊也一樣的死傷麼？』他說，『那是自然的，我們也開炮打他們了，他們也死了不少的人，也都沉在海裏了。』我望着他說，『既是兩邊都受苦，你們爲什麼還要打仗？』他微的歎息，過了一會說，『那裏是我們？……是我們兩邊的艦隊下的命令，我們不能不打，不能不開炮啊！』

炮台上的喇叭，嗚嗚的吹起來。他回頭望了一望，便和我們點了一點首說，『他們練習藝術的時候到了，我也得去看看他們，再見罷！』

『他自己受了傷了，嘗了痛苦了，還要聽從那不知所謂的命令，去開炮，他教給後來的人，怎樣開炮

；要叫敵人受傷，叫敵人受痛苦，死了，沉在海裏了！——那邊呢，也是這樣。他們彼此遵守着那不知所謂的命令，做這樣的工作！——

海水推着金赤輝耀的月兒，從天邊上來。

『海水裏滿了人的血，他聽憑飄在他上面的人類。彼：湧下血來，沾染了他自己。他仍舊沒事人似的，帶着血水，噴起雪白的浪花』——

月兒是受了血水的洗禮，被這血水浸透了，他帶着血紅的光，停在天上，微笑着，看他們做這樣的工作。

『清潔！光明！原來就是如此，……』

奶娘拊着我的肩說，『姑娘晚了，我們也走罷。』

我慢慢的站了起來，從奶娘手裏，接過竿子，提出水面來，——鈎上忽然掛着金赤的一條魚！

『他在水裏什麼都吃，他吃了那兵丁的手臂，他飲了從那兵丁傷處流下來的血，他在血水裏養大了的！』我挑起竿子，摘下那魚兒來，仍舊拋在水裏。

奶娘却不理會，扶着我下了礁石，一手拄着竿子，一手拉着無精打彩的我，走回家去。

最後的使者

最後的使者

詩人俯伏在眾神之王的脚下，禱告說：『神呵！你賦與我以絕特的天才，使我的詩思橫溢，使我筆下驚動了萬千的讀者。不過我細細的觀察，他們從我的詩中所得去的，只是憂愁，煩悶，和悲傷。於人類於世界，只些些灰心絕望的影響。神呵，這難道是我唯一的使命麼？這若是你的旨意，我又何敢妄求？只是還求你爲無數的青年，着想，爲將來的世界着想。』

光明的霧中，神飄揚着冰霜之衣，扶着銀杖，低眉聽他禱告。——神悠然深思，微微的笑着：『從世界之始，至世界之終，這一端是空虛黑暗，那一端縹緲混沌。人類的生命，只疾箭般從這邊飛到那邊，來去都不分明。因此悲傷是分內的，快樂是反常的。一個人能有多少日月，悲傷是他的領悟，何必不使他心胸清明呢？去罷！』

詩人依舊跪在冰冷的石上，說：『神呵，你也發了，一個人能有多少日月，可憐他來去都不分明。何必不使他癡狂，使他沉醉，使他忘却分內的悲傷？倘若蒙你扶助我，我便死心塌地的要擔當這個使命呵。』

神悠然深思，慢慢地舉起銀杖，指着詩人的心窩，清清楚楚的說：『現在，我更賜你無限的智慧，好和我這些攜翼珠璣的使者，在心靈中深密的接觸，我使你洩盡了宇宙的神秘，寫盡了人類的深思，看看能否遮蔽了人生的煩悶。好了，起來去罷！』

這時節無數羽衣蹁躚的使者，從光明中轉將出來，拉着手，繞着圈兒，唱着別神的曲。最後便揚翅起來，從神光中飛散了，下隱在雲裏裏。——詩人眼着他們去了，便心滿意足的禱告說：『神呵，求你永遠扶助我。』

詩人坐在樹下濃陰中，雨點打到他心上來。他筆不停揮的成了一節很長的詩。他携帶了這詩，先送給一個青年人。

青年人看了，默默的嗚咽，說：『你這詩好極了；洩盡了宇宙的神秘，寫盡了人類的深思。只是怎的增加了我無邊的煩悶？』

詩人接過詩來，憂鬱愁悶的回去了。他開始咒詛雨的使者。

雨的使者顯現在他的面前說：『詩人呵，你不要責備我。我本是生命樹上一滴的露珠，灑到地上來，變成了點點同情的眼淚，要使千萬人傷心的。』

於是這使者飛去了。

詩人夜闌起坐，星月的光射到他心上來。詩人又成了一首詩，立刻寄給他個老朋友。

回信來了說：『你這詩好極了；可知人生如夢，來去都不分明，黑夜來到了，快樂又在那裏了』

詩人將詩扯得粉碎，詛咒夜的使者。

夜的使者低着頭說：『我只會用萬條煩惱絲兒，穿起星兒，結就漫天的珠網，來籠絡住全世界的死和失望的。我只會應起反映悲歡的月鏡，表現出古往今來無邊的陸沉抑鬱，來觸動人類的悲傷的。』

夜的使者也飛去了

詩人走到水邊坐下，從水裏看見了對岸的花。花和水反映到心上來。詩人才思奮發，成了一首長歌，順手便遞給水邊一個洗衣的女郎。

她讀了幾遍，淚落下來了。說：『先生；你寫的這就是詩麼？這就是我心中常有的話，怎麼就說不出來？可是你替我說出來了，我心裏却爲何又這般的感動？我明白了，原來……』詩人不等她說完，便連忙回身走了。

詩人默默的背着窗戶站着。

水的使者蕩蕩漾漾的顯現了，說：『詩人呵，這又算什麼呢？我本是晝夜裏流着，輸送了人類的年華和興亡的事跡，來歸入那茫茫的大海的。』

『花的使者很明媚的笑着說：『詩人呵，你錯用了我了。我只是發洩宇宙靈氣，幻作千紅萬紫；從地裏出來，要點穿世人的靈竅的。』

兩個使者携手飛去了。

詩人詛咒遍了下凡的使者。——最後便慟慟憂傷的到了衆神的王那裏，那些飛回的使者，正圍着神座站立着。

神莊嚴地說：『我知道你的來意了！我原是說與你的，宇宙的神秘，和人類的深思，本不能遮蔽人生的頹圯。我的這些使者，何嘗不是隨時隨地輔助你，又何嘗不是愈輔助愈受你的詛咒呢？』

詩人俯伏流淚說：『神呵，你可憐見他們疾箭般的年月，也爲着完成了我的使命，又何妨使他們暫時癡狂沉醉？我原知世上到頭都是空虛，但也請妨使他們暫時蒙蔽？』

神微微地笑道：『也罷，我賜給您最後的使者，他原未會長成，只養育在鴻濛的淵裏。如今你試帶他到人間一走，或可以完成了你的志願。只有他能使山窮水盡，變爲柳暗花明。可是這也不是真的，世間一切都要模糊了！』

詩人稽首說：『我只要世界模糊，人間醞醉，我原只要……』

天外，翩翩地飛來雙翅雪白嬰兒挾着金斧，前面廻翔着，歡唱道，『詩人呵！我便是希望的使者，現在入世了。詩人呵，跟着我來！』

萬千的使者，圍繞着大神，在讚頌的歌聲中，一齊歸過去了。

猶如今只有「幾錢分」，男團了黑暗，都倒了憂傷。領着，年人向前進，老年人希望，世界，便成了，過去，拒絕了現在閃爍着將來；歡樂沈澀的向前走——向着渺茫無際的盡頭走。

瘋人筆記

其實我早就想下筆了：無奈我總不能寫，我——寫起來，就沒個完結，恐怕太倦乏。而且這裏面的事，說出來你們也不了解，這原是極糊塗極高深的話——但是有些聰明人勸我說：『你這麼一個深思的人，若不把這些積壓思想的事盡情發洩出來，恐怕你要成爲一個……』他們的末一句話，至終沒有說出，我不知道他們是稱讚我，還是戲弄我。但這都不關緊要，我就開始的敘一件極隱秘極清楚的事情了。

太陽怎麼的愛門外的那棵小樹？母親也是怎樣的愛我——『母親！』這兩個字，好像不是這樣說法，只是一團亂絲似的。這亂絲從太初就糾住了我的心，稍微一牽動的時候，我的心就痛了，我眼睛就酸了，但我的靈魂那時候却是甜的。這亂絲世上沒有人解得開，上帝也解不開——其實上帝也是一團亂絲，母親也解不開。

母親——也就是亂絲——常常說我聰明，但有時又說不要太聰明了，若是太聰明了，眼睛上就要長出翅兒來，飛出天外去了，只剩下身體在地上，烏鴉就來吃了去——但我想那不算什麼，世上們聰明人不止我一個。他和他，還有他：他們都是聰明人，沒件事會說出事實。

一夜的漫睡之後，第二天起來，却做了許多詩，說他們半夜裏沒有睡。看了人來了，就拖出許多書來，假裝看着：人去了，又來要我替他們補鞋。他們的眼睛上，却還沒有長出翅兒，烏鴉也不來吃他。這也是和富士山和直布羅陀海峽一樣，真可笑！

但無論如何，我不要再看着他們。要多看他們時，便變成他們的靈魂了。我剛纔不是提到那門外的小樹麼！就是這棵小樹，他很傾向對面屋上的一個石像。看來看去的，一夜發熱到了二百零百度，也就變成石像了，這話說起誰也不信，但千萬年以後的人，都來過了他的影兒去，這却是我親眼看見的。

我的屋子雖然又矮又小，但是一開起門來，就看見街道。就是天空，好比別人的闊大的多了。這是第一件事使我落淚的！——世人的鞋，怎麼這樣容易破呢？使我整天裏一根繩子拉來拉去的。但並不是他們要我補，是我自己喚住經過的人，要替他們補的。我想與其替他們補鞋。不如教他們怎樣的走道。不過如他們都曉得怎樣走道，我也沒有了拉來拉去的材料了。

世間沒有一個人會寫出充滿了力量的字，若是有，也都成了「白的他」了。他的字，無論在什麼地方出現，我都會認得的。這又是一件使我落淚的事——他的字寫在書上，連頁紙都凸出來了，我便是閉着眼睛，也知道是他寫的。他是王子，誰不知道呢？他天然的有一種——含愁的樣子。他母親是印度人，這是我所知道的，無怪乎他是這般的溫柔潔白了。世界上只有印度人是溫柔的，是潔白的。這也是小樹變成石像的另一個原因。

當他十個輪子的雪車，駕着十匹白馬，跟隨着十個白衣的侍者，從我門口經過的時候，街上的塵土，便紛紛的飛進來報告我了——我敢說沒有人不敬慕喜歡他，但他却是這般的不愛理人，也許是他的印度的母親教給他的。無論如何，他總和亂絲有些深密的關係，更造成他腦脹含愁的樣子了。

他雖然不愛理人，却有時來看望我。是可憐我老無依靠麼？是叫我補鞋麼？然而他是永遠赤脚的，他本是永遠坐在車上，不肯和世人的道路接觸的——他來時，我很自然。我喜歡他麼？不過這喜歡和不喜歡的界限，在我心裏，極其模糊。容我再仔細回想着……有了，這原如同富士山和直布羅陀海峽一般，都是不容易明曉的事，總而言之，他是因為我的眼睛要長出翅兒了，他恐怕烏鴉吃了我，血水滴到他的赤脚上，他防備着就是了。

「黑的他」更如同狗一般——也許就是烏鴉——倒也有些人喜歡他。他却是走在道上，鞋更是非常的破爛，我不能再替他補了，這一根繩子，儘着拉來拉去的，有些煩膩了。

天如不開朗，就是有人很憂愁，要死了。這光景瞞不了我，亂絲曾告訴過我。這也是小樹變成石像的另一原因。

果然「黑的他」來了，他說話有些吞吐——他的眼睛永久不會長出翅兒來，我實在看不起他——他說「白的他」有些和他好的意思，要請替他作王子了。並且說「白的他」為他的緣故，下地來走了。他說話時，帶些難過的樣子，却又喜歡，我戰慄起來，繩子都落到地上了。我的唇兒不能說話，我的心却求上帝赦免他。他的死期要臨到了上帝呵！亂絲呵！赦免他的明白罷！

倘若他再這樣的明白，不是我說……「白的他」車上的鸞鈴響了，「黑的他」為何又跑了？世界上亂的很，我要哭了，眼淚是亂絲拉出來的，亂絲是糾在世界上的，可笑——又黑天了。

門戶要是淺了，消息是很快的，人們很容易彼此知道。「黑的他」真有思想，他是會挨着門敲着去告訴他們呵。

聰明人，也抱着很新的書出來，彼此的說着「黑的他」的消息，又做了許多的抒情和敘事的詩。這亂呵！昏黑的，湖水般的談話：都證明世界有翻轉的時候。

晚霞要是紅了，也是有人從昏亂的快樂中墜死了……

一抬頭雪車停在門口，我知道一定有些事故……「白的他」堅凝的站在我面前。上帝呵！亂絲呵！他的話，我一句都聽不明白。他的那些侍者，却都低着頭看我，——這都是「黑的他」召的魂，我早料到有這一日。「白的他」永遠是溫柔的，却也有很深的時候。因此我十分的信富士山是要變低的，直布羅陀海峽是要變淺的。

「白的他」也不再說話了！他出來的時候他的十個侍者，都慘然無聲——他的衣裳都凍結得如同銀甲一般，清徹的眼隨裏，飛出盛怒的光氣來。我怕極了！他上車時，我已認得他背上的銀弓，不住的……

發。

我驚魂未定，車兒也許走到街頭了。「黑的他」從我門口也過去——上帝呵！那自以爲清潔的人，要伏罪了。

我幾乎不能轉動，但我至終跳了出去。雪車過處，「黑的他」緊擰着胸前帶血的箭矢，閉着眼臥在街上。了。「白的他」站在車上，含怒的凝視着，弓兒還在手裏，侍者們也一排兒的低着頭——馬又飛馳去了。

我又跳進來了，我的心幾乎要飛出腔子來，要不是我握着，就……富士山是十二萬尺高直布羅陀海峽是十二萬尺深。若不是你們這樣的高深，我也沒有了拉來拉去的材料了。我要哭了！

聰明人只因太聰明了，眼睛裏長不出翅兒來。他們又半夜不睡了，又做詩——咳！那一件事瞞得過我。你們半夜裏睡罷，起來再偷着彼此抄罷，！我敢說，我那小樹，是你們逼得變成石像的，可惜辜負日光撫受了他一場，橫豎我要同你們……現在你們又譏諷「黑的他」不自量了。殺人的事，都是你們做成的。「白的他」心中狂熱的血，也是你們倒給他的——烏鴉來了，天也昏了。

印度的母親，原是住在瓶子裏的，瓶子破了，便沒有住處了。這瓶子是亂絲糾成的，亂絲腐了，自然瓶子也要破的。其實並不是亂絲腐了，只因世界上都是亂絲，也不必分彼此了這倒不干我的事，我只拉我的繩子就完了。因爲世人的鞋，終古是破爛的，我要不拉，就消滅了許多，永遠沒有人知道，這是痛心的事！

瓶子破了印度的母親走時，白的王子自然也要跟去了。本來世界也願意有他，世界真可恨！只願要那些不大不小，不高不矮的人，如同我們中間那些聰明人一般——我剛纔什麼來着？是了，「白的他」不久要走了。其實這去與不去的念頭，在我心裏，也很模糊。

晚霞中永遠掛着無數帶血的箭矢，尖兒是朝下的——埋在「黑的他」的心裏。但我相信的血裏，未必會有悔罪的言詞，這也是那些聰明人激勵他的。

下雨以後的塵土，是不能報信的。「白的他」來辭別了，依然是——含愁的樣子。他的怒容消滅在我的心裏，只如同做夢一般——其實夢是什麼，我完全不能知道，只得是很無影響又很受影響的事，又是這根繩子所常常穿過的。這繩子是每個孩子是每個孩子一入了世，就帶着的，只是他們如不喜歡有夢，也可以從一把剪刀上跳過，繩子就斷了。這把剪子是不容易尋得的，這也是，我的小樹成石像的另一個原因。

「白的他」款款的坐下，用那種不遠不近的話和我說：他要跟他母親去了，破瓶子是住不得，若勉強住下，天風也要將他們吹飛了——這理我早就知道——他現在要到北冰洋去，在那里有他們的雪宮。北冰洋和富士山，以及直布羅陀海峽在太古原是相連。

他擦着曳地的白衣，走了出去。侍者都一排兒的恭敬着和我行了一個辭別的禮。他赤着腳上車了，這是一去不回的表示！車轉街角的時候，我耳中還聽見他那雪上鸞鈴最後的聲音，還看見他回頭望着，依然是那一種——含愁的樣子……上帝呵；亂絲呵；這無結果的，不澈底的，難道永遠是如此麼？我也只得盼望他永遠是如此！

這在書頁裏凸凹的字，世界上永沒有人能寫了——聰明人以我的哭為可笑，悄悄的彼此談論着，無論如何，我恨極了你們了！「黑的他」是被你們逼死的，「白的他」是被你們逼走的。每逢有晚霞的時候，我就想起這些事，我的每一個血輪，都在我身中旋轉——烏鴉來了！

我的身體原是五十萬年前的，至今的毫沒有改變。但現在却關閉在五十萬年以後的小屋子裏，拉那五十萬年以後的小繩子。除非那夢有時的釋放我，但那也不過只是一會子——我要回去，又回不了，這是怎樣悲慘的事！母親的！亂絲呵！假如世界上沒有我，你也不至於說我聰明了，烏鴉也不來了，我也不至於

整天對着那些聰明人了，小樹也不至於被他們逼成石像了！

我經過的這些事，我從原始就知道要怎樣一件一件的相隨發生。這些事在我心裏，從很淡的影子，成了很濃的真像，就從我的心裏，出到世界上了。每一件事出去，那些聰明人就笑了，半夜裏濃睡，早晨起來偷着做詩了。這又是一件使我落淚的事！這種現象無異於出了一件事去，就擲回一塊冰來，又回到我心裏。上帝呵！烏鴉來了！

我知道我不能再多寫：我的眼睛的翅兒，已經長出一站來了，眼睛走了，肉體交給啄人血肉的烏鴉，這又是怎樣悲慘的事——！這是母親早就告訴我。

我近來常常看見晚霞裏帶血的箭兒，常常聽見塵土中鑼鈴的聲音；和那些聰明人酷虐的笑。

心頭的冰塊愈積愈多，和拿筆的手是很有關係的。我更不能拉那繩子了，世人的鞋破爛到什麼地步。

我也不能管了——現在我手內的血輪已經漸漸的凍結，莫非步那樹的後塵麼？

在眼睛未飛走，烏鴉未來，指尖未凍結之先；我指着富士山和直布羅陀海峽起誓：我詛咒那些聰明人他們捲起自己的使人看不起的神情，一面又來擾亂我屋前的天空，叫我在垂老的年光，遇見了這些無影響又受影響的事！

上帝呵！母親呵！——你們原都料在亂絲裏——我不知再說些什麼好了，我只求你們使烏鴉晚一點來，不要在我眼睛飛到半空的時候，看見我自己的肉體被吞啄，因為我的身體原是五十萬年前的。也求這烏鴉吞啄了我之後，飛到北冰洋去，吐出我的血來作證據，告訴「白的他」——但不要滴在他的赤腳上，他原只怕這個的——說補鞋的老人，眼睛已經飛去了在他未飛去之先，已替他詛咒了那些聰明人了

眼睛上的翅兒，垂下來了，遮住了我的臉。我的繩子，我也不帶去了，誰捨了去，就算是誰的。在我平日很親近的東西，如破鞋塵土之類，我都不能顧了。

……

心中的冰塊，相磨擦的的聲音愈大了，眼上和翅兒也鼓動了，烏鴉來了！
想起來了，還有一句刺心刻骨的話，要告訴你們。我如現在不說，終古也
不能有人知道那石像就是：
完了，收聲罷！血輪已經凝結到指尖，我的筆兒不能移動了，就此——。

遺書

冤因死去，到如今整整兩年了。但我總覺得她在我精神上，有永遠的存在。我們自從相識起，都是在一處。直到三年前她的病能顯著了以後，纔分離的。兩年前的今日，她在形質上便永遠和我隔絕了。——今日爲憶念她，又讀她在海濱養病時寄我的幾封信，無端又引起我無窮的展個！精神上的朋友冤因呵！你許我發表你的遺書麼？

四，十，一九二二。

一

冰心：

和你相別不過九點鐘，我已和你替我介紹的朋友海女士相見了。怪不得你這樣的仰慕她陣陣的浪花，使人對坐有悠悠之思。

姑母很康健，她自己到車站來接我。她的園子裏，玫瑰花都開遍了。她把我安置在三層樓上，臥處却在露台的涼篷下！因爲我的病是要海風來療治的。我寫這信的時候，正坐在欄邊。海面黃昏的景物，是怎樣的可愛呵！晚霞也正臨照着。一日的火車，很使我乏倦不能多寫什麼。明天早起，精神較好的時候，可以詳細的報告你。

母親大概是過兩天回去，家裏還有事，她送我來，不能住得長久。她應許每兩個禮拜來看我一次。

冰心！你自己在宿舍裏寂寞麼？我盼望我快快的好了，可以早些回去——再見罷！

冤因

冰心：

真在這里是一種從前沒有經過的生活。昨晚我獨自睡在露台上，母親和姑母在旁邊坐了一刻替我覆蓋好了，叮囑了幾句，便下去了。繁星在天，海波如嘯，我覺得有一種不可言說的空靈和惆悵，新涼真是逼人呵！——什麼時候睡着的，我自己也不知道。

今晨海面上的陽光，將我的靈魂喚醒了，無邊的波浪上閃爍的金光襯着東山濛濛的曉色這景物都陳列在我的眼底。我不能描寫，也更不敢描寫，我只靜靜的坐着，只覺得莊嚴，只覺得偉大。

下樓後和母親，姑母，一同在園子裏葡萄架下用着早餐。朝爽迎人，海濱的天氣，畢竟和城市不同！——姑母真是個福人，可惜他沒有兒女，太寂寞了。她的宅子和園子都極精緻山脚下還有她的田地，佃戶也很多，她說過兩天還要帶我繞着海濱，去看農夫們秋收。

她極愛我，也極喜歡有我的朋友來看我。不知道兩星期後，母親回去再來時，你能否和她一同來？

宛因

三

冰心：

信收入了，三天沒有回覆你，因為我又覺得不很舒服，醫生也來看過，只開了方，沒有說什麼。

這時母親已走了，我送她到車站又回來了。我是不能離開母親的，但現在也無可奈何。她一去了，一切都覺得泛泛無着；往深裏說，就是不知我還是我。惆悵，離開母親的惆悵呵！

近日又陰了天，涼多了。姑母不許我出去，常常和她一同坐在廊子上，談些話兒。姑丈早故去了，我雖未曾見過他，但從姑母口中，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像片便懸在廳屋裏，盾宇間充滿了沉毅和慈祥。他死在海裏，連墳墓都沒有——這就是姑母不肯移居城市的原因——姑母每一提及，就要下淚。

冰心呵！爲國死是極尊貴的，墳墓又算什麼呢？只添個後人傷心的資料罷了。

你近來忙得很，是不是？但忙碌比閒散好，可以省却許多無謂的思想——蒙同學們掛念我，請你替我謝謝她們。也請告訴她們說我已日有起色了。

我的書架上，近窗的那一邊，有兩本黃皮的書，名叫慧劫的，請檢出寄來給我，我只看了一兩頁，很想看完。

宛因 八 十二日

從前的幾封信，都沒有註着日子，但我覺悟到信後的月日，有時是極有關係的。

四

冰心吾友：

慧劫收到了，很喜歡！這時夜半的風吹着窗簾，似乎代你訴說了你的寂寞。現在正是校中夜間自修的時候，你果子對面那座空了；平日坐在你對面的他，正在山中聽着海風呢！我又何曾不寂寞？但有海山爲我的伴侶，便寂寞也不覺得了。

我平日喜歡學寫些小文字；在校時總不得空閒，也不敢寫，因爲寫起來就不免要耽擱了功課。現在整天閒着，拿起筆來，又覺寂寞可憐。有時被景物所鼓舞，因着一時不可抑制衝動，便寫了寫完一看，又嫌他太「動」了。你不是常常勸我不要發稿，姑且留着作爲思想經過的歷史麼？但我却不能這樣做，思想發爲文字，到了紙上，已經着迹了，再留着就更着迹了所以我做完便拋在爐裏了，有的也留着，但至久也不過兩三天。你如看見，又要說可惜。我自己却總不覺得，我做了我燒了，原是極自由的事！

園裏的花下，常常是我坐立的所在，姑母也在旁邊。軟椅上，對着晴光萬里的大海，長夏初過，微曠的天氣，使人倦極。鳥聲和着隱隱的濤聲，也好似催眠的歌，有時便真朦朧睡着。

你們在課室裏，午後必是更困倦了。你記得上季我在班裏上着課，困極，書桌在地上，把你也從微睡

「寫罷了麼？那時多麼有趣呵！」

「不再說什麼了，姑母不讓我多寫字，再談罷！」

你的朋友宛因 八月二十日

遺

五

冰心：

這裏下了三天的秋雨，微寒中人，窗下只有我自己，無聊只得寫信了。

離家已有兩星期，山光和海色都被我思家的情緒浸透了，我十分的憶念母親。母親也是憶念着我！冰心呵！這不過是暫別，若是永別又當如何……我對於世間一切的事上，都能支撐自己，惟有母親的愛，真使我柔弱到了極處！

我只得勉強說穿了，我這病恐怕很危險！我近來靜坐時，常常預想以後的光景。我所最關心的，就是我——後，最好不要使母親觸緒懷人。我平日看書，遇有可心處，便用筆在眉上加些批語。現在也不敢寫了，恐怕以後母親拿起書來，要傷心的。——其他的事，也處處不使他留印跡。

冰心呵！想到這裏，凡百都空了。我——後，只要有母親，姑母，和你，憶念着我，我——去也是值得的。但這也是虛浮的話，憶念不憶念，於死去的人真沒有什麼。精神和形質，在親愛的人的心目中，一同化煙，是最乾淨的事！

我只要一個白石的墳墓，四面矮矮的石欄，墓上一個十字架，倘若旁邊再有一個仰天沉思的石像——表明死者對於生命永遠的驚詫——就更好了。這墓要在山水幽靜處，叢樹蔭中有溪水徐流。你一日在世，有什麼新開的花朵，替我放上一兩束，其餘的人，就不必到那裏去。

我——後，不要什麼記念，也不必有人有什麼對於我的文字。如有之。還請那人自己想一想，如宛因在世，能否應許他為她立傳，他就要自止了。

冰心呵！你不要錯想了，這一篇不是什麼不祥的話，自古皆有死，只在乎遲早罷了。在廣漠的宇宙裏，生一個人，死一個人，只是在靈魂海裏起了一朵浪花，這也是無限的自然。

我不是懼怕死，也更不是讚揚死，生和死只是如同醒夢和入夢一般，不是什麼很重大很悲哀的事。太戈爾說的最好：『世界是不漏的，因為死不是一個罅隙。』能作如是想，還有什麼悲傷的念頭呢？頌美德環無盡的世界罷！

形質上有間隔，精神下無間隔，不但人和人的精神上無間隔，人和萬物的精神上也是無間隔的。能作如是想，世界是極其淡漠，同時更是極相關連。

這些話不是用來安慰你，實是我自己的人生哲學。但這哲學當因人而宣示的，告訴你是很自然的了，但我却不敢告訴我的母親。如果這封信寄去了呵，母親要傷心到了極地了！無可言說的，母親的愛呵！

你的朋友海女士，正在沉靜的微雨中，聽着我的話呢！她的浪花已引導我了解人生。

冰心，校園的菊花都開了麼？你和誰共賞呢？更盼望你有什麼即景的文字，寄給我看。

宛因 九月三夜

六

冰心：

我不信我的一封書，就使你難過到這地步。我的朋友！我真是太思索了。所以我說思想是空靈的，一發爲文字，就着迹了。若是有着迹的可能，有文字真不如無文字，我只向你謝罪，從今後不再提這死字了，只往有爲的前途着想罷！

天開朗了，樹葉兒漸漸的紅了，雲淡風輕的天氣，欄邊一坐，胸懷曠然，我覺得真享盡了人間的清福。

我現在也不靜坐沉思，也不看章回的書，因為那都是太費腦力的事。姑丈書室裏存書極多，前兩天曠書的時候，我都把我所喜歡看的檢出來了，大可爲消遣的資料。現在我只零碎的看些小詩文，一面抄些我自己中意的詞句，一面也可練習字。每天早起寫字的時候，姑母常常倚在旁邊看着。她問我說：「你這字太特別了，學的是什麼體？」我笑道，「是宛因體。」她也笑了——我自己後悔小時未曾在字上用過功，現在要學也太晚了，寫得滿紙小蟲似的，真不好看。但如認真學起來又不耐煩，好在文字是用以達意的，會寫他也就罷了。

此外的消遣，就是教授兒童了。姑母在園後設立了一所農兒半日學校，只是初小的程度男女學生有五十人。教員楊女士，學問很好，人極和藹而且恬淡。她的教授法極好，講授時的言語和指示的姿勢，都極活潑而又溫嚴。我飯後有時去旁聽，這些孩童竟然忘却有人在座，因爲楊女士的「一言一動」，都博得孩子們全神貫注，也無暇看到別處了。而且我覺出那些學生對她的感情，是更超乎敬愛之上。對於她的命令，不敢拂也不忍拂她在假日常常去到學生的家中，勉勵他們的自修，慰問他們的疾苦。家長們間接受她的教育的，我極其欽佩她，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完全的教員，便是大學裏，也是不多見的。據說她極喜歡農村的生活，所以不願就城市的職業。她彈琴彈得極好，我已起首跟她學習了。

這小學校裏科目雖然不多，她一人擔任這全校的功課，自然是很忙的。我每日也便去替代半小時，或一小時。——孩子們是如何的可愛呢！當我站在臺上，看着五六十個仰着的黑胖可愛的小臉，我就想我應當以怎樣的材料，貢獻給這些純潔無瑕的小「心」呢！教孩子比教大學生還難，因爲他們以爲教員是萬能的。教員無意中的一句話就可存他們腦中留下極深的印象。一粒種子種下去，要年年繼續着結着果子，這無數的果子的好和不好，於社會是極有關係的。因此我十分的小心，但結果是使我極其不自然。農村的孩

子極聽話又謹慎，然而也極伶俐，最能觀教員的喜怒，我愛他們，又提防着他們。

醫生仍是一星期一來，他沒有說什麼。——我近來飯量減了，只愛吃些水果。我常常對姑母說我可以學那些隱士，過那靈松吃桃的生活，我有時吃起果子，就可以不吃飯。

閒話說的不多了，可以轉移你的心境麼？冰心！我在此一切安好，你放心罷！替問候同學們，謝謝她們記掛着我。

七

吾友冰心：

慧劫的作者，真是超人呵！我不意我走馬看花般看了十年的書，在這時纔得到這一部傑作。

這書的原文，我未曾看見過，便是作者的名字，也是第一次聽到的。然而從他的作品中我可以完完全全的想見他的為人。我從頭看完，凝思之後，不覺悵然，又不覺悚然。

書中的主人翁前半是學者羅平，後半是羅平創造的有智識的猿公生姆那批。作者對於羅平的性格，態度，是這般的描寫介紹：

「……似社會中無人不可爲友，然窺其實際，落落難合，又似無一人可與爲友。蓋羅平具有天然之選擇力，……視世界生物，胥如流水行雲，聽其自來自去……讀者當知其智慧足以籠罩人羣……」

「……在理舊雨重逢，宜各生其欣慰；乃羅平面冷於冰，見者血爲之凍……」

「……羅平既就主席，對客初無歡容，非怒非愁……」

已畫出一個智慧孤傲的學者了！又提到他的言論：

「……凡有可以益吾智慧者，雖犧牲畢生快樂，吾亦甘之……」

「……吾將竭吾能力，禦此渾濁潮流，爲君等求將來之幸福。至收局如何，吾亦不能預測

……直至今日，吾仍獨居一室，孤寂如僧，終機不聞人言。即偶與人羣接觸，亦僅以書札往

宛因 九月十五日

還……

『……彼等自有彼等之文學，吾殊不能評其價值……』
描寫那猿公生姆那批就是用以下的話：

『……須知吾以孤子之身，飄然入世……然吾似預知運會所趨……』

『……似舟爲浪引漸漸捲入波心，自顧已無歸路，計惟握舵前趨極力與浪頭相抵耳……』

『……時以吾知識日增，無形之鞭策，已足驅我力趨於軌範……』

他的言論是：

『……吾已深洞人羣之弱點！……』

『……多一分知識，即減一分天性，科學愈深，性情愈薄……』

『……若獸類以天性爲法律，終身不越範圍，較人類良善多矣！……』

『故人類肉體所享之安寧，不敵所感精神之痛苦……』

『……人間惟襁褓嬰兒，初無罪惡。夢中時有笑容，此爲生人最樂時期……』

『……天下無能知真理之人，尤無精警不磨之論……』

『……可愛之天性乎！汝宜尋其故宅，與我永永相依！……』

他著作的心理，已在書中明明道出了：

『……亦僅爲玄瀾之談，自掩其牢騷之迹……』

『……羅平疾世之心，實由社會之激刺，卒至以身殉學……』

『……人有著作，則精神有所寄託……當發揮真理，主持公論，君非人比，當無忌諱可言……』

『……惟自信獨抒己見，世間更無阻我之人，且既以理想發爲言詞，決不能俯仰隨人模稜兩可……』

「……意彼當秉筆著書時，必有無窮悲感，故現身說法，大放厥辭……」
 「……社會不良，却運將與終古，茫茫大地，誰憫衆生？……」

這書完全全的貢獻了作者的人生哲學，他筆挾風霜，看低了多少英雄才子。他對於社會上的人物，雖沒有詳細的批評，但輕輕的一兩句話，便都描寫盡了。說到瑪麗，便是一個感情的慈祥的處女，令人肅然起敬，那純潔的信仰也是不可及的。開得的慷慨尚義的談吐，便描寫出閨女的神經興奮。其餘如詩人加勒的無聊的詩樣的言詞，以及牧師，爵夫人，女優等都有他們自己的態度；作者嬉笑怒罵，都一一的抉發無遺了。

我真想不到意中得此一部深刻的著作。其中的論點，自然不能都贊成，不過我閱世太淺要着實批評還須一二十年後。無論如何，我不能說他是爲小說而作小說，不過是借用小說的體裁，來發表他自己的思想就是了。我更不能佩服他五萬字之中，幾乎字字有理論字字有哲學。

我看完，茫然，惘然，又悚然。我不願意再有別人。以批評研究的態度來看他。但我自己剛看到四分之一，便不敢拿他當作平常消遣的小說了。慧劫這一部書，真能陷溺年青呵！

我一定不願意別人再看，但你却不可不看；因爲你看了便可以再批評我對於這書的批評對不對。書附上，寫的不少了，再談！

宛因 九月二十二日

八

冰心：

雖然是極好的朋友，也不應干涉人看書的自由，你未免太多事了，一笑！你說你也喜歡慧劫，但勸我不要太表同情；我的心理，也何曾不和你的呢？羅平的結果是太悲慘了，以身殉學，「青年人不應有

此思想，「我更是承認。

連日出遊，使我倦極。黃昏時，一輛小小的車，載着姑母和我——有時也同着楊女士——遍訪了名勝。在車中我們只向外凝望着，山水，小村和麥籬都接連不斷的從眼前過去——姑母想些什麼，我不能知道；我自己却只傾聽着「自然」的話語，也無暇思想了。有時遇見可憩息的地方，便停住了，走下去在斜陽裏散步一會子。有時遇見車走不過的地方，也便下車步行，慢慢的入山寺，穿林過嶺，任憑着馬兒自在的喫草。連日「自然」中的浸濡，魂夢都是舒適的。

姑母說山景看完，便該泛舟了，冰心呵！你能偕同一遊麼？我想像無邊的蔚藍的清波之上，你我二人憑舷看晚霞，談些閒話，是何等的快樂呢！這個星期六的早車，母親便要來的星期日早晨可回去。正在放假期內，你若和她同去同來，料想沒有什麼不方便的。如何？你能賜與你病中的良友，以一天的快樂麼？近盼回音！倦極，不多談。

宛因 十月七夜

九

冰心：

今早我醒時，聽說你已走了，使我黯然！

你昨夜在樓下睡得安適麼？露台上未免太涼一些，深談不能自止，累你在風中久坐，極悵！你去後，濤聲中又加上你的言語了，安慰，好友的安慰呵！

昨夜的星辰好極了，暗中同坐，使我胸懷淡遠，直要與太空同化。冰心！你記否黑漫漫的大海上，只看見一兩縷白線般的波紋，倦到岸邊來呢？

這時我只追憶談話時的光景，這也是別後兩個月中，第一慰快事了。我以為世界上的話最能使人快樂

的，除却母親的愛語，便是良友的深談。有時愈說愈沖淡，也有時愈說愈糾紛，但無論如何，有餘不盡之間，都是極其有味的。

便是昨天傍晚，同坐舟上看晚霞，又何嘗不使人起回憶呢？小舟微微的蕩漾，覺得綠波真是柔媚極了。微風吹來，海水只相隨的向後追逝，便是停舟不行時，我也覺得有些兒頭暈，只是站立不住。你不要笑我，我原不是「弄潮兒」呵！

晚霞真是好，五彩的錦衾般，覆蓋着金海。島山漸漸的青淡下去，似乎要睡着。黃仲則的詞……「隨霞一抹影池塘，那有這般顏色作衣裳？」我那時忽然想起，但忘了告訴你。

我從今日起要系統的看書了，省得太悶。盼望你再來信時，提出些問題來討論，以作我讀書的標準。

十

冰心：

讀你來信，使我欣慰，又有一番留連的情緒——我又要說了，舟中看晚霞的回憶太深了，只恐於你不利！

承你提出「文學」問題，但是題目太大，我實在不配討論，也更不敢討論。冰心！你要牢牢的記住，我批評事物，都只知以我自己的心尺作標準。這心尺自然是極粗糙，極不合法度的，所以我永遠不敢發表我的意見。但在良朋通信之間，原沒有大關係，或者可以隨便說說。

我所最不滿意的，就是近來有些譯品——尤其是小說詩歌——生動已極，必須細細的，聚神凝神的讀下去，方能理會得其中的意思。自然我是中人以下的聰明，不配說理解，然而恐怕這直截的譯法，離「民衆化」太遠了。我敢斷言民衆之中——讀過西文的還好一點——十人中未必有一二人能够了解，自然就不喜歡讀他。結果是文學自文學，民衆自民衆，永遠不能携手。——我自己也會試譯過幾次，譯完自己重讀

，也覺得生澀不堪。因為太直譯了，就太生拗；太意譯了，又不能傳出原文的神趣。自然我的程度太淺，但因着文字的差異，這難處是一定有的。在新文學還很幼稚的時代，我們應當等候他慢慢的淘汰進化，不必有什麼很嚴重的批評，和太高遠的希望。冰心，我們努力做體諒人的人罷！

至於創作一方面，我以為應當是個人方面絕對的自由揮寫。無論什麼主義，什麼派別的成見，都不可能存在胸中的。也更不必預想到讀者對於這作品的批評和論調。寫完了，事情就完了，這樣纔能有些，「真」的意味。如太顧忌了，弄得百不自由，畏首畏尾，結果就是批評家和讀者出意思，派作者來創作，與科舉時作場屋的文章何異？而且作品在前，主義在後，創作者在前，批評家在後，作者萬不可抹殺自己！——自然我不是說絕對不容納批評家和讀者的意見與勸告。為着整飾儀容，是應當照一照鏡子的；但如終日的對着鏡子，精神太過的傾向外方，反使人舉止言笑，都不自如，漸漸的將本真喪失了。如作者一定知道作品出去，是能起反響的，那又何妨在執筆直書之後，付之一炬，讓他永久消滅在灰燼之中呢？

文體方面我主張「白話文言化」「中文西文化」，這「化」字大有奧妙，不能道出的，只看作者如何運用罷了！我想如現在的作家能無形中融會古文和西文，拿來應用於新文學，必能為今日的文學界，放一異彩。然而有的人却能融化運用，只互相的鼓吹些偏畸的理論，徒然引起許多無謂的反動力，消磨有用的創作的光陰，於評駁糾難之中，令人痛惜！真正的作家，他不和人辯論，只注意他自己的創作！

太放言了，請你嚴重的批評一下！夜已深了，再見。

宛因 十月二十二夜

十一

冰心：

病了好些天，沒有起床，連接兩信，未覆，極歉！現在已經大好了，只是受了點涼，又咳嗽起來，沒有什麼大病，請你放心。

昨天姑母宴客，我也忙了一天。在廣廳裏琴韻悠揚中，對着花園錦簇，倒也使人心曠神怡。我很喜歡在交際場中聽那些夫人女公子們很客氣很輕婉的談話，也喜歡對有些夫人們端莊的面頰和沉靜的微笑；都顯出一種很高尚而又活潑的態度。我這麼一個不喜交際的人，倒因為勉強盡半主之責，得到了意外的快樂。

夜中九句鐘以後，姑母恐怕我太勞乏了，叫我先歇着去。我出來覺得精神很健旺，不想睡覺，隨手拉過一張椅子，便坐在廊下，望着欄外的海。——好燦爛的月光呵，海面和向月的岸上，都被幽輝染得如同置上一層銀霧一般，山影和林影，却是深黑的微風吹着樹梢，疎葉受光，也閃爍的搖動。月下人影清切，輕絹的衣裳，竟淡至欲無——廳中鋼琴和着四絃琴，淒清的音調，正奏着「想家鄉」呢！餘音裊裊中雜着很輕柔的歡笑的聲音，不禁使我想起家和母親，你和學校，以及許多的朋友。好些印象，一時都在我眼前浮現，最後是琴聲也不見了。

客散時已是十二句鐘，廳中一時寂然，只剩些衣香花影——這空泛無着的景象，使我想

到世界上又何嘗不是如此？一代一代的酒闌人散，只剩些衣香花影。

睡時錯過，便不能入夢——只因朦朧龐朧的，看着月落。青灰色的天空，用清冷寂寞的窺兒，蓋住世界。曉風漸漸的起了，海潮漸漸的響了；剛要睡着，眼前又光明了，朝陽又從海裏出來了！

今日我只微微的頭痛，我每夜必須有九點鐘或十點鐘的睡眠。不睡能使我好幾天沒有精神，更能使我神經反常。不過昨夜的印象很深，不能不趁着光景未移，寫來寄給你。世界上原有許多的情境和神趣，因寫不出或不及寫，便都失散在虛中之空，未免可惜！——困極，寫的很無條理，請你饒恕。

十二

冰心：

今天的天氣，真是特別，至今木葉未脫，一連幾夜的大風把樹葉兒都吹落了，推窗一望，使人爽然！

你的信中，對於我在文學上所持的論點不很贊同，我想各人原應當有自己的意見，不必相同，亦正不必強同，各人照着自己的理論實地做法，只看結果罷了。盡理論是沒有用處的呵！

楊女士又是一個詩人——那天課後我們帶着一羣學生，在園子裏看菊花。我和孩子們說笑的時候她自己在亭子坐着，低頭寫字。等到孩子們走了，我也走上亭子去，一眼望見她寫的是一行一行很短的字，好像是詩。我問他要，她只得遞過給我看，是幾首短短的即景的詩。我剛看過一遍來，她就奪去揉了。她作的真好！可惜我沒有過目不忘的天才，只記得意思，不記得詞句了。她說她倒是有時寫些詩，自己消遣的，但都沒有留着。——我想以她那樣的性情和學問，寫出來的詩一定是都是很好的，不發表未免隱沒却許多宇宙的美。我相信天下有許多極好的詩，只因不能發表或不肯發表，就都隱沒在黑暗之中了，可惜世人沒有眼福！

你問我『什麼是新詩？』我委實不知道。我有時雖然也做，但到底不自信，一段一段的小字，你們要把他分寫了，叫他做詩，我只得由你們。我想新詩的歷史太淺，不容易有簡單明瞭的定義，以後做的人多了，漸漸的自然有個界說。自己的意思是如有含蓄不盡的意思，聲調再婉轉些便可以叫做詩了，長短是無關係的。但我個人看去，似乎短的比長的好，容易聚精凝神的說一兩句話。

秋意十分的足了，海濱尤其淒厲。校園裏的臘梅開了麼？我每每想像到你們及時行樂的光景，不知道你們在同樂的時光之中，曾否念到我？

聽說之微要歸省，我悶得很，請她順便來看看我。

冰心：

昨日之徽已來訪我，相見後很喜歡。——她的父親已經好了，她三天後便可回校，——我們在爐旁整整的談了半日的話，知道了校裏的許多事情，使我欣慰，又起了更濃的回憶。正不知何日方能再和你們在一起！

今早大雪，外邊却是一點寒氣都沒有。飯後之徽又來約我去海濱踏雪散步，我一時喜歡便披上外衣，和她出去。——羣山都白了，起了一片連接不斷的皚皚的光。村舍也似雪宮一般。不時有人打着破傘從小橋上走過。厚雪壓蓋的沙灘，脚下踏着，更覺得鬆軟了。片片的雪，無聲的紛紛落在大海裏，波瀾也不起了，雪花隙裏，我們只並肩沉默的走去，心靈中覺得有不可言說的愉快！

歸途中，我們纔又起首談話了，之徽是個絕頂聰明的女孩子，她看書一目十行，悟性極好，我們更不能不承認她有寫作的天才。她又肯做課外的工夫，聰明加上勤奮，前途實不可限量！——只是有一件事，我常常爲她擔心，就是她的才氣太發越了，聰明外露，欠些沉潛，恐怕要漸流於自驕或務外。孔子說得好：「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不威」和「不固」都能將她的絕代才華，付之流水。我平日和她談話的時候很少，而且我也不大管這些閒事。你和她還不錯，她又最肯聽你的話，無意中何妨進一進勸告呢？

海濱歸來，母親已坐在書紙凌亂的書室裏，等着我了。我喜歡極，她責備我不應雪中出去，我只笑着，也沒有答應。

我看了不少的舊詩詞，可意的很多，隨手便都錄下，以後可以寄給你看——我承認舊詩詞，自有他的美，萬不容扶殺。

看書多了，精神很乏，「學然後知不足，」愈看得多，心裏愈無把握，這便是看書後心思恍惚的惆悵。

。寫得恨多了，再談！

宛因 十二月九日

十四

冰心吾友：

接來信，寥寥數字中，已可見出忙碌的冰心，是怎樣的倦懷於她蛰居海濱的好友，使我感無可感！踏雪冒寒，咳疾復作，這些天又不舒服，醫生不許我多勞神。年假近了，你的考事必是很忙碌的，我也不願意以我藉以消遣的信，來替你添忙。別的無可說了，我的朋友！再見罷！

替我問同學們好！

宛因 十二月十七日

十五

冰心：

病榻上過了一冬，兩個半月沒有拿起筆來了。今晨倚窗外望，枝頭微綠，樹猶如此，令人悵然！

這是晚餐後，燈光如畫時，爐火很煖，窗戶微敞，清風徐來，鏡中只有一個着淺紅衫的我。

姑母從市上買了一丈的淺紅綢子，送給我作衣服，她說我平日的衣服太素淡了，於年輕的人是不相宜的。我何曾不喜歡那些嬌柔的顏色？不過我只愛看別人穿，自己却不喜歡穿，姑母既買了，我又想做——我很喜歡做活計，因為拈針引線時，大可有運用思想的工夫——我將這淺紅綢子做成了一件睡衣，緣上了白絲的花邊，晚上穿着，到很輕軟適體。晚飯後，爐子一煖，料着沒有人來，便換上和姑母們坐在火邊談笑，因為寬博的衣裳，比較的使人舒快活潑。姑母看見了，也沒說什麼，只說：「這顏色於你很合宜，爲何做成睡衣？」母親却說我作踐綾羅。我只笑說：「橫豎送給我穿的，白天晚上，不是一樣麼？」

窗內兩盆淡黃的薔薇，已開滿了，在強烈的燈光之下，臨風微顫，竟是畫中詩中的花朵！一枝折梅，想寄與你，奈無人可作使者。

病中連接同學們的來信；新愈手弱未能一一作覆，請替我向她們道謝道歉。——春假何時放呢？之微
回來時，你能和她一同來麼？我很想見你一面。

宛因 二月二十四夜

十六

冰心：

三天的相聚，就是我最後的回顧了。我相信在我從淡霧漸漸飄去的時候，回顧隱隱的海天中，永遠有母親，姑母，和你！

自從你那一封信，不許我再提「死」字以後，我就竭力的禁止我自己。但我已微微的聽醫生說，我怕不能過這夏天了。冰心，我想你更不能不知道，你這臨別時淒惶的話語？以及近來母親的留居不走，你們的神色，都掏出至情，無形中暗示我了！

我的朋友！我如不寫這封信，我覺得我是好像將遠行的旅客，不向他的朋友告別一般。冰心！無論如何，我的形質，消化在這世界的塵土裏；我的精神，也調和在這太空的魂靈裏；生死都跳不出這無限之生，你我是永遠無間隔的。我對於「死」的觀念，從前已說得很詳細很清楚了，想你一定能記得。

我是一個寡交的人，最好的朋友就是冰心了。冰心！還有些事未了，就是請你常常的將我從前對你所说的我的人生哲學告訴我的母親和姑母，安慰她們，減少她們的悲苦——可憐我因着恐怕招起母親和姑母的悲傷，我對於他們的談話，每每是欲吐仍茹，不能澈底。

寫信是在醫生禁令之內的，但我今夜却違犯了。我的朋友！別了，前途珍重罷！

你的好朋友宛因 四月一夜

寂寞

小小在課室裏考着國文。他心裏有事，匆匆的綴完了幾個句子，便去交卷。剛遞了上去，先生抬頭看着他，說：『你自己再看一遍有錯字沒有，還沒有放學呢，忙甚麼的！』他只得回到位上來，眼光注在卷上，却呆呆的出神。

好不容易放學了，趙媽來接他。他一見就問：『嬌嬌和妹妹來了麼？』趙媽笑說，『來了，快些家去罷，你那妹妹好極了。』他聽着便已向前跑了，趙媽在後面連連的喚他，他只當沒聽見。

到家便跑上台階去。聽母親在屋裏喚說：『小小快來，見一見嬌嬌罷。』他掀開竹簾子進去，母親和一個年輕的婦人一同坐着。他連忙上去鞠了一躬，嬌嬌將他攬在懷裏，沒有說什麼，眼淚却落了下來。母親便說，『讓嬌嬌歇一歇，你先出去和妹妹玩罷，她在後院看魚呢。』小小便又出來，繞過廊子，看見妹妹穿着一身淡青色的衣裳，一頭的黑髮散垂着，結着一條很寬的淡青緞帶；和趙媽站在魚缸邊，說着話兒。

趙媽推他說：『哥哥來了。』她回頭一看，便拉着趙媽的手笑着。趙媽說：『小小哥！你們一起玩罷，我還有事呢。』小小便過去，趙媽自己走了。

小小說，『妹妹，看我這幾條魚好不好？都是後面溪裏釣的。』妹妹只看着他笑着。小小見他不答，也便伏在缸邊，各自看魚，再不說話。

飯桌上母親，嬌嬌和他兄妹兩個人，很親熱的說着話兒，妹妹和他也漸漸的熟了。飯後母親和嬌嬌在廊外乘涼，小小和妹妹却在屋裏玩；小小搬出許多玩具來，燈上兩個人玩着。小小話最多，說說這個，說說那個；妹妹只笑着看着他。

母親隔窗喚道：『你們早些睡罷，明天……』小小連忙應道：『不要緊的，我考完了書了，明天便放假不上學去了。』妹妹却有了倦意，自己下了椅子，要睡覺去；小小只得也回到屋裏，——牀上他想明天一早和妹妹釣魚去。

縮早他就起來，嬾媽不讓他去攪妹妹，他只得在院子裏自己玩。一會兒纔聽得嬾嬾和母親在屋裏說話，又聽得妹妹也起來了，便推門進去。妹妹正站在窗前，嬾嬾替他梳着頭。看見小小進來，嬾嬾說：『小小真是個好學生，起的這樣早！』他笑着上前道了晨安。

早飯後兩人便要出去。母親囑咐小小說：『好生照應着妹妹，溪水深了掉下去不是玩的也要小心不要弄溼了衣裳！』小小忙答應着，便和妹妹去了。

開了後門，一道清溪，橫在面前；夾溪兩行的垂柳，倒影在水裏，非常的青翠。兩個人先走着，揀着石子，最後便在水邊揀一塊大石頭坐下，談着話兒。

妹妹說：『我們那里沒有溪水，開了門只是大街道，許多的車馬，走來走去的，晚上滿街的電燈，比這里熱鬧多了，只不如這里涼快。』小小說：『我最喜歡熱鬧；但我在這里好釣魚，也有螃蟹。秋天看獵夫們割麥子，都用大車拉着。夏天的晚上，母親和我更常常坐在那裏樹下聽水流和蟬叫。』一面說着小小便站起來，跳到水中一塊大溪石上去。

那石塊微微的動搖。妹妹說：『小心！要掉下去了。』小小笑道：『我不怕，我掉下好幾次了。你看我腿上的傷痕。』說着便脫下襪子，指着小腿給妹妹看，妹妹搖頭笑說：『我怕，我最怕晃搖的東西。在學校裏我打秋千都不敢打的太高。』小小說：『那自然，你是個女孩子。』妹妹道：『那也未必！我的同學。都打得很高。他們都不怕。』小小笑道：『所以你更是一個怯弱的女孩子了。』妹妹笑了一笑，無話可說。

小小四下裏望着，忽然問道：「昨天簷簷爲什麼落淚？」妹妹說：「萱哥死了，你不知道麼？若不是爲母親儘着難受，我們還不到這裏來呢。」小小說：「我母親寫信給叔叔，說要接簷簷和你來玩，我聽見了——到底萱哥是爲什麼死的？」妹妹用柳枝輕輕的打着溪水，說：「也不知道是什麼病，頭幾天放學回來，還好好的，我們一塊兒玩着。後來他晚上睡着便昏迷了到醫院裏，不幾天就死了。那天母親從醫院裡回來，眼睛都紅腫了，我纔知道的。父親去把他葬了，回來便把他的東西，都鎖了起來，不叫母親看見——有一天我因爲找一本教科書，又翻出來了，母親哭了，我也哭了半天……」妹妹說到這裏，眼圈兒便紅了小小兩手放在褲袋裏，凝視着她，過了半天，：「不要緊的，我也是你的哥哥。」妹妹微笑說：「但你不是我母親生的，不是我的親哥哥。」小小無可說，又道：「橫豎都是一樣，你不要難過了！你看那邊水上飛着好些蜻蜓，一會兒要下雨了，我捉幾個給你玩。」

下午果然下雨，他們只在餐室裏，找了好幾條長線，兩頭都繫上蜻蜓，放了手，蜻蜓便滿屋裏飛着，却因彼此牽來扯去的，只飛得不高。妹妹站在椅上，喜得拍手笑了。忽然有一個蜻蜓，飛到妹妹臉上，那端的一個便垂掛在袖子旁邊，不住的鼓着翅，妹妹嚇得只管叫喊。小小却只看着，不住的笑，妹妹急了，自己跳下椅子來，小小連忙上去，替她捉了下來，看妹妹似乎生氣，便一面哄着她，一面開了門，扯斷了線，把蜻蜓都放了。

一連下了幾天的雨，不能出去，小小和妹妹只坐在廊上，看雨又說故事。小小將她聽過的故事都說完了，自己只得編了二段，想好了，便說：「有一個老太太有兩個兒子，小的名叫豬八戒，大的名叫土行孫……」妹妹笑道：「不對了，豬八戒沒母親，他的哥哥不叫什麼土行孫，是孫行者；你當我沒有聽過西遊記呢！」小小也笑道：「我說的這是另一個豬八戒，不是西遊記上的豬八戒。」妹妹搖頭笑道：「不用說謊了，我知道你是胡編的。」小小無聊，便道：「那麼你說一個我聽。」妹妹也想了一會兒，說：

「從前……有一個國王，他有一個女兒，叫雪花公主，長得非常好看……」小小道，「以後有人來害他是不是？」妹妹看着他道，「是的，你聽見過，我就不說了，」小小忙道「沒有聽過，我猜着是那樣，往下說罷！」妹妹又說，「以後國王的王后死了，又取了一個王后，名叫……那名字我忘記了……這新王后看雪花公主比自己好看，就生氣了，將他送到空山裏去，叫一個老太太拿有毒的蘋果哄他吃……」小小連忙問，「以後有人來救她沒有？」妹妹笑道，「你別忙，——後來也知道怎樣雪花公主也沒有死，那國王知道新王后不好，便攆她出去，把雪花公主仍接了回來，大家很快樂的過日子。」妹妹停住了，小小還問，「往後呢？」妹妹說，「往後就是這樣了，沒有了。」

小小站了起來，伸一伸腰，說：「我聽故事，最怕聽到快樂的時候，一快樂就完了，每次趙媽說故事，一說到做財主了，或是做官了，就是快完了，真沒意思！」妹妹說，「故事總是有完的時候，沒有不完，——反不如那結局不好的故事，能使我在心裏想好幾天……」小小忽然想起一段，便說：「我有一段說不完的故事——有一個國王……」他張開兩臂比着：「蓋了一間比天還大的倉房，攢了比天還多的米在裏面，有一天有一陣麻雀經過，那麻雀多極了，成羣結隊飛着，連太陽遮住了。他們看見那些米粒，便啄出了一個小孔穴，一隻一隻的飛進去……」妹妹連忙笑道：「我知道了！第一個麻雀進去，啣出一個米粒來；第二個麻雀又進去，又啣出一個米粒來，這樣一隻一隻儘著說是不是？我聽見蒼哥哥說過了。」小小道，「是的，編這故事的人真巧，果是一段說不完。」妹妹說，「我就不信，我想比天還多的米，也不過幾萬萬粒，若黑夜白日不住的說，說幾年也就完了。」小小正要答應，屋裏母親喚着，便止住了，一同進去。

夜裏的雨更大了，還時時的聽見輕雷。小小非常的懊喪，後門的小溪，是好幾天沒有去了故事說盡了，家餘沒有什麼好玩的，想來想去，漸漸入夢——夢見帶着妹妹，走進很深的樹林子裏，林中有一個大湖

湖邊迎面走來一個白衣的女子，似乎是雪花公主，她手裏提着一個大籠子，裏面有許多麻雀，正要上前，眼前一亮，便不見了。

開了眼，陽光滿室，天晴了！他還不信，起來一看，天晴得很，枝上的小鳥不住的叫着，庭中注着很深的雨水，風吹得鄰鄰的，他心裏喜歡，連忙穿起衣裳，匆匆的走出去——夢也忘了。

妹妹自己坐在廊上，揉着眼睛發怔，看見他便笑說：「哥哥，天晴了！」小小拍手笑道，「可不是！你看院子裏這些雨水——我敢下去。」妹妹笑着看他，他便脫鞋和襪子，輕輕的走入水裏，一面笑道：「涼快極了，只是底有下青苔，滑得很。」他慢慢的跑起來，只聽見腳下水響，妹妹走到廊邊道，「真好玩，我也下去，」小小俯着身子，撩起褲腳，說，「你敢你就下來，我們在水裏跳圈兒。」妹妹笑着便坐在廊上，剛脫下一隻襪子，母親從屋裏出來看見，便道，「可了不得！小小，快上來罷，你只管帶着妹妹淘氣！」妹妹連忙又將襪子穿上。小小却笑從廊上拿了鞋襪，赤着腳跑到浴室裏去。

飯後母親說大家出去散散心，嬖嬖只懶懶的，禁不住妹妹和小小的攪撥勸說，只得隨同出去。——先到了公園，母親和嬖嬖進了一處「售品所」，小小和妹妹却遠遠的跑開去，在水邊看了一會子的浴鴨，又上了小山，雨後的小山和樹林都青潤極了；山後籬內的野菜莉，開得蕪齊，望去好似彩雲一般。池裏荷花也開遍了，水邊繫着一隻小船。兩個人商量着，要上船去玩去；正往下走，只見母親在山下亭中招手叫他。到了亭前，只見嬖嬖無力的倚着亭柱坐着，眼中似有淚痕。妹妹忙走過去，一聲兒不變的倚在嬖嬖懷裏。母親悄聲說，「我們回去罷，嬖嬖又不好過了。」小小只得啾啾的隨着一同出來。

車上小小輕輕的問「嬖嬖爲什麼又哭了？」母親道：「嬖嬖看見我替你買了一頂小草帽，看那式樣很好，也想買一頂給萱哥。忽然想起萱哥死了，便又落淚，我們轉身就出來了。——你看母親愛子的心，是何等的深刻！」母親脫着深深的歎了一口氣，小小也默然無語。

前面嬌嬌的車，停在糖果公司門口，嬌嬌給妹妹買了兩瓶糖，又給他兩瓶，小小連忙謝了嬌嬌，自己又買了一瓶香蕉油。妹妹問，「買這個作甚麼？」小小笑道，「回家做冰激凌去！」

到家嬌嬌又只懶懶的，妹妹便跟嬌嬌睡覺去了。小小自己一人跑來跑去，尋出冰激凌的桶子來，預備着明天要做。

黃昏時妹妹醒了，睡得滿臉是汗，只說熱；母親打發她洗了澡，又替她洗了頭髮，小小便拿過一把大扇子，站在廊上用力的替她搥着。妹妹一面擦開拂在臉上的頭髮，一面笑說，「不要搥了，我覺得冷。」小小道，「如此我們便到門外去，樹下有風，吹一會兒就乾了。」兩個人便出來，坐在樹根上。

暮色裏，新月掛柳梢——遠遠地走來一個綠衣郵差。小小看見便放下扇子，跑着迎了上去，接過兩封信來。妹妹忙問，「誰來的信？」小小看了，道，「一封是父親的，一封許是叔叔的。你等着，我先送去了。」說着便進門去了。

一轉身便又出來；妹妹說，「我父親來信，一定是要接我們走了。」小小說，「我不知道——你如走了，我一定寫信給你，我寫着「宋妹妹先生，」好不好？」妹妹笑說，「我的學名也不是叫妹妹，而且我最不喜歡人稱我「先生，」我喜歡人稱「女士。」平日父親從南邊來信，都是寄給我。也是稱我女士。」小小說，「那也好，你的學名是什麼？」妹妹不答。

小小兩手弄着扇子的邊兒，說：「我父親到英國去了一年多了，差不多兩個禮拜就有一封信，有時好幾封信一齊送來。信面上寫着外國字，我不認得，但母親說，上面也都是我的名字。妹妹道，「你爲什麼不跟伯伯到英國去？」小小搖頭道：「母親不去，我也不去。我只愛我的國，又有樹，又有水。我不愛英國，他們那裏盡是些黃頭髮藍眼睛的孩子！」妹妹說，「我們的先生常常說，我們也應當愛外國，我想那是合理的。」小小道，「你要愛你就愛，橫豈我只有一個心，愛了我的國，就沒有心再去愛別國，」妹妹

一面撫着頭髮，說：『一個心也可以分作多少份兒，就如我的一個心，愛了父親，又愛了母親，又愛了許多的……』這時小小忽然指着天上說，『妹妹！快看！妹妹止住了，抬頭看時，一個很小的星，拖着一片光輝，橫過天空，直飛向天末去了。』

天漸漸的黑了，他們便進去。搬過兩張矮凳子，和一張大椅子，在院子裏吃着晚飯。母親在後面替妹妹通開了頭髮，鬆鬆的紮了兩個辮子。小小便道，『有頭髮多麻煩！我天天早起就不用梳頭就是洗頭也不費工夫。』妹妹一面吃飯，說，『但母親說頭髮有一種溫柔的美。』小小點頭說，『也是不過我這樣子，即或是有頭髮，也不美的。說得嬌嬌也笑了。』

第二天早起，小小便忙着打發趙媽洗那桶子，買冰和鹽要做冰激凌。母親替他們調好了材料，兩個人便在院裏樹下搖着。

小小一會一會的便揭開蓋子看看說：『好了！』一看仍是稀的。妹妹笑道，『你不要性急』『還沒有凝上呢，儘着開蓋，把鹽都漏進去了！』小小又昏出一點來，嘗了嘗說，『沒有味兒，太淡了，不如把我的糖，也拿幾塊來放上。』妹妹說好，於是小小放上好些的橘子糖，又把那一瓶香蕉油都倒了進去。末了又怕太甜了，便又對上些開水。

妹妹扎煞着兩隻溼手，用袖子拭了臉上的汗，說，『熱得很，我不搖了！』小小說，『等我來，你先坐在一邊歇着。』

搖了半天，小小也乏了，便說『一定好了，我們舀出來吃罷。』妹妹便盛了出來，嘗了一口，半天不言語。小小也嘗着，却問妹妹說，『好吃不好吃？』妹妹笑道，『不像我們平常吃的那味兒，帶點酸又有些鹹。』小小放下杯子，拍手笑道，『什麼酸鹹？簡直是不好吃！算了罷，送給趙媽吃。』

胡亂的收拾起來，小小用衣襟包着，說：『還是釣螃蟹去有意思。』我們搖了這半天的冰激凌，也

熱了，正好樹陰底下涼快些。」妹妹便拿了釣竿，挑上了餌，出到門外小亭說：「你看那邊樹上水裏那一塊大石頭，正好坐着，水深也好釣；你如害怕，我扶你過去。」妹妹說：「我不怕。」說着便從水邊踏着一塊一塊的石頭，扶着釣竿，慢慢的走了上去。

雨後溪水漲了，石上好像小船一般，微風吹着流水，又吹着柳葉。蟬聲聒耳。田隴和屋舍一望無際。妹妹很快樂，便道：「這裡真好我不想回去了！」小小道：「這塊石頭就是我們的國，我做總統，你做兵丁。」妹妹道：「我不做兵丁我不會放槍，也怕那響聲。」小小說道：「那麼你做總統，我做兵丁——以後這石頭隨水飄到大海上去，就另成了一個世界。」妹妹道那不好，我要母親，我自己不會梳頭。小小道：「不會梳頭不要緊，把頭髮剪了去，和我一樣。」妹妹道：「不但爲梳頭，另一個世界也不能沒有母親，沒有了母親就不成世界。」小小道：「既這樣，我也要母親，但這塊石頭上容不下。」妹妹站了起來，用釣竿指着說：「我們可以再搬過那一塊來！」

一面說着，不提防雨後石上的青苔滑得很，妹妹沒有站穩，一交跌了下去。小小趕緊起來拉住，妹妹自己坐在水裏，釣竿也跌折了。好容易扶着上來，衣裳已經溼透，兩個人都嚇住了。小小連忙問：「碰着了那裏沒有？」妹妹看着手腳說：「這邊手上擦去了一塊皮！這倒不要緊，只是衣裳都濕了，怎麼辦？」小小看他驚惶欲涕，便連忙安慰他說：「你別怕，我這裏有手巾，你先擦一擦；我們到太陽底下曬着，一會子就乾了。如回家換去，嬌嬌一定要說你的。」妹妹想了一想，只得隨着他到岸上來。

小小站在樹陰下，看妹妹的臉，曬得通紅。妹妹說：「我熱極，頭都昏了。」小小說：「你的衣裳乾了沒有。」小小扶着頭便說：「那能這麼快就乾了！」小小道：「我回家拿傘去，上面遮着，下面曬着就好了。」妹妹點一點頭，小小趕緊又跑了回來。四下裏找不着傘，趙媽看見便說：「小小哥！你找什麼？媽媽和嬌嬌都睡着午覺，你不要亂翻！」小小只得悄悄的說與趙媽，趙媽驚道：「你出的好主意

「！曬出病來得不得呢！」說着伊連忙出來，抱回妹妹去取出衣裳來給她換上。摸她額上火熱，便沖一杯綠豆湯給她喝了，挑些「解暑丹」給她開了抱着她在廊下靜靜的坐著，一面不住的抱怨小小。妹妹疲乏的倚在趙媽肩上，說，「不干哥哥的事，是我自己摔下去的。」小小這時只呆着。

晚上妹妹只是吐，也不吃飯，媳婦十分着急。母親說一定是中了暑，明天一早請大夫去趙媽沒有說什麼，小小只自己害怕。——明天早上，妹妹好了出來，小小方放了心。

他們不敢出去了，只在房裏玩。將扶着牽牛花的小竹竿兒，都拔了出來，先製成幾面長方的籬子。然後一面一面的合了來，在樹下蔭裏，蓋了一個小竹棚，也安上個小門。兩個人忙了一天，直到上了燈，趙媽催吃晚飯，纔放下一齊到屋裏來。

母親笑說，「妹妹來，小小可有伴兒了，連飯也顧不得吃，看明天叔叔來接了妹妹去你可怎麼辦？」

「小小只笑着，掉上兩人還不住的商議作棚子的事。」

第二天恰好小小的學校裏開了一個「成績展覽會」，早晨先有本校師生的會集，還練習唱校歌。許多同學來找小小，要和他一塊兒去。小小怯着要和妹妹蓋那棚子，只不肯去。同學一定要拉他走。他只得囑咐了妹妹幾句。又說：「午後我就回來，你先把頂子編上。」妹妹答應着，他便和同學去了。

好容易先生們來了，唱過歌，又亂了半天，小小不等開完會，自己就溜了出來。從書店經過，便買了一把編製的小國旗，興興頭頭的舉着。進門就喚，「妹妹！我買了國旗來了，我們好插在棚子上……」趙媽從自己屋裏出來，笑道，「妹妹走了。」小小瞪他一眼，說，「你不必哄我！」一面跑上廊去，只見母親自己坐在窗下寫信，小小連忙問，「妹妹呢？」母親放下筆說，早晨叔叔自己來接，十點鐘的車，擔擔和妹妹就走了。」小小呆了，說，「怎麼先頭我沒見說？」母親說：「昨天晚上不是告訴你了麼？前幾天叔

叔來信，就說已經告了五天的假，要來把家搬到南邊去——我也想不到走的這麼快。妹妹原是不願意走的，嬉嬉說日子太短促了，他們還得回去收拾去，我也留他們不住。」小小說，「怎麼趙媽也不到學校裏去叫我回來？」母親說，「那時大家都忙着，誰還想起這些事！」說着仍自去寫信。小小站了半天，無話可說，只得自己出來，呆呆的在廊下拿着國旗坐着。

下午小小睡了半天的覺，黃昏才起來；胡亂吃過飯，自己悶悶的坐在燈下——趙媽進來問，我的那把剪刀呢？小小道：「我沒有看見！」趙媽說，「不是昨天你和妹妹編籬子，拿去剪繩子麼？」小小想起來，就說：「在那邊牆角的樹枝上掛着呢，你自己去拿罷！」趙媽出去了，母親便說：「也沒見過你這樣的淘氣！不論什麼東西，拿起來就走。怪道昨天那些牽牛花東倒西歪的，原來竹子都讓你拔去了。再淘氣連房子還都拆了呢！妹妹走了，你該溫習溫習功課了，整天裏只顧玩，也不是事！」小小滿心裏惆悵抑鬱，正無處着落，聽了母親這一番話，便借此伏在桌上哭了，母親也不理他。

自己哭了一會，覺得無味，便起來要睡覺去。母親跟他過來，替他收拾好了。便溫和的撫着他說，「好好的睡罷，明天早起，我教給你寫一封信給妹妹，請他過年再來。」他勉強抑住抽咽答應着，便自己臥下。母親在牀邊坐了一會，想他睡着，便捻暗了燈，自己出去。

他重新又坐了起來，——窗外好亮的月光呵！照見庭院，照見滿地的牽牛花，也照見了牆隅未成功的竹棚。小門還半開着，頂子已經編上了，是妹妹的工作……

他無聊的掩過窗簾，重行臥下——隱隱的聽見屋後溪水的流聲淙淙，樹葉兒也響着，他想起好些事枕着手腕……看見自己的睡衣和衾枕，都被月光映得潔白如雪，微風吹來，他不禁又伏在枕上哭了。

這時月也沒有了，水也沒有了，妹妹也沒有了，竹棚也沒有了。這一切都不是——只宇宙中寂寞的悲哀，瀰漫在他孱弱的心靈裏。

六一姊

這兩天來，不知爲什麼常常想起六一姊。

她是我童年遊伴之一，雖然在一塊兒的日子不多，我却着實的喜歡她，她也盡心的愛護了我。

她的母親是菩提的乳母——菩提是父親朋友的兒子，和我的大弟弟同年生的，他們和我們是緊鄰——菩提提出世後的第三天，他的母親便帶了六一來，我偶然走過菩提家的廚房，看見一個八九歲的姑娘，坐在門檻上，臉兒不很白，而雙頰自然紅潤，雙眼皮，大眼睛，看見人總是笑，人家說這是六一的姊姊，都叫她六一姊。那時她還是天足，穿一套壓着花邊的藍布衣裳，很粗的辮子，垂在後面，我手裏正拿着兩串糖葫蘆，不由的便遞給她一串，她笑着接了，她母親叫她道謝，她只看我笑，我也笑了，彼此都覺得很顯眼，等我吃完了糖菓，要將那竹簽兒擄去的時候，她攔住我，一面將自己竹簽的一頭拗彎了，如同釣兒的樣子，自己含在口裏，叫我也這樣做，一面笑說，『這是我們的旱煙袋』

我用奇異的眼光看着她——當然我也隨從了，自那時起我很愛她。

她三天兩天的便來看她母親，我們見面的時候很多。她只比我大三歲，我覺得她是我第一個好朋友，我們常常有事沒事的坐在台階上談話。——我知道六一是他爺爺六十一歲那年生的，所以叫做六一。但六一未生之前，她姊姊總該另有名字的。我屢屢問她，她總含笑不說。以後我彷彿聽得她母親叫她鈴兒，有一天冷不防我從她背後也叫了一聲，她連忙答應。回頭看見我笑了。她便低頭去弄辮子，似乎十分羞澀。我至今還不解是什麼緣故。當時只知道她怕聽「鈴兒」兩字，便時常叫着玩但她並不惱我。

水天相連的海闊，可玩的材料很少，然而我們每次總有些新玩藝兒來消遣日子。有時拾些卵石放在小銅鑊裏，當雞蛋煮着。有時在沙上掘一個大坑，將我們的脚埋在裏面。玩完了我站起來很坦然的；她却很

小心的在岩石上蹴踏了會子，又前後左右的看她自己的鞋，她說『我的鞋若是弄髒了，我媽要說我的』。還有一次，我聽人家說煤是樹木積壓變成的，偶然和六一姊談起，她笑着要做一點煤冬天燒。我們尋得了一把生鏽的切菜刀，在山下砍了些荆棘，埋在海邊沙土裏，天天去掘開看變成了煤沒有。五六天過去了，依舊是荆棘，以後再有人說煤是樹木積壓成的，我總不信。

下雨的時候，我們便在廊下『跳遠』玩，有時跳得多了，晚上睡時覺得腳跟痛，但我們仍舊喜歡跳。有一次我的乳娘看見了，隔窗叫進我去說：『她是什麼人？你是什麼人？天天只管同鄉下孩子玩，姑娘家跳跳擻擻的，也不怕人笑話！』我乍一聽說，也便不敢出去，次數多了，我也有些氣忿，便道：『他是什麼人？鄉下孩子也是人呀！我跳我的我母親都不說我要你來管做什麼？』一面便掙脫出去。乳娘笑着擻我的臉說，『你真個學壞了』。

以後六一姊長大了些，來的時候也少了。她十一歲那年來的時候她的腳已經裂開了，穿着一雙青布扎紅花的尖頭高底鞋。女僕們都誇贊她，說：『看她媽不在家，她自己把腳裏的多小呀！這樣的姑娘，真不讓人費心。』我愕然，背後問她說，『虧你怎麼下手，你不怕痛麼？』她搖頭笑說，『不。』隨後又說，『痛也沒有法子，不就叫人家笑話』。

從此她來的時候，也不能常和我玩了，只掛過一張矮椅子，坐在下房裏，替六一姊洗小衣服，有時自己扎花鞋。我在門外沙上玩，她只扶着門檻站着看。我叫她出來，他說，『我跑不動。』——那時我已能首學做句子，讀整本的書了對於事物的興味，漸漸的和她兩樣。在書房窗內看見她來了。又走進下房裏，我也只淡々的，並不像從前那種着急，恨不得立時出去見她的樣子。

菩提斷了乳，六一姊的母親便帶了六一走了。從那時起，自然六一姊也不再來。——直到我十一歲那年，到金鈞寨看社戲去，纔又見她一面。

我看社戲，幾乎是年例，每次都是坐在正對着戲台的蓆棚底下看的。這座棚是曲家搭的，他家出了一個副榜，村裏要算他們最有聲望了。從我們樓上可以望見曲家門口和祠堂前兩對很高的旗杆，和海岸上的魁星閣。這都是曲副榜中了副榜以後，纔建立起來的。金鈞寨得了這些點綴，觀瞻頓然壯了許多。

金鈞寨是離我們營壘最近的村落，四時節慶，不免有餽贈往來。我曾在父親棹上，看見曲副榜寄父親的一封信，是五色信紙寫的，大概是說沿海不靖，要請幾名兵士保護鄉村的話，內中有『諺云……』足下乃今日大樹將軍也，小草依依，尙其庇之……』『諺云』底下是什麼，我始終想不起來，只記得紙上龍蛇飛舞，筆勢很好看的。

社戲演唱的時候，父親常在被請參觀之列。我便也跟了去，坐在父親身旁看。我矮，看不見，曲家的長孫還因此出去，踢開了棚前土階上列坐的鄉人。

實話說，對於社戲，我完全不感興趣，往往看不到半點鐘，便纏着要走，父親也藉此起身告辭。——而和六一姊會面的那一次，不是在棚裏看，工夫卻長了些。

那天早起，在書房裏，已隱隱聽見山下鑼鼓喧天。下午放學出來，要回到西院去，剛走到花牆邊，看見余媽抱着膝坐在樓下台階上打盹，看見我便一把拉住笑說，『不必過去了，母親睡覺呢。我在這裏等着，領你聽社戲去，省得你一個人在樓上看海怪悶的。』我知道是她自己要去看，却拿我作盾牌。但我在書房坐了一天，也正懶懶的，便任她携了我的手，出了後門，夕陽中穿過麥隴；斜坡上走下去，已望見戲台前黑壓壓的人山人海，賣雜糖雜餅的擔子前，都有百十個村童圍着，亂哄哄的笑鬧，牆邊一排一排的板橙上，坐着粉白黛綠，花枝招展的婦女們，笑語盈盈不休。

我覺得瑟縮，又不願擠過人叢，拉着余媽的手要回去。余媽俯下來指着對面叫我看，說，『已經走到這里了——你看六一姊在那邊呢，過去找她說話去。我抬頭一看，棚外左側的牆邊，穿着新藍布衫子，大

紅褲子，盤腿坐在長板凳的一端，正回頭和許多別的女孩子說話的，果然是六一姊。

余媽半推半挽的把我撮上棚邊去，六一姊忽然看見了，頓時滿臉含笑的站起來讓，「余大媽這邊坐。」一面緊緊的拉我的手，對我笑，不說什麼話。

一別三年，六一姊的面龐稍稍改了，似乎臉兒長圓了些，也白了些，樣子更溫柔好看了。我一時也沒有說什麼，只看着她微笑，她拉我在她身傍半倚的坐下，附耳含笑說，「你也高了好些——今天怎麼又高興出來走走？」

當我們招呼之頃，和她聯坐的女孩子們都注意我——這時我願帶叙一個人兒，我腦中常有她的影子，後來看書一看到葶蘿村和西施字樣，我立刻就聯憶到她，也不知什麼緣故。她是那天和六一姊同坐的女伴中之一只有十四五歲光景，身上穿着淺月白竹布衫兒，襟角上繡着卍字。綠色的褲子。下面是紫腿，桃紅扎青花的小腳鞋。頭髮不很青，却是很厚。水汪汪的一雙俊眼。又紅又小的嘴唇。淨白的臉上，薄薄的擦上一層胭脂。她顧盼撩人，一顰一笑，都能得衆女伴的附和。那種娟媚入骨的丰度，的確是我過城市生活以前所見的第一美人兒！

到此我自己驚笑，只是那天那時的一瞥，前後都杳無消息，童稚爛漫流動的心，在無數的過眼雲煙之中，不知怎的就捉得這一個影子，自然不忘的到了現在。——生命中原有許多「不可解」的事！

她們竊竊的議論我的天足，又問六一姊，我爲何不換衣裳出來聽戲。衆口紛紜，我低頭聽得真切，心中只怨余媽爲何就這樣的拉我出來！我身上穿的只是家常很素靜的衣服，在紅綠叢中，更顯得非常的黯淡。

百般局促之中，只聽得六一姊從容的微笑說：「值得換衣服麼？她不到棚裏去，今天又沒有什麼大戲。」一面用手圍攏着我的手撫我的肩兒，似乎看我站起頭來的樣子。

我覺得臉上紅潮立時退去，心中十分感激六一姊輕輕的便爲我解了圍。我知道這句話的分量，一切的不寧都恢復了。我暗地驚歎，三年之別，六一姊居然是大姑娘了，她練達人情的話，居然能庇護我！

戀戀的挨着她坐着，無聊的注目台上，看見兩個婢女站在兩旁，一個小姐似的，站在當中，搖頭掩袖，啾啾的唱。她們三個珠翠滿頭，粉黛儼然，衣服也極其閃爍華麗，但裙下却都露着一雙又大又破爛的男人單腳鞋。

金色的斜陽，已落下西山去，暮色逼人。余媽還捨不得走，我說，「從書房出來，簡直就沒到西院去，母親要問，我可不管。」她知道我萬不願再留滯了，只得站起來謝了六一姊，又和四圍的村婦紛紛道別。上坡來時，她還只管回頭望着台上，我卻望着六一姊，她也望着我。我忽然後悔爲何忘記吩咐她來找我玩，轉過麥隴，便彼此看不見了。——到此我熱烈的希望那不是最末次的相見！

回家來已是上燈時候，母親並不會以不換衣裳去聽社戲爲意，只問我今天的功課。我却告訴母親我今天看見了六一姊，還有一個美姑娘。美姑娘不能不打動母親的心，母親只殷勤的說，「真的，六一姊也有好幾年沒來了！」

十年來四圍尋不到和她相似的人，在異國更沒有起聯憶的機會，但在這兩天來，不知爲何只常常想起六一姊！

她這時一定嫁了，嫁在金鈞寨，或是嫁到山右的鄰村去，我相信她永遠是一個勤儉溫柔的媳婦。

山拗海隅的春天景物，也許和今日的青山，一般的凄黯鎖沉！我似乎能聽到那嗚嗚的海風，和那暗灰色滄蕩搖撼的波濤我似乎能看到那陰鬱壓人的西南山影，和山半一層層枯黃不斷的麥地。乍暖還寒時候，常使幼稚無知的我，起無名的悵惘的環境，六一姊也許還在此中。她或在推磨，或在拉鞋底，工作之餘，她偶然抬頭自籬隙外望海山，或不起甚癢感觸。她決不能想起我，即或能想起我，也決不能知道這時的我

，正在海外的海，山外的山的一角小樓之中，濃陰的廊上，低頭疾書，追寫十年前的她的嘉言懿行……
我一路拉雜寫來，寫到此淚已盈睫——總之，提起六一姊，我童年的許多往事，已真切實現的浮到眼前來了。

三，二六，黃昏，一九二四，青山沙嶺、

三年

湖水是凝然不動的如同一缸濃濃的綠酒。湖風甜迷迷的無力的吹着。湖柳，被水薰的被風吹的也醉了，懶洋洋的不時颺起幾絲長條來，又困倦的垂下了。柳葉中的蟬兒，從甜夢中斷續的發出幾聲短吟，膠黏的，迷糊的，好似醉人的囁語。

榮自己半臥在臨湖廊邊的長椅上，心裏也懶迷迷的，起不了意思的波紋，只覺得一團的甜，柔，濃，重，壓着他的四圍，壓着他的心身一切。

廊子的那邊，放着三張藤椅子，中間一張小藤棹子，罩着細麻繡白花的桌布，上面三付杯盤，幾碟子細點，一瓶紅玫瑰花。這都是青睡前親手刷貼的，她是怎樣一個嬌柔而可意的妻子呵！

他想到這裏，微笑的欠伸一下，她這時正在樓上睡覺呢！一朵海棠似的，輕敲在玉梳之中。爲着她倦了，爲着禁止自己去攪醒她，纔獨自一人跑到樓下來的。

這湖光，這香氣，這心情，好像是三年前海外的一個夏日；——上帝祝福這一天！——那天也是這樣黏，這樣濃，這樣重，只不像今天這樣的心思有着！那時自己還在校裏，午後睡得昏昏忽忽的，夕陽四下時霖來了，——上帝祝福這個朋友！——叫他一同泛舟去。霖臉上洗得白淨淨的，穿着雪白的帆布褲子，雪白的領的襯衣，落霞射在他的身上，如同白蓮花一般的英挺姍姍。榮笑說：『你必有了約會罷？何必又拉上我？』霖笑着從牀上扯起他，你猜得對，只是這位小姐不比別人，她是不肯兩個人出去的。我就想起你，讓你也開開眼！』

整衣換鞋，同霖去了。接到了她，又一同走入街角的一間冰淇淋店裏，三人坐下，纔敢抬起頭來：對面是一件白得玲瓏的上衣，衣領上一個圓圓的綠玉的別針，映着那小小的欲笑的紅脣，再上去，是一雙黑

大黑的眼睛！凝眸時如同不起波瀾的黑，流動處如同空中飛走的黑星……。

出了冰淇淋店，上了船，湖上泛到月出，又送她回去，——這一切，都迷迷糊糊的，心裏只覺得亂，回來做了一夜白的，綠的，紅的，黑的夢！

霖告訴他，她是今年新來的，她的名字叫做青，他們在國內，就認識的，不過青是這麼一個過分聰明的女孩子，所以他們的關係，在青處處客氣之下至今還是朋友。

此後呢，說來話長，霖和霖當然還是極好的朋友，可是三年之中彼此都傷過心。一切都委之於青的結果，是青和霖的交情，漸漸的由朋友而戀人，由戀人而同度蜜月了！

因着這天氣，霖又抱歉似的，想起他好友來了，這時不知霖在那裏。自己給他寄去一張喜帖，從他家裏轉的，也許收到了罷？……

極清脆的履聲，從樓上下來了。霖剛回過頭來，青已走到樓梯轉角處。她微俯着那新月般纖纖的身段，用手去理梯柱上盆裏的鳳尾草。——她已換了一身白到玲瓏的衣裙！

霖站起喚一聲「青！」她抬起頭來，衣領上一個圓圓的綠玉的別針，映着那小小欲笑的紅唇，一雙睡後的，光輝四射的眼睛，如同泛着慢液的深大黑海！

霖仰潸然了。青已燕子似的掠到身邊來，「你也睡了一會兒罷？樓下倒比樓上涼快。」她沒有等到霖的回答，又飄然的走到茶桌旁邊去。

霖只微笑着看着她。青坐下了，「該吃茶了罷？我今天請了一位茶客，你猜是誰？」

霖也走過來，「我猜……」

青笑了，笑得清脆「你猜！你猜不到，我昨天在湖邊遇見霖了！」

霖愕然了，一坐就坐在桌角上，「在湖邊？」

「對了，在湖邊，就是你同船夫算錢的時候。我先上岸，看見他獨自一個在茶桌上吃茶。我告訴他我們在這裏，他答應今天下午來，他因為要見醫生，先走了，沒有見着你。」

「霖怎會在這裏，他不是……」

「是的，他是旅行着，在火車上病了，就歇了下來。他也想不到我們在這裏，昨天他看見我，顯出萬分的驚訝。——好，我們又到一處了，可憐的病中的霖，我們可以安慰他，是不是？」

聚默然，隨手從桌上拿起一把小銀匙來，玩弄着，「他病了，你若體卹他，就不該請他今天來……」

「今天？有什麼要緊？這會兒太陽也不毒了，他昨天這時候還坐在湖邊呢！」

聚不言語。

「你這人真奇怪？霖不是你最好的朋友麼？你彷彿不喜歡他來喝茶似的，我們若沒有他還走不到一塊兒呢！三年前和今日一樣的一天，你記得？」青巧笑着走到聚椅邊來。

聚仍舊玩弄着銀匙，「太陽毒不毒到沒有關係，一個病的男子比不病的女人還壯呢！——只因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纔不喜歡他今天來喝茶。」

「這是什麼年月了，你還存着顧忌的心？你是個得勝者，應當有得勝者的同情與寬大！」

「我並沒有顧忌的心，從頭我就沒有顧忌的心。我體卹他，所以不願意他來領受我的同情與寬大！」

青看着聚笑了，「你不用遮掩，假若我是你呢，我就願意我的朋友或情敵，到我幸福的空氣中來，我煥發的精神，無聲的呼喚着說，「看呵，看我們的幸福。」青說着一轉身就坐在聚的膝上。」

聚輕輕的撫着她，面容却沉寂了下來，「青，一個高尚男子的純正的愛情是不容玩弄擺渡的，你知道他是怎樣的愛過你，你也知道他現在是怎樣的悵惘，你的虛榮心，想顯出我們的幸福，你的好奇心，想探取他的哀傷。這兩種心理，做成了這段溫柔的殘忍！青，你不免是一個不完全的女性！」

青急紅了臉，站了起來，「你不要冤枉我，我請他的時候，就沒有想到這些——」
繁拉住她，「我知道——我是想到霖一方面，他是這麼一個深情的朋友，又是這麼一個坦白的情敵，我愛他，我同情他，——假若我是你，我就不請！」

「假若你是他？」

「我就不來——至少是今天不來！」

樓梯邊的電話鈴響了。

繁看一看錶，「是喝茶的時候了，這還是霖來的電話，你去接。」

青忸怩的笑了，「我不，你去！」

繁搖頭笑說，「是你請的，我不管！」

電話響了半天又住了，住了一會又響起來。

繁只笑着不動，青只得走了過去。

「你是青？」

「是呀，你怎麼還不來，繁和我都等着你！」

「我？——今天天氣真好，有湖水，有船，和三年前的一天差不多，你還記得麼？」

青看着繁笑說，「是呢，我和繁剛談起，巧極了，我穿的也是三年前的那套衣裳。」

「還帶着一個綠玉別針，是不是？——繁呢？」

「他就在這裏，你要同他說話麼？」

「不，你告訴他——我今天不來了！」

莊鴻的姊姊

我和弟弟坐在爐旁的小圓桌旁邊，桌上擺着一大盤的果子和糕點，盤子中間放着一個大木瓜，香氣很濃。四壁的梅花瘦影。交互橫斜，爐火熊熊，燈火燦然。這屋裏寂靜已極。弟弟一邊剝着栗子皮。一邊和我談到別後半年的事情。

他在唐山工業學校肄業，離家既遠，只有年假暑假，我們纔能聚首，所以我們見面加倍的喜歡親密，今天晚上，母親和兩個小弟弟，到舅母家去，他却要在家裏和我作伴。這時弟弟笑問道：『姊姊！我聽見二弟說。你近來做了幾篇小說，可否讓我看看？』我說：『稿子都撕去了。但是二弟會從報紙上截下我的小說來留看，我去找一找看』。一面便去找了來遞給他，他接過來便一篇一篇的往下看，我自己又慢慢的坐下。

忽然弟弟抬起頭來，四下裏看了一眼，笑對我說：『我們現在又走到小說裏去了，這屋裏的光景，和你做的那一篇『秋雨秋風愁殺人』頭一段的光景，是一樣的，不過窗外沒有秋風秋雨，窗內却添了爐火，桂花也換了梅花了』。我也笑道：『窗外還有一件美景，是這篇小說裏所沒有的』他便走到窗下，掀起窗帘看了一眼，回頭笑說：『是不是庭院裏的三仙樹枝？』我道『是了』弟弟又挨次將小說看完了。

便說：『倒也有點意思』，我笑了一笑說：『這不過我悶來借此消遣就是了，我那裏配作小說』弟弟說：『你現在有工夫爲什麼不做？』我一頭站起來一面說道『年假裏也應該休息休息，而且你回來了，我們一塊兒談話遊玩，何等熱鬧。更不願意……』

這時候僕人進來，遞給弟弟一張名片，弟弟看了便說：『恐怕客廳裏爐火已經滅了，請他到這屋裏坐罷』僕人答應出去了，弟弟回頭對我說：『莊鴻是我的一個好朋友，他別號就叫做秋鴻，品學都很好的，

我最喜歡和他談話，但不知道他有什麼要緊的事情，今天夜裏來找我，正說着莊君已經跟僕人進來。燈光之下，看見他穿着灰色布長袍！手裏拿着一頂絨帽子。年紀也和弟弟相彷彿。只有十四五歲光景，態度很是活潑可愛。他和弟弟拉過手，回頭看見我。也笑着鞠了一躬。我便讓他坐下，又將桌上的報紙收起來。自己走到梅花盆後對着爐火坐着。

弟弟一面端過茶杯，又將果碟推到他面前，一面笑道「秋鴻！你今天夜裏來找我作什麼？」秋鴻說「我在家裏悶了，所以要來和你談談」，弟弟說，「在學校裏你又盼着回家，回到家你又嫌悶。你看我……」秋鴻接着說「我那裏比得上你，你又有姊姊，又有弟弟，成天裏談話遊玩，自然不得寂靜，我在家裏沒有人和我玩，自然是悶的」。弟弟道「你不是也有一個姊姊麼。爲什麼說沒有伴侶？」秋鴻便不言語，過了一會，用很低的聲音說「我姊姊麼？我姊姊已經在今年九月裏去世了」

這時我抬起頭來，只見秋鴻的眼裏，射出瑩瑩的淚光，弟弟沒了主意，便說「爲什麼我沒有聽見你提過？秋鴻說『連我都是昨天到家纔知道的，我家裏的人怕我要難過，信裏也不敢提到這事。昨天我到家一進門來，見過了祖母和叔叔，就找姊姊。他們纔吞吞吐吐的告訴我說姊姊死了，我聽見了，一陣急痛，如同下到昏黑地獄一般，悲慘之中，却盼望這是個夢境，可憐呵！我姊姊真……』說到這裏，哽咽住了，只低着頭弄那個茶杯，前襟已經濕了一大片。急得弟弟直推他說「秋鴻！你不要哭了」底下便不知道說什麼好了，只一面拉着他，一面回頭看着我。我只得站起來說「秋鴻！你又何必難過，『人生如影世事如夢』以哲學的眼光看去，早死晚死，都是一樣的」，秋鴻哽咽着應了一聲，便道「我姊姊是因着抑鬱失意而死的，否則我也不至於這樣的難過。自從我四歲的時候，我的父母便都亡過了，只撇下姊姊和我，跟着祖母和叔叔過活。姊姊只比我大兩歲，從前也在一個高等小學念書，他們學校裏的教員，沒有一個不誇他的。都說『像他這樣的材質。這樣的志氣，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我姊姊也自負不凡，私下裏對我說『我們兩

個人將來必要做點事業，替社會謀幸福，替祖國爭光榮，你不要看我是個女子，我想我將來的成就，未必在你之下」，因此每天我們放學回家，多半在一塊研究學問談論時事。我覺得他不但是我的愛姊，並且是我的良友。我的學問和志氣，可以說都是我姊姊幫助我立好了根基。咳！從前的快樂光陰，現在追想起來，恨不得使他「年光倒流」了。」

這時候他略一頓。弟弟說「秋鴻！你喝一口茶再說」，他端起茶杯來却又坐下，接着說「我叔叔是一個小學校的教員，薪水僅供家用，不想自物價暴漲以來，教員的薪水又月月的拖欠，經濟上受了大大的損失，便覺得支持不住，家裏用的一個僕婦，也辭退了，我的祖母年紀衰老，家務沒有人幫他料理，便叫我姊姊不必念書去了，一來幫着做點事情，二來也節省下這份學費，我姊姊素來是極肯聽話的，並沒有說什麼，我心裏覺得不安。便對叔叔說：「像我姊姊這樣的材質，拋棄了學業，是十分可惜的，若為節省學費的話，我也可以不去；」叔叔嘆一口氣方要說話，祖母便接着說：「你姊姊一個姑娘家，要那麼大的學問做什麼，又不像你們男孩子，將來可以做官，自然必須念書的，並且家裏又實在沒有餘款，你願意叫他念書，你去變出錢來。」我那時年紀還小，當下也無言可答，再者我叔叔都沒有說什麼我也不必多說了。自那時起，我姊姊便不上學去了，只在家裏幫做家事，燒茶弄飯，十分忙碌，將文墨的事情，都撇在一邊了。我看他的神情，很帶着失望的。但是他從來沒有說出。每天我放學回來，他總是笑臉相迎，照問寒暖，上我在燈下溫課，他也坐在一旁做着活計伴着我，起先他還能指教我一二，以後我的程度又深了些，他不能幫助我了，只在旁邊相伴，看着我用功，似乎很覺得有興味，也有羨慕的樣子，有時我和他談到祖晚所說的話，我說：「爲何女子便可以念書，便不應當要大學問？」姊姊只微微笑說：「不必說祖母便，這也是景况所逼，你只盼物價能以恢復原狀，教育費能不拖欠，經濟上從容一點，我便可以仍舊上學了。」我姊姊的身子本來的單弱，加以終日勞碌，未免乏累一點，又因他失了希望，精神上又抑鬱一點，

他似乎漸漸的瘦了下去，有時我不忍使他久坐，便勸他早去歇息，不必和我作伴了，他說：「不要緊，自己不能享受這學問的樂趣，看着別人念書，精神上也很得愉快的。」又說：「雖然不能得學問，將至沒有什麼希望，却盼望你能努力前途，克償素志，也就……」我姊姊說到這裏，眼眶裏似乎有了淚痕。

去年……進了高等小學，我姊姊便勸我去投考唐山工業專門學校。考取了之後，姊姊十分的喜歡，便對我說，「從今以後，你更應當努力了！」但是唐山學校學費很貴，我想不如我不去了，只在城裏的中學肄業，省下一半的學費，叫我姊姊也去求學，豈不是好，便將這意思對家裏的人說了，祖母說：「自然是你要緊，並且你姊姊也荒廢了好幾年了，也念不出什麼書來」，姊姊也說：「我近來的腦力體力不如從前了，恐怕不能再用功，你只管去罷。不必惦念着我了」，我聽了這話，只覺得感激和傷心都到了極處，便含着淚答應了。我想我姊姊犧牲了自己的前途來栽培我，現在我的學業還沒有完畢，我的……我姊姊却看不見了」。

我聽到這裏，心中覺得一陣悲酸，爐火也似乎失了熱氣，只寂寞的看着弟弟，弟弟却也寂寞看着我。秋鴻又說，「去年年假和今年暑假，我回來的時候，總是姊姊先迎出來，那種喜歡溫和的樣子，以及他和我所說的「弟弟！我所最喜歡的就是你每次回來，不但身量高了，而且學問也高了，志氣也高了」，這些事，也確不能忘記，他每次給我寫信，也都是「一篇懇摯慰勉的話，每逢我有什麼失意或是精神頹喪的時候，一想起姊姊的話，便覺得如同清晨的曉鐘一般，使我驚醒，又如同爐火一般，增加我的熱氣，但是從今年九月起，便沒有得着姊姊的信，我寫信問了好幾次，我叔叔總說他的事情太忙。或是說他病着，我雖然有一點怪訝，也不想別有什麼意外的事。所以昨天我在火車上，心中非常的快樂，滿想着回家又見了我姊姊了，誰知道……今夜我一個人坐在燈下，越想越難過，平日這燈下，便是我們的天堂，今日却成

了地獄了，沒有一個地方一件事，不是使我觸目傷心的，將要痛哭一場，稍洩我心中的悲痛，但恐怕又增加祖母和叔叔的難受，只得走出來疏散，走到街上，路燈明滅，天冷人靜，我似乎無家可歸了，忽然想起你來，所以就來找你談話，却打攪了你們兄弟怡怡的樂境，只請你原諒罷。這時秋鴻也說不出話來，弟弟連忙說：『得了！你歇一歇罷』秋鴻還斷斷續續的說道：『我不明白爲什麼物質要暴漲？教育費爲什麼要拖欠？女子爲什麼就不必受教育？』

忽然聽得外面敲門的聲音，弟弟對我說：『一定是媽媽回來了』秋鴻連忙站起來對弟弟說：『我走了』。弟弟說：『你快擦乾了眼淚罷』。他一面擦了擦眼睛，一面和我鞠躬說：『再見』，便拉着弟弟的手跑了出來。我仍舊坐下，拿着鈎撥着爐灰，心裏想着秋鴻最後所說的三個問題，不禁起了無限的感慨。母親和幾個弟弟一同走了進來，我也沒有看見。低聲聽得二弟問道：『哥哥！姊姊一個人坐在那裏作什麼？』弟弟笑說：『姊姊又在那裏想做小說了』

劇後

「愛娜下來了！愛娜下來了！」白石塔邊集擁的女孩子們的呼聲，使樓前廊下為立的群衆，一齊回過頭來，一領黑紗的斗蓬，輕輕的裹住了她嬌小的身軀，惺忪的臺下，鉛華未卸的清圓形的臉上，露着含羞的微笑，她翩然的下了層階，在衆目集射之中，黑壓壓的車馬前後推擁隙裏，直穿到樹影中小徑裏去。

明月正從天邊雲外升起，涼風襲人，她抱着肩兒，在石徑上低頭走着，自己覺得銀履的底聲，非常的響亮而急促，上了小坡，月影裹到了宿舍堂前，左手握住了斗蓬上的扣結，右手輕輕的推開門，髮香撲面，滿列着許多匣子裏和籃子裏的花，上面繫着片子，都是自己的名子。愛娜微微的笑着，俯身逐一略看了，便匆匆的上得樓來。

新的樓上，都闐然無聲。大家都到劇室看，「羅密歐與朱立葉」(Romeo and Juliet)去了，也許這時還紛紛的在燈明人散的堂前，和來賓朋友們招呼，讚嘆着愛娜表演的神妙。

愛娜却乏了，推門進自己屋裏，匆匆的脫下斗蓬，往椅背上一搭，解了衣裳領下的結兒，雙腕交叉的在肩上輕輕的往下推着，身上那件淡綠衫子，已飄然的脫落在地上。架上摘下了睡衣，匆匆披上，掩上懷，撩開肩上的頭髮，一回身便在一張大軟椅上，欹側的臥下。

只覺得一陣一陣的濃香，薰繞着她四圍的空氣，她微微的睜開眼，瞥見書架上放着一大束光艷奪人的猩紅的玫瑰，她不由的站起身來，伸手取過花兒，看了看花上的片子，便抱在懷裏，低頭嬌慵的輕重的聞着。

猛抬頭，朦朧的燈影之中，對面穿衣鏡裏，看見了白衣仙子！一片玫瑰色的紅雲，擁着酥胸。櫻唇欲

動，晴波將流……

驟然間的驚艷，使她不由的挪近前來；這時鏡中的那個亭亭倩影，拖着曳地白絲的睡衣，衣褶裏隱約的看出了秀削的身材，白到玲瓏的雙腕，捧着嬌紅欲滴的花兒，花葉中間，濃髮堆烟般的散在肩上。一半燒熱，一半胭脂，染出了暈紅的雙頰，彎彎的畫過的眉兒，橫入髮裏，小小的欲笑的唇兒，和胸前的花一般的紅潤。眼邊未曾拭淨的微藍，襯出那一雙光輝流動的媚眼，——這影子用着微步的極苗條姿態，向着她嫵嫵走來。微量的燈光。籠射在衣上，頰上，臂上，花上，濃淡掩映之間，竟如同一個完美的石像，起來行走！

這影子她看過不止千百回，而今夜劇後燈下鏡中的丰神，竟使她自己也眼花繚亂！她微笑着輕輕的側身倚着，頭也軟軟地回了過去。直到了唇兒觸着了冰涼的玻璃才驚醒似的，稍微的往後退了一退，半閉着，立着不動。

才在臺後化妝室裏，妝完攬鏡的神情，又是如何的清麗！粉額上堆着鬆鬆的雲髮，勒着一行閃閃的簪。如雪的白衣和飄帶，在強烈的瀉映的燈光之下，竟有無限的玲瓏與透剔！風流倜儻的同學霞蘭。劇中的羅密歐，忽然也從背後鏡中出現，用驚愛讚嘆的眼光上下的看着她，看了半晌，深深的右手按在胸前，左手回在身後，含笑的對她行禮，說：「愛娜！假如你是真是周立葉，我幸而做了羅密歐，我便真的瀝血台前，也是三生的福孽！」她雖然不好意思的笑着搖一搖手，心裏却知道霞蘭說的是由衷的話。

她還能回味到自己剛才在台上的種種變幻的神情和姿態：當她倚在廊闌下，低低的俯喚着牆下的羅密歐，說：『我的恩愛是海樣的無邊，海樣的深；』(My bounty is as boundless as the sea, My love as deep) 那含羞的顫動的音調，和月光中隱約的紅暈面龐，何等的使人陶醉，佳期之前一夕，含着萬千的委曲與堅定紅綰帳畔，向天舉起藥盃，說：「羅密歐，我來了！盡此毒杯，為你飲壽。」(Romeo, I come!)

(Drink to Me) 那時又是如何的悽動與激昂！至於最後一幕，填台四角，銀炬高燭，雪浪的層紗下，帶着靜臥的修美的身形，閃閃的光燄之中，不知要觸動多少的輕憐與餘嘆！復生後的飲刃輕軀與受創頹然俱倒墮地的繚亂的神經，和微弱的氣息，也隨着幕外驟雷似的掌聲。久久才靜了下去。……

這一切都在她心旋轉——她不禁又微微抬眼望着鏡裏，就是這眼兒，這唇兒，適才間在逼照的華燈下起落萬丈的情感潮中，不知震撼顛倒了幾多觀眾！這絕艷，這驚才，這奪人的魔力，上帝竟輕輕的都奉付在這一身麼？

她輕盈的緊貼着鏡子，一陣陣凝冷的感覺。侵上她的臂腕與腰肢，一吻上的情熱和煩亂，使她覺出了沁入心脾的倦慵。她懶懶的揉着眼兒，揉着，揉着，猛然觸到了眼邊的眶骨——觸到了眼邊圓圓的眶骨！

忽然一陣輕微覺悟的寒顫，透過了全身，劇後遺留的情潮和心境，使她半真誠半做作的起了極濃郁極新穎的悲哀；花兒無聲的落下，落在她垂地的白衣之旁。她這時似乎看見了年光的黑影，鴛鳥般張開巨翼，蓬蓬的飛來，在她光艷的軀殼瞰視，回旋，他撫媚的精神丰度，在黑影中漸漸暗淡，她的長眉妙目在黑影中一團兒冰雪般漸漸的銷融，在飄揚的輕裙底下，只立着……只立着一架雪白磷磷的骷髏！

她心顫，她指尖涼，她頰上暈紅，漸漸消退，他徐徐的抬起雙手，掩着眼兒，又徐徐的跪了下去。他幽咽着，她秀削的雙眉，在紗衣裏翕翕的顫動。……

閉目跪了多時，四週沉黑。劇中一切都模糊消散，蕭索的神意浸着心身。她微嘆，她又微微的睜開眼，她看見濃紅的花束堆在身旁。鏡中人仍是跪着，如玉的雙手，合在胸前，禿髮四披，神清若水，莊嚴柔靜的雙眸，仰望着鏡中天上，樹影後西斜的月兒，冰輪般停在窗外，映入鏡裏，正做了她頂上的陽光！……

十一，十九，黃昏，一九二五。

(那安辟迦樓)

悟

這封信，他翻來覆去的足足的看了三十遍，他左手支頤，身子斜靠着椅背；燈光之下，一行行的瘦稜稜的字，似乎都從紙上森立了起來。他咬着唇兒，沉默了有二十分鐘，猛然的將這封信照原痕疊起，望桌上一擲，手按着前額，疲緩的站了起來——這時纔聽得窗外下了一天的秋雨，竟未曾會停住。

他撩開窗簾一看，樹下透出零亂的燈光，光影中襯映出雨絲風片，他凝立了片晌，頹然的坐下，不期然的又從桌上拿出那封信來，慢慢的展開，聚精凝神的又讀了一遍。

「星如兄：

屢屢聽得朋輩談到你，大會中的三天，不期遇到你：得接清談，自謂有幸。新月在天，浪花飛騰之夜，巖上同坐，蒙你懇切的糾正了我的人生哲學。三日的相交，推誠若此，我心中未嘗不受極大的感動。然而我的意想，你又豈能了解知道？你是一個生活美滿完全的人，一切世界上成問題的事，在你都不成問題，似你這麼一個天之嬌子，人之嬌子，安能不覺得人世如天國！我呢，不到五歲，就亡過了我不幸的母親，到了十三歲，我的父親又棄我而逝，從那一年起，我半工半讀，受了十年的苦，流離顛沛，在芒刺的世界上度過，如今我是完全孤立的，世上沒有一個親我愛我的人。我的人生哲學，絕不是出於一時之怨憶，二十三年的苦日子，我深深的了解人生。世界是盲觸的，人類都是石塊般的，在其他顛簸往深竟是個劍林刀雨的世界。不知有多少青年，演這紛落的刀劍，刺透了心胸，血肉模糊死亡呻吟在地上。你不過是一個鋒鏑餘生，這劍刀叢中一個倖免的，怎能以你概括其餘的呢？

說到「自然」的慰藉，這全是由於個人的心境。自我看來，世界只是盲觸的，大地盲觸而生山川，太空盲觸而生日月星辰。大氣盲觸在天為雨露雲霞，在地為林木花草。一切生存的事物，都有他最不幸最痛

苦的歷史，都經過千萬年的淘汰奮鬥。「天地不仁，萬物芻狗，」若真以此爲慰藉，更不知更有若干的感憤了。無數盲觸之中，有那一件是可證明「愛」之一字呢？

不提人類便罷，提起人類，不知我要拚出若干血淚！制度已定，階級已深，自私和自利已牢牢的在大地上立下根基，這些高等動物，不惜以各種卑污手段，或個人，或團體，向著這目的鼓勵奔走。種種虛偽，種種殘忍，「當面偷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什麼互助，什麼同情，一切我就都參透了。

天性之愛，我已幾乎忘了，我不忍回想這一步——如今我信一切，否認一切我所信的只是我自己！

如此，我確實的信人生只有痛苦，只有眼淚。因此在無聊賴無目的底求學之中，我也專攻數理，從百千萬億呆板枯燥的數目中討生活。我的人生哲學……打開天窗說亮話，不求利益人羣不求造福社會。我只求混一盤飯吃，救自己於飢渴死亡。澈底說，我直是沒有生活哲學。我厭恨哲學文藝等等高超玄怪的名詞！我信世界上除了一加一是二，二加二是四，是永無差錯的天經地義之外；種種文藝哲理，都是泡影空花，自欺欺人的東西。世界上的事物，不用別的話來解釋，科學家枯冷的定義，已說盡了一切。

話雖如此，我對你仍不能不感謝，尤願你能以你的心靈之火，來燃起我的死灰。——此外有一句枝節的話，前日偶同幾位朋友提起我們的談話；一個朋友笑說：「奇怪呢，他只管鼓吹愛的哲學，自己却是一個冷心冷面的人，」又有一個朋友說：「他這個人很不容易測度，乍看是活潑坦易，究竟是冷冷落落的。」談了一會，對於你的了解竟是言人人殊，前幾天訪你不遇，順便去探問孝起；在他桌上無意中看見了你的一篇長詩寧可我愛天下人，似抒情，似敘事，絕好的題目而詩中充滿了「不可天下人愛我」的意思。詞句清麗而詞意凝冷，反覆吟誦之下。我更不了解你了！原不應這般相問的，不過我仍是從活潑坦易這一方面認得你，或肯以赤子之心相告祝你快樂！

你的朋友鍾悟

他神經完全的錯亂了，片晌——勇決的站起，將這信折放在袋裏，從複室裏取了雨衣和氈子，一溜走了出去。

穿過甬道，一個室門開着，燈光之下，案頭書紙凌亂，孝起只穿着襯衣，正忙着寫些字。聽見腳聲，抬頭看見他，停了筆轉身問道：「外面很大的雨，你要到那裏去？」他站住了，右手扶在門框上，頭靠着右臂，無力的說，「我麼？頭痛得很，想出去換一換空氣。」孝起道，「何至於冒雨而走，多開一會窗戶就好了，再不然就在廊上稍立也好。」他慢慢的穿着雨衣。悄然微笑，低頭便走，孝起望着他的背影，點首笑歎道：「勸你不聽，早晚病了纔罷，總是這樣幽靈般的行徑！」

開了堂門，已覺得雨點撲面，泥濘中他茫然的隨着脚蹤兒只管走了下去。只覺得經過了幾處樓臺燈火又踏着濕軟的堆積的落葉……猛抬頭，一燈在雨絲中淒顛，水聲潺潺，竟已到了湖畔。他如夢方醒「這道不近呵！真是念茲在茲。」原來他又到了一天臨照幾次的湖上來了！

一時驚悟，又低着頭，兩手放在衣袋裏，憑着遠處燈火的微光，曲曲折折的只顧沿着湖岸走，只覺得地下一陣陣的濕冷上來，耳中只聽得水聲雨聲，忽然覺得從沉黑中繞進了砌花的短牆。白石的層階很清味的呈現在脚下。一步一步疲綫的走了上去，已進入紅欄的方亭子裏。他一聽微嘆，摘下雨帽，往石桌上一擲。走向亭前，兩手緊扶着欄杆。縱目望處，亭下綠絨似的層列的松樹。小峯般聳立在濛濛的白霧裏。湖是完全看不見了，只對岸一星般的燈火，在雨中閃爍……

你猛憶起剛才的信來，又頹然坐在石椅上，兩手扶着頭，那瘦稜稜的字，又浮現在他的眼前，在幻影中重讀了一遍，他神魂失了依據——他伏在石几上沉沉如睡的過了有幾十分鐘。

漸覺得雨聲住了，慢慢的睜開眼，忽見一片光明，湖上起舞，驚詫的站了起來，走出亭外，果然的，不知何時雲收雨霽，滿湖都是月！

他凝住了。湖上走過千百回，這般光明的世界，確還是第一次！疊錦般的湖波，漾着溶溶的月。雨過的天空，清寒得碧玻璃一般。湖旁一叢叢帶雨的密葉，閃爍向月，璀璨得如同火樹銀花。地下濕影參差湖石都清澈的露出水面。……

這時他一切的煩惱都忘了。脫下雨衣，帶着氈子，從松影掩映中。翻身走下亭子，直到了水畔。他堅凝的立着，看着醉人的湖水，在月下一片柔然無聲。他覺得一身浸在大自然裏，天上地下人間，只此一人，只此一刻。忽然新意竟奔注入他的心裏，他微笑着慢慢的脫下外面的衣服，登立在短牆上，張手向着明月。微微的一聲歡呼。他舉臂過頂，燕子般自牆上縱身一躍，掠入水裏。

柔波中浮沉了數回，便又一躍到水面來；他兩臂輕輕向後划着，在水中徐徐翻轉，向着湖心前進。口裏悲緩的吹着短歌……湖月臨照着，湖樹環繞着。山半的亭子，水邊的斷橋，都悄然的停在涼景之中，湖旁幾點燈光仍舊遙遙遠射。萬籟靜寂，只有在他周圍的湖波，一片慧光流轉。

他又慢慢的划轉來，仰望天上涼雲漸生。他腳踏着大湖岸，便在石上站了起來。走到牆邊，將氈子往身上一裹，臥在沙上，凝望天空，默然深思。

雨點漸漸又從雲中灑來，明月漸漸隱去。……

孝起早晨到餐室裡不會看見他，下樓用飯，桌上却有一封他的信，是從國內來的隨手檢起，飯後一逕上樓來，敲了門進去，只見他蓋着氈子半倚的坐在床上，濕亂的短髮，垂在額上，雙頰飛紅，而目光卻清滌如水，如有所悟。

孝起道：「怎麼一回事？昨夜直到了十一點半鐘，還不見你回來。要去找你，又不知你到底在那裏，我只得先睡下了。這般爛爛的雙眸又這般狼狽，難道你竟在一刻未停的雨中走了一夜？」他微笑道：「昨夜十二時至二時之間，明月滿天，有誰知道？」孝起驚道：「如此你竟是二時以後才回來的了！我早就說

了，你早晚病了才罷！」他欠身坐好了，說：「我並不覺得怎樣，只覺微微的發熱，頭昏口渴，不想起來。」孝起道：「依我說還是到醫院裏去罷，到底有個完全的照應休息。」他想了一想說：「這個倒不必，飯後也許好些，何必爲些些小病，又逃幾天學！」孝起道：「也好，你多歇着罷，我吩咐樓下送飯來，我也就來伴你。你也太驕貴了，一點涼都受不住。」說着已走到門邊，看見壁上掛着的綠漆的雨衣上的水，還時時下滴，地下已汪着一大片，孝起不禁回頭向他笑吟着，「慘綠衣裳年幾許，怎禁風日怎禁雨！」兩句。他嗤的笑了，又蕭然倚枕仰天不語。

孝起忽然又退了後去。從衣袋中掏出一封信遞給他，說：「幾乎忘了，這裏有一封國內的信——好娟秀的字！」他接了過來，喜動顏色，先在封面上反覆的看了日月。一面笑道：「我算着也該有信了！娟秀麼？這字的確比我的好，是我妹妹的筆跡。」孝起沒有話說，便走了出去，他探身道了一聲謝謝。

珍重又急忙的拆開了，軋光箋上濃墨寫的又大又扁的字，映到眼裏，立時使他起了無限的喜悅，他快樂的讀，慢慢的想，將這兩張紙看完了。

「星哥：

我愛讀你日記式的長信！我奇怪你那有工夫寫這許多。但這却大大的慰安了雙親和我。

前兩大叔叔來了一封信說，自你去國後，他只得你一張明信片，他極願得你的消息。我便將你的來信和詩文，都寄去給他看。他回信說：「星姪信敘事極詳，使我喜慰。惟詩文太無男子氣，去國剛三月，奈何聲哀以思若此？」

哥呵！我不許你再寫些戀別的文字了！你也太柔情了。自己偏要往淒清中着想，自作自受，我不替你可憐。但母親看到時，往往傷心，真是何苦來！母親不是你一個人的，我不許你隨便使她受感觸！

你到底自己怎樣？生活當然適意，美的環境，可曾影響了你的思想？——家中自你行後，一切都沒有

更變，只是少了你一個人，多了一件事，就是天天希望得你的長信。雙親和我一天念你念到好幾遍。我自
然覺得寂寞，又少個人談笑，學業上也少得些教益。只盼這兩年光陰。如飛的過去，你早早歸來，那時真
是合家歡慶。

你應許我白琴兒怎樣了？可記着在我的生日以前寄給我！

深深的祝你身心安泰。

妹重陽節

他看了又看，心中思量着『自作自受，我不替你可憐。但母親看到時，往往傷心，真是何苦來！』一
句話，不覺深深的歎了一口氣，倚枕支頤呆坐了一會。侍者端着飯盤子進來，他無心的看他來了。及走了
，他又無心的端起水杯來正飲着，孝起也來了，一面問『怎麼樣？好一點麼？』一面便自己坐下。他沉思
着答道『不覺得好。頭更沉沉的了，送我到醫院去罷。』孝起道，『這個最好，但你為何又改了意思了？
』他用叉子輕輕敲着盤子，微微笑着，『爲病的緣故倒不至於，但我要解決一個大問題，打出一個思想的
難關，題殼交給人家照應去，讓出全副腦子來思索。』孝起笑着起身道：『你又來了，總是思想過度！也
罷，你自己收拾收拾，我打電話叫車子送你去。』

看護看了從他口中取出的寒暑表，放下了窗簾，囑咐他靜靜的寧一寧神，便微笑着帶上門出去。這時
室中沉悶。他覺得腦熱如焚，反身取了床邊几上的水瓶，滿滿的飲了一瓶水纔又臥下。閉上眼，耳中只聽
得千樹風聲，漸漸的昨夜月下的湖光，又湧現眼前；他靈魂漸漸寧貼，昏昏沉沉的睡了一大覺。

醒來正是半夜，漆黑裏似乎一身在曠野之中，又似在高峯之上，四無依傍，周圍充滿了陰黑與虛涼，
窗外葉上的雨聲，依然不止，頭已不痛了，只是倦極，他不能思索，只聽許多往事，流水般從他腦中過去
，迷惘惆悵之中，到了天明，忽然雨止。

赤足起來捲上簾子，臥看朝陽從樹梢上來。一片一片的彩霞，銷絞一般的舒卷。橫在窗前，湖水倦而

不流，也似濃睡初醒，惺忪的眼波中，含漾着餘夢……

正愾然的看着，醫生已推門進來，看護抱着一大束花。和一本書，隨在後面，大家向他微笑。醫生近前來換了換他的前額，問他病前作了什麼辛苦的事。他忸怩的將雨夜遊湖的事告訴了。醫生看他笑了一笑，又在空中環視了一週，便點頭出去。

這時看護已將花插在瓶裏，捧來供在他的床前。接過那張片子來，是孝起寫的：

「這束花帶去了幾個東西半球朋友的愛，大家都懸掛着你，願你在院不久。附上飲水調一卷。供你消遣。我已告訴醫生了，你全愈時給我們一信，大家到院去接你。」

他重新臥下，拿起書來，且不看，只對着這無數濃紅的花瓣出神。

花香中，他看着淡綠色的牆壁，白漆的牀几，一室很簡單潔淨，太陽慢慢的移過窗簾，他微微覺淺，放下書。掀開一層氈子，坐了起來，拿鉛筆在一張明信片上寫幾個字：

「妹鑒：

昨重陽節來書，極慰！數日內當大忙，或未能作長信。身心均安好，勿掛念。

按了鈴交給了看護，從此無言偃臥，至於夜間。

夜中熱度又高，看護聽見他嗚咽囁語。進去一看，只見他頭睡在枕前，夢中眼淚滿面；喚醒了問時，他只強笑不語。那茫然的眼光，燒紅的雙臉，都看出他昏熱非常。看護默然的退了出去，同醫生進來，裝了冰袋，放在他額前，他腦冷心熱，昏然的失了知覺。

三天模糊昏熱之中，他却一靈不昧。他知道境由心生，便閉了目只當是母親時時刻刻坐在他的牀前，念牢牢的繫住。到了第四天的早晨，他纔完全的清醒了。

只覺得如同隔世一般，牀前堆滿了花和信——看護欣然的告訴他：這幾天之中他的朋友們怎麼不斷的

探問，他自己怎樣的昏沉，如今可是大好了！他也十分喜悅，探身撿了幾几上重疊的信封，忽然中間一行瘦稜稜的字，觸了他的眼簾，連忙拿起拆開一看：

『星如兄：

一別十日，音問杳然，昨日早起纔函告我，你已病在醫院，當下即從城裏趕來，正在你熱極之時，看纏拒我入見，再三婉商，只從門隙中看你一眼。你睡容清減，而迷惘之中，神氣尚好，出院時一路蹉歎山上走了半天，摘得野花一束，和你床前的濃艷的玫瑰及清澀的菊花，自然比不起？但的確是我自己秋風中辛苦尋來的。願他代我伴你慰你，看着你早早復原，敬祝康健！

『悟』

他呆呆的拿着這一張紙，得了永久的勝利似的，簌簌的落下淚來。

晚上臨睡之前，他忽然悄然的對看護說，『推我的床到窗前去罷；也不要放下簾子來』我要看一看星辰。』看護笑着依從了他。

病中的心情，本是易感的。他今夜對於天上萬靜中滴滴的光明，更不能不戀慕讚美。『假如地上沒有花朵，天上沒有星辰，人類更不知寂寞到什麼地步！』他兩手交握著放額下，從頭思索。太空穆然，衆星知道這青年人要在這末一夜的印證，完全了他永久的哲學，都無聲的端凝的揚光耀彩……四面繁花的溫香，暗中圍拂着，他參禪似的，蕭然的過了一夜。

出乎意外，醫生告訴他，明天早上便可出院了，他朋友們預備了一個茶會，却要在今夜來接的。他點首無話。『原也該轉身出去迎接世界了，而這光明肅靜的光陰，何其太短！』

這天的下午，他起來將四面的窗簾都放下了，只留下面湖的一扇，要看晚雲，取出一捲紙，一管筆，拉過椅子來，便坐在窗前。

「鍾梧兄：

爲着你的一封信，我冒雨感病，我住院七天。只是一封信，何至使我如此？然而他的哲學，震撼了我的信仰，讀信之下，我進退無依，我本是一個富於悲觀思想的人，也會從厭世主義裏，打過轉身。近兩年來，才彷彿認出了人生之真意義，無端你的幾百字飛來，語語投入我懷疑的心坎，感謝上帝！我以雨中之一走，病中的七日，重重的證實了我原來的與你相反的主義。現在的我，已是曠劫功圓。光滅心死！鍾梧兄！待我來與你細細分割。

我接到你的信，反覆沉思了三日，第三日之夜，我無目的底冒雨出走。當時只爲寸心如焚，要略略的解除軀殼的苦痛。不想大自然竟輕輕從月光中透露我以造化的愛育！——沉黑的雨中，我上了亭子，我猛望見到岸的一靈不滅的愛的燈光。我如受捧喝，讓我來告訴你這燈光的歷史罷；湖岸上一個人家，只有母親和兒子。一夜母親暴病，這兒子半夜渡湖去請醫士，昏黑中竟墜水不返。悲痛欲絕的垂危的母親，在病榻上便立下誓願。願世世代代，自那時起，夜夜在她窗口點着一盞燈，指示她兒子以隔湖的歸路。不論她的兒子以靈魂或肉體歸來，這一盞燈是永遠臨照的。——這故事已過百年了，我也是一夜遊湖，無意中聽友人談到的。這兒子形骸已沉泥土。母親骨髓已化灰塵：誰知這一盞百年來長明不熄的愛的燈光，竟救了那夜那時，立近懸崖已將墜落的我！

自此起將心定住，又感覺到一身所在的亭子，也是友誼的愛的紀念建築——這故事你已知道，我不贅述——這茫茫的世界，竟隨處留下了愛的痕跡！自此我如沉下酒池，如躍入氣海，又如由死入生。又自由生入死。中夜以後，光景愈奇妙，苦雨之後，忽然明月滿天，造物者真切的在我面前，展開了一幅萬全的「宇宙的愛」的圖畫。即夜的湖山，清極，秀極，燦爛極，莊嚴極。造物者怎知我正在歧路徘徊特用盡力來導引，使我印證，使我妙悟？因着金字塔，而承認埃及王；因着萬里長城，而追思秦皇帝，對於未曾

目視和我們一般的人物，以他們的工作來印證尚且深信不疑地讚美了他們的豐功偉烈，何況這清極，秀極，燦爛極，莊嚴極的宇宙，橫在眼前，量我們怎敢說天地是盲觸的，沒有絲毫造物的意旨？

我遊泛於自然的愛裏，月明下一片湖山，只我一人管領，我幾疑是已羽化登仙。直等到雲積雨來，纔又從沉黑中歸去，歸途中恍忽如夢。感謝上帝！這一瞥的光明，已抵我九年面壁！

我還不自足，拚却七日讀書的光陰，來到此痛苦呻吟的世界裏。孝起知我為潛心思索而來，他在送我到此的臨行之前。珍重的握我手說：「願你有大定力！醫院中往往使人煩憶，因為目中所見，耳中所聞無非呻吟痛苦。」鍾梧兄！豈知此中更見出人類的愛！不提人類便罷，提起人類，使我感泣！如你所說。我是生活美滿完全的人，不知人情甘苦。我為着這一層更自十分歉愧，覺得於情溢乎詞的苦楚。因為我沒有痛苦的經驗，慰安你，或評駁你，都不能使你心服，然而即是即你的經驗，你所謂的二十三年的苦日子，也不能證明人類是不愛的！

先從宇宙說起罷。你說，「天地不仁萬物芻狗；」然而為何宇宙間一切生存的事物，經過最不幸最痛苦的歷史，不死滅盡絕？天地盲觸為何生山川。太空盲觸為何生日月星辰？大氣盲觸為何在天生雨露雲霞，在地生林木花草？「數盲觸之中，却怎生流轉得這般莊嚴璀璨？依你說為「盲觸，」一如依為我「化育。」科學家枯冷的定「，只知地會如何生我，星辰如何運轉，霜露如何凝結，植物如何開花，如何結果。科學家只知其所當然，而詩人，哲士，宗教家，小孩子，却知其所所以然！世界是一串火車，科學家是車上的司機，他只知只顧如何運使機力，載着一切眾生，向無限的前途飛走。詩人，哲士，宗教家小孩子却如同乘客。雖不如何使這龐然大物不停的前進，而在他們怡然對坐之中。却透澈的了解他們的來途和去路。科學家說了枯冷的定義，便默退拱立：這時詩人。哲士，宗教家，小孩子却含笑地向前，合掌叩拜，歡喜讚歎的說：這一切只為着「愛！」

慚愧我沒有什麼精深的理解，來燃起你的死灰，我只追根溯源，從我入世的第一步着想，就已點着了熊熊的心靈之火，病中昏沉三日，覺得母親無一刻離我身旁。不絕的愛絲纏繞之中，鍾梧兄，就是從此我深深的承認了世界是愛的，宇宙是大公的，因為無論如何人，都有一個深懸極愛的他的母親。

我的環境和你的不同，說別的你或不懂，而童年的母親的經驗，你的却和我的一般。自此推想，你就可了解世界，茫茫的大地上，豈止人類有母親？凡一切有知有情無不有母親。有了母親，世上便隨處種下了愛情的種子，於是溪泉欣欣的流言，小鳥欣欣的唱着，籬花欣欣的開着，野花欣欣的青着，走獸欣欣的奔躍着，人類欣欣的生活着，萬物的母親，彼此互愛着，萬物的子女。彼此互愛着。同情互助之中，這載着衆生的大地，便不住的徐徐前進。懿哉！宇宙間的愛力。從茲千變萬化的流轉運行了！

這條理，恐怕你也不忍反對，——十歲以前的你，是天真未竊的，十歲以後的你是昏昧墮落的。鍾梧兄！我敢如此說？你爲着要扶持你的人生哲理，即能使你理論動搖的天性之愛，竟忍心害理不去回想追來，只用「幾乎忘了」一語，輕輕遮掩過去，然而你用了萬牛回首之力，也只能說到「忘了」兩字，不敢直斥爲「沒有！」可憐的朋友，你已戰敗了！

固然的，天性之愛，我所身受的，加倍豐富濃厚。而放眼塵世，與我相似的，又豈乏其人？在院的末三日，我憑窻下望，看見許多的父母，姑姨，伯叔兄弟姊妹朋友來探視他們病中的關切的人。那些病勢較重的人的親屬。茫然的趨趨進出，雖然憂喜不一，而死生一髮之間，人類不能作絲毫之虛假。愛感於心如響所應，我看那焦惶無主的面龐，淚隨聲墜的樣子，更使我遽然驚悟，遍地球上下千萬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鍾梧兄誰道世界是不愛的！

感謝你又一封書，繫鈴解鈴，我知道你的人生哲學是枯冷的，又與我只是三日的新交，你便不來，也不爲負我。然你又何必「當下即從城中趕來？」何必「出院時一路嗟嘆？」何必「秋風中辛苦奔走！」你

既痛恨虛假的人種，你必不肯也不屑做那「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的自欺欺人的事，你來時自不知，步時自不覺。可憐的朋友，我替你說了罷，你縱矯情，却不能泯滅了造物者付與你的對於朋友的愛。

因此假如世界是盲觸的，是不愛的，你於世界有何意思？便生你一人在世上，天不降雨穀，地不生五穀，洪水猛獸來圍困侵逼，山巖地穴去奔走飄流，世界也不為負你，然而你竟安安穩穩的，有工可作，有書可讀的過了二十三年。我說這話，不免有殘忍的嫌疑，然而你試平心靜氣的回想，不是世上隨處有愛，隨處予人以生路，你的脆弱的血肉之軀，安能從劍林刀雨的世界中，保持至於今日呢？

再進一步，辯論至此，已如短兵相接。縱使世界如你所說，是劍林刀雨淋漓刺人的世界；而因着還有一個鋒鏑餘生的我，便仍舊不證明他是完全不愛的，一日有我在，一日你的理論便不能成立。我要化身作一根砥柱，屹立在這苦海的亂流中，高歌頌揚這不完全的不愛。

再進一步，已是退無可退，縱使我的理論完全是假的，你的理論完全是真的，為着不忍使衆生苦中加苦，也寧可叫你棄你的真來就我的假，不但你我應當如此信，而且大聲疾呼，勸衆生如此信。

我的朋友！你的理論也不是完全可以棄置的。自私自利的制度階級，的確已在人類中立下牢固的根基，然而如是種種，均由不愛而來，斷情絕愛，忍心害理的個人，團體和國家！正鼓勵着向這毀滅世界底目的上奔走，而你在迸出血淚之後，僅僅退守飯碗主意，在虛偽殘忍的人類中只圖救自己於飢渴死亡，這豈是參透一切的你，所應做的卑怯的事！

揚起手來罷，青年有爲的朋友！——一邊流迸這血淚，一邊肩起愛的旗幟，領着這「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的人類，在這荆棘遍地的人生道上，走回開天闢地的第一步上來！

我的話到此已盡，你試自向第一步中去印證，可知是萬真萬實，沒有半句虛假。七日的思想，這道

了秋雨滴瀝之夜，秋風撼窗之夜，星辰滿天之夜，皓月當空之夜，夢影憧憧之夜，對花讀信之夜，自問自答，自證自疑，心潮幾番漲降起落，僅而得此，請你不要當作自欺欺人的話語看？

現在再來回答你的一句枝節的話。寧可我愛天下人是三年前一時有感而作，孝起何時拿去，我竟然不知，以致於呈露於你的眼前，這是我極引以為悲惋歉仄的事，那篇不成文字，也更不是詩——是我的不幸，是天下人的不幸——願你忘了他。至於說對我的了解，竟是言人人殊，那更不足為怪。連我都未會十分了解我自己，我只是赤子之心，笑啼間作。你既是從活潑坦易方面認得我，就請你這一方面認識我到底。明天回校去了，盼望不久能和你相見！

「星如」

這時湖面已漾着霞光，——他靜沉沉的鼻起這幾紙來，放在袋裏，眼神直穿出窗外，夕陽要下去了，要從東半球他屋前的樹杪上來，照見他的一切親愛的人，他凝望着天末，明天起要重新忙碌了，他決意在這時把妹妹的信也寫完：

「妹妹：

我病了七天，現在已經全愈，明天便出院了，病中未曾寫信，我不願以目前的小疾累我雙親和妹妹，數萬里外空餘日後的憂思。

重讀你的信一遍，妹妹！我心已碎。生平厭惡「心碎」「腸斷」這類被人用濫的名詞；而為着直覺。為着貫穿天地的大愛，我不肯違心，不惜破二十年的舊例，今朝用他一遭！

誠然母親不是我一個人的。往玄裏說，也不是我們兩個人的，是天下人的，你不許我隨便使她受感觸妹妹，我甘做囚人，你為獄吏，我願屈服你的權威之下，奉你的話為金科玉律，天經地義！往者不可諫，提起來，我要迷出痛悔的淚，然而又豈是得已！

「去國之音哀以思」叔叔責我太無男子氣，我何嘗也不覺得羞愧？然而我的去國，不是誦逐，不是放

流，是我自己甘心情願，爲求學而去的。白衣如雪的登舟之日，送者皆自崖而返，我不會流下一滴淚。我反覆讀了叔叔的「去國剛三月」之語，直了解了自己，足見我原不是喜歡寫這類文字的，去國以後之音。才哀以思。然而去國之前的我的生活，與去國之後的生活，至多只有一兩分的更變，所不同的就是離了雙親。

惟其如此，這男子氣才拋擲得有價值，才拋擲得對得起天地萬物，嬰兒上帝！雙親呵！我深幸二十年來，在萬事上作剛強大丈夫，珍重的留下這一段氣概，爲你們拋擲！

爲着雙親，失了男子氣，妹妹，我願普天下男子都將這一段氣概拋擲了罷！我發這絕叫時，我聽得見神靈讚歎，我看得見天地萬物。在我足下俯伏低頭！

雖然可以剖肝瀝膽。究竟如你所說，不應使雙親傷心。我每次寫信，總是十分小心謹慎，而真性情如洪水，往往沒過我的筆端，我自恨爲何自己不能控制——我要說我想家，寫的太真切了，一定使雙親深深的受了激觸。就要說我不想家，雙親一定不信，或反疑到我不言的幕後。有若干的感傷，幾番停筆躊躇，至終反寫上些陳陳相因遊子思家的套話，我的心從來那有如此的百轉千迴過！你只以爲我任意揮毫，我的苦心有誰知道！也許只有母親能够知道罷。我反覆地讀她的來信看她前後字句之中，往往矛盾往往牽強；處處發現了與我同經驗的痕跡。自慰我的言語中，含著着無限淒黯的意緒。最親密的話，竟說到最漠然的地步。然而，妹妹。究竟彼此都嚇不住，我知母親，母親知我，——前日病中彼此都能推測得到呵！臥讀飲水詞看到「關心芳字淺深難」及「不禁辛苦况相關？」等句，看得我跳將起來，古人的詩詞，深刻處那有一字虛設？不過應用於天性方面。我却是第一人！

在最美的環境之中，時時的懷念最親愛的人，零碎的抒情文字，便不由自主地繼續產生了。淒惻的情緒，從心中移到了紙上，在我固然覺得舒解了蘊結的衷腸。而從紙上移到雙親的心中時，又起了另一番裏

賜的纏結；在聰明正直妹妹前，我自知罪無可道，我無可言說，從今後只願你能容我改過自新！

你也許更愛說我太柔情了，怎知和你的信同時放我桌上的，一個朋友的信，還說到人家批評我孤冷呢？我難道是有二重人格？我只是我，隨着人家說去，無論攻擊。是讚揚，我都低頭不理。我靜默的接受任何種批評，我自以為是謙恭，而夷然不顧的態度中，人家又說我驕傲。然而我并不求人們諒解！天文家抬頭看着天行走，他神移目奪於天上的日月星辰，他看不見人間的一切。在他茫然仰天的步履之中或許在人間路上，衝撞踐踏了路人，惹起了路人的怨懟，然而專注的他，又豈……

我應許你的琴兒，自然不至於失約。你的芳辰近了，我祝你在那天晨光晴朗，花香鳥語之中，山披飄揚拜過雙親之後，轉身便來開視你萬里外的哥哥，珍重贈送的禮物！妹妹，我如和你一般具有音樂的天才，則退隱的時間內，更不嫌寂寞了。病中七日，日日不同，夜夜不同，渡盡了星月風雨。我心中無限柔靜與悲哀的意緒，要託琴玄絲。而自去國後，就沒有像你的這麼一個人能低頭舒腕，在我窗前揮奏，！天下家人骨肉的結合，安全的何止千萬？而我們的家庭，對於我，似乎特別的自然而奇妙。然而也：只換了「別離」兩字！不許再說了，上帝助我！我須揮去額前的幻想，結束這縹緲的生涯，奮然轉身，迎接工作：」

斜陽已成碧，要想寫時也看不見了，他猛然的站起來，左手握着右腕頭，看着几上沒有寫完的信，似乎想續下去——一轉念，下了決心，忽然將手中的一枝金管的筆，激箭似的從窗內擲將出去自己驚覺時，已太晚！那枝數年來助他發揮思想的筆兒，在一逝不返的空間路上，閃閃的射出留戀的金光之後，便驚鴻似的無聲的飛入湖裡，漾起了幾圈溶溶的波紋——

他最後的寫不出的文字，已宛轉縈迴的寫在水上了！波紋漸漸平了，化入湖水，他仍痴立窗前不動。湖上被碧霞上下遮住的一抹夕陽，作意的顯出凄豔，霞光中，一趟敞蓬的汽車，繞着湖岸，對着他緩馳而來，車上彷彿坐滿了人。和司機並坐，向着樓窗揮手的黑髮的青年，似乎便是孝起。

「生命路上英勇的同伴，已從光明中携手來迎接了！」——他忽然如受日的雪人一般無力的坐了下去
雙手抱着頭兒，起了無名的嗚咽。

(集詩)

不 忘

撕下日曆來，
今日何日，
一陣烏黑的雲彩，
撲到我眼前來了，

仁愛者，

哲學家，

我禁止自己不想他，

但我只是想着他，

我只是這般情性，

我不能裝作仁愛者，

我也不配作哲學家，

我只曉得，

人愛我——我也愛他，

人恨我——我也……，

樹葉兒般的一塊地，

是我的家，

我永遠也不忘了他，

不 忍

我用小杖

將網兒挑破了，

辛苦的工程

一霎時便拆毀了，

我用重簾

將燈兒遮蔽了，

窗外的光明

一霎時便隱沒了

我用微火

將新寫的序兒燒燬了，

幽深的詩情

一霎時便消滅了，

我用冰冷的水兒

將花上的落葉沖走了，

無聊的慰安

一霎時便洗蕩了，

我用矯決的詞兒

將月下的印象掩沒了，

自然的牽縈

一霎時便斬絕了，

這些都是，不忍，呵

上帝，

在渺茫的生命道上，

除了，不忍，

我對衆生

更不能有別的慰藉了，

使 命

一個春日的早晨——

流水般的車上，

細雨灑着古牆，

灑着楊柳，

我做微的覺悟了我攜帶的使命，

一個夏日的黃昏——

止水般的院裏，

晚霞照着竹籬，

照着槐樹，

我深深的承認了我攜帶的使命，

覺悟——承認，

試回首，

是歡喜還是惆悵，

已是兩年以後了，

惆 悵

當岸上燈光，

水上星光，

無聲地遙遙相照，

蒼茫裏，

倚着高欄，

只聽見微擊船舷的波浪，

我的心

是如何的惆悵——無着，

夢裏的母親

來安慰病中的我，

絮絮地溫人的愛語——

幾次醒來，

藥杯兒自不在手裏，

海風颯然，

明燈依然，

我的心

是如何的惆悵——無着

循着欄杆來去，——

羣中的歡笑，

掩不過靜裏的悲哀，

我在海的懷抱中了，

母親何處，

天高極，

海深極，

月清極，

人靜極，

空泛的宇宙裏，

我的心

是如何的惆悵——無着，

我愛歸來罷我愛

這回我要你聽母親的聲音，

我不用我自己的柔情

看她顛巍巍的掙扎上泰山之巔

一陣一陣的

突起的濃煙，

遮蔽了她的無主蒼白的臉，

她顛抖，

她涕淚漣漣，

她蒼皇拄杖，哀喚着海外的兒女，

她只見那茫茫的海上

無情的天壓着水

水掩着天，

歸來罷，兒啊，

我愛，歸來罷，我愛，

我不用我自己的柔情——

你聽泰山的亂石驚鳴，

你聽渤海的狂濤怒生，

我愛，歸來罷，我愛，

我不用我自己的柔情，

我愛，歸來罷，我愛，

我要你聽母親的哀音，

我再也不能承受這樣的溫存

我從濃睡中忽然醒起，

窗外已黃昏，

西山隱約地拖出煙痕——

朦朧裏我伸出臂兒，

要牽住夢中的愛撫，

猛然驚覺……

我已是沒娘的孩子，

我再也不能承受這樣的溫存，

屋裏已黑到沒有一絲光亮，

我全身消失在無際的悲涼，

我的靈魂如同迷途的小鳥，

在昏夜裏隨着狂風飛颺，

我淚已枯，

我腸已斷，

沒有一點人聲入耳，

眼前是一片慘默的海洋，

這海洋慘默到無窮的時候，

波面上湧出銀光，

菊花的影兒在地，

月兒正照着牆檐，

我掙扎着披衣站起，

茫然地開起窗門，

滿月正自田野邊升起，

籠罩着一個圓滿的乾坤，

這樣圓滿的乾坤，

母親正在天闕，

有天母親溫存的愛撫，
愛撫她病弱的靈魂，

只有我棄留在世上，

我淚縱枯，

我腸縱斷，

在世上已是沒娘的孩子，

我再也不能承受這樣的溫存，

我 勸 你

只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

雖然我曉得

只有女人的話，你不愛聽，

我只想到上帝創造你

會費過一番沉吟，

單看你那副身段，那雙眼睛，

只有女人知道那是不容易

還有你那那水晶似的剔透的心靈，

你莫相詩人的話語，

他灑滿天的花雨，

他對你訴盡他靈魂上的飄零，

他為你長作了天涯的驅旅，

你是神女，他是信徒，

你是聖母，他是侍女，

他說，妄想是他的罪過，

他為你甘心伏受天誅，

你愛聽這個，我知道，

這些都投合你的愛好，

你的驕傲，

其實只要你自己不惱，

這美麗的名詞隨他去創造，

這些都只是劇意，詩情，

別忘了他是個浪漫的詩人，

不過還有一個好人，你的丈夫……

不說了，你又笑我對你講聖書，

我只願你想像他心中悶火般的痛苦，

一個人那能永遠胡塗，

一個人那能永遠胡塗，

有一天，他喊出了他的絕叫，哀呼，

他掙出他胡塗的羅網，

你作留在浪漫的中途，

最歡的是女人的心，

你也莫調弄着劇意詩情，

在詩人，這只是莊嚴的遊戲，

你却逗露着遊戲的真誠，

你逗露了你的真誠，

你丟失了你的好人，

詩人在他无窮的遊戲裏，

又尋到了一雙眼睛，

噓，側過耳朵來，

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只有永遠的冷淡，

是永遠的親密，

文 藝 新 書

現代創作文庫之一

△魯迅等五十名人傑作

優良讀物 文藝佳作 近代名家小品文選

●本書一厚冊實售六元五角
●本書載有名著七十餘篇的美妙文章凡愛好文藝者
讀之精彩百出趣味橫生開時生美感增知識誠有百
讀不厭之概備此一書勝讀其他文藝百冊

現代創作文庫之二：謝婉瑩女士著

慈愛教育 文藝讀物 冰 心 全 集

本書內容載短篇小說十篇。散文選，往事。超人。小說選。春水，詩集等四十餘則。冰心女士的作品。是中國文壇上最優秀的。深受各界讀者之歡迎，皆一致讚美有（慈愛教育）之良譽也。全書二冊實價十八元。

冰心全集 第四編 寄小讀者

本書計載全部（給小朋友的）通訊三十封
會在北京晨報（兒童世界欄）發表篇篇優美句句清香是兒童的課外讀物小朋友們最歡迎底佳作
全書一冊實價八元

本 書 發 行 者 天 津 北 方 出 版 社

經 售 處 各 埠 大 書 店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

書號

登錄號

1854

82
(4/14)

7 1945

046049

冰心佳作選集〔全一冊〕

發行者：上海書局
上海白爾路泰和坊

經售處：北方出版社
天津北馬路一六五號

定價：中儲券一百元
聯銀券十八元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初版發行